



集选抗文联苏

② 选抗文年少联苏

行印局毒东大

封 面

「依脫根之一生」插圖之一

蘇聯畫家庫多夫作

原作8"×5"是用中國墨水畫的

879.59

554

2:2

苏联少年文艺精选

第二辑

目次

十二個月	一
阿廖夏的夢	一七
綠木箱的故事	四七
團的兒子——凡尼亞	一〇九
微笑	二二九
生命的花開放了	一五七
我的童年	一七九



3 0662 1223 8

魯迅先生說：「被帝國主義看作惡魔的蘇聯，那文學，在世界的文壇上，是勝利的。——以它的內容和技術的傑出，而得到了廣大的讀者，並且給予讀者許多有益的東西。」

三十多年來，蘇聯的文藝介紹到中國來的非常的多，對於中國的思想、文藝和革命行動都起了極大影響；而於中國新文藝的航路上更是一座燈塔。但對於二十年中介紹過來的許多蘇聯文藝，還沒有一個結集，沒有一部經過整理的彙輯的書。而蘇聯方面却已預告中國現代新聞文選的刊行了。本局有鑒於此，特約多人運用他們歷年搜集的資料，彙編為蘇聯文藝選叢。分類刊行：為文藝理論、報告文學、少年文學、音樂、小說等。以期於新民主主義的旗幟之下，略盡宣揚新現實主義的蘇聯文藝的責任。同時期望對於中蘇文化的交流上，也能增加一點熱力。

前記

我覺得選輯少年文學的讀物，是很不易討好的工作。因為在人生的過程中，少年時期是聯繫童年至成年間的橋樑；在這段期間，人的求知慾異常發達，他們要求吸收大量的知識，也要求精神上的鼓勵與引導。過去我們寫作或選輯少年文學的作品，大多不是只偏於內容的趣味性，便是僅僅以傳統庸俗的形式死硬地套上仁義道德的教訓性的題材，其結果前者使孩子們的思想縈繞於怪誕的氛圍中，甚至引起結伴棄家入山尋仙的愚蠢行動；後者的作品使孩子們讀來索然乏味，原意本來是想提高孩子們對道德的警覺，但是反使他們厭倦了。所以在我選輯這本書之前，我首先決定了我的態度，嘗試盡力避免以上兩種偏向的編選方法。一方面注意文字的內容，另一方面兼顧健全的意識。然而最重要的，我是希望能使讀者讀過本書中的每一篇文章後，可以認識作者從字裏行間，指出人生經過了與黑暗勢力的鬭爭後已轉入了新的歷史階段了。

這一新的認識，在目前社會動盪與歷史的轉捩期間，是迫切地需要在孩子們的腦子裏培養起來的。因此，在談到關於寫作少年文學的基本原則時，高爾基曾經給我們提示過這樣的意見：『人類社會中間正進行着一種鬭爭，以圖勞苦大眾的勞力得從私有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這是想把

人類的體力變成智力的一種鬭爭。這是企圖戰勝自然力，爭取健康和長壽，爭取人類團結，爭取人類智力的自由發展的鬭爭。」這是作為現代少年文學寫作上的正確目標，而且已成為蘇聯少年文學創作的方向了。作家們不但對少年讀書，澈底地解剖了舊社會的黑暗與可怕的腐化現象，使他們有深刻的認識與高度的警惕，同時以偉大的情緒鼓勵他們踏上新歷史的臺基，準備參加新社會的建設事業。

如果我們要使新生的一代，從舊時代的阻礙人類團結與人類智能自由發展的成規中解放出來，那麼，我們必須在孩子們求知慾發達的時期，奠定了正確的進步的新世界觀。

蘇聯當局在戰前和戰後，同樣地重視少年文學的創作，並且比其他各部門的文學賦有一個特殊的地位。政府總是很注意孩子們的文學，在他們的國家裏創立了專門的「國家兒童出版局」，這機構促成蘇聯的少年文學獲得了不少的成就。蘇聯作家協會第九次理事會上的報告也曾說：「在作家的肩上負着教育未來幾代的重責。證實我們國家組織的理想，社會主義的偉大原則，加強人民的精神健康——這就是我們的巨大的文學界所矢志欲達的大目標。」由這些我們知道他們重視少年文學，與利用文學指導孩子們認識新制度的重要。

我們中國的孩子們，在思想與學習上，被關閉在狹隘的籠子裏已經很久了，他們因為感到精神糧食的缺乏，看不到鼓舞他們精神向上的東西，也吸收不到他們所需要的養料，所以只好瘋狂地去爭看那些滿紙都是荒唐無稽的連環圖畫的「小書」。單看上海一地的情形，多少街頭弄堂，不正是擺滿了那些「小

書「攤子嗎？朝夕晨昏，孩子們擠在已經翻得殘爛的骯髒的書堆裏，坐在漆黑的凳子上，甚至有的手捧着書，便索性靠着牆壁坐在地上看。心醉神迷，手不釋卷，久久不捨離去。這委實是可怕的事實！難道我們不心寒嗎？我們不應急起救治這些廣大的已被蠱惑了的童心嗎？處在今天，我們彷彿是已經生活在黎明之前的日子，我們需要付出更高的生命的力與意志，去爭取光明的來臨。故謹以此書，獻給親愛的少年的讀者們。讓我們看了別人的東西，多想想自己，以此增強我們對建設新中國的信念！

本書共分二冊，包括戰時小說、傳記小說、童話、故事、寓言、及科學小品等種，每篇的作者及內容，由編者在篇首加入簡略的介紹。本來希望把各作者的照片均在篇首刊出，然因搜集材料困難，有些一時無法找到，只好暫作欠缺了。又爲了適合我們編輯的方針起見，本書各篇的內容，略有經過編者刪節或改寫的地方，特此聲明，並敬向各原譯者及各出版家致謝。



馬爾夏克小傳

一些完整的詩，他有這樣一種驚人的支配語言的能力，描繪出這樣可驚的大自然的圖畫和景色，其中的人物又帶着這樣一種動人的表情在說話和動作，這就使得所有聽見他朗誦的人都為之驚訝，不知道應該相信他們的耳朵呢，還是完全把它當作是一場夢……」這就是少年時候的馬爾夏克。他專心從事兒童文學的創作，因為他的作品簡潔、質樸、明澄、充滿了孩子們天生的純真詩意的美，所以他被榮耀地認作是創造新蘇維埃兒童文學的領導人。馬爾夏克的每一篇作品裏，都鮮明地滲透着一切生物的人情味，以聰慧的善良的思想為基礎，給予少年的讀者展開的世界，沒有恐怖沒有無聊，而是帶來了仁慈溫厚的愛。這裏所選的一篇十二個月，是他根據斯拉夫民族的民間傳說而寫成，他告訴我們善惡的兩種不同的行為所得到的結果：人間的奇蹟和財富只有顯示給善良正直的人，而不是給與行為卑劣惡毒的人的。這是一篇精緻的故事，也是一篇美麗的詩。

馬爾夏克，是被稱為一個文學上典型的「神童」的人，他自己童年的生活，就是一篇美麗的故事。在少年時代曾得到高爾基的教育與扶植。俄國著名的文學批評家兼藝術鑑賞家史泰索夫曾是這樣地說到過他：「這個夏天，我的特別的幸福與好運之神送給了我一個珍貴的小禮物！這是一個小小的，十四歲的少年，還不滿三呎高，但他已經用他卓絕的早熟的天才，震驚了我和每一個看見他以及聽見他朗誦的人。雖然他還是一個學童，穿着一件頸子上鑲有一條銀絲帶，胸前有一排閃光的鈕扣的小制服，但他已經在寫詩了，的確是

十二個月

馬爾夏克著

你曉得，一年裏面有幾個月？

十二個月。

它們的名字怎樣叫法？

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一個月剛剛結束，另一個月馬上就又開始。像正月還沒有過去二月就先來臨，而五月會趕過了四月這一類的事情，是從來沒有過的。

各個月份一個接着一個地過去，它們從不會碰頭。

但是人們都說，在波希米亞的山國裏有一個女孩子，她曾經同時看見了十二個月。

這件事怎麼會發生的呢？

原來是這樣的。

在某個小村子裏，住着一個惡毒而又吝嗇的女人，她有一個親生的女兒和一個前娘養的女兒。她非



常愛自己的女兒，可是那個前娘養的女兒呢，怎樣都不能討她喜歡。無論她怎樣操作，結果都是不行；無論她怎樣努力，結果都不能中她的意。

親生的女兒整天睡在被子裏面，吃着甜點心，而前娘養的女兒，從早到晚連息一會兒的功夫都沒有：一會兒去挑水啦，一會兒到樹林裏去檢枯樹枝啦，一會兒到河邊去洗衣服啦，一會兒又在菜園裏除雜草啦。

她知道冬天的嚴寒，夏天的炎熱，也知道春天的風和秋天的雨。也許，正因為這樣，她就能夠一次同時看見十二個月。

那是冬天的事。正好是正月。雪積得很深，要用鐵鏟才能把門前的雪除掉，而在樹林裏和高山上，樹木都齊腰埋在雪堆裏，當風吹過來的時候，它們甚至都搖擺不動。

人們都坐在家裏，生起爐子來烤火。

就在這樣的時候，某一天黃昏，那個惡毒的晚娘打開了門，看一看雪風刮得怎麼樣，然後就回到暖和的爐竈旁邊，向那個前娘養的女兒說道：

「你到樹林裏去一趟，採一些白雪花^①回來吧。明天是你妹妹的生日。」

^①白雪花直譯即為「雪下面的花」，是種早春的植物，開着下垂的小白花或藍花，當雪一融化時就顯露出來，也有時穿過白雪長出來。

這個女孩子就向晚娘看了一眼：是她在開玩笑呢，還是真要差她到樹林裏去呢？樹林裏面現在異常可怕！在冬天會有什麼白雪花呢？無論你怎樣找尋，它們在三月之前決不會長出來的。結果只有死在樹林裏，陷在雪堆裏。

妹妹就對她說道：

「假如你死掉，連為你哭的人都沒有。去吧，沒有花就不要回來。把這隻籃子拿去。」
這個女孩子只有流着眼淚，紮上一塊破舊的頭巾，就走出了大門。

風把雪刮進她的眼睛，吹掉她的頭巾。她還是走着，竭力地把兩隻腳從雪堆裏拔出來。

四周愈來愈暗了。天空是黑色的，也沒有一顆星星看着大地，但地面上卻比較亮一些。這是因為白雪的原故。

現在到了樹林了。那兒已經完全黑暗——連自己的手都看不見。這個女孩子就坐在一株倒下的樹上，儘坐着。她想，無論在那兒凍死，橫豎都是一樣。

就在這時候，在遙遠的樹木中間突然閃耀着一朵小小的火光，好像是一顆星掛在樹枝上一樣。

這個女孩子站起身來，就向那朵火光走過去。她陷在雪堆裏，從倒下的樹木上面爬過去。她心裏想：「只要那朵小小的火光不熄掉就好啦！」但是那朵火光並沒有熄掉，它卻愈來愈亮了。現在已經可以聞到溫暖的煙氣，和聽到樹枝兒怎樣在火裏面發出爆裂的聲音。

這個女孩子就加緊脚步，跑進樹林當中的那片空地。於是她在那兒就突然站住。

空地上很光亮，就像太陽照射着一樣。在空地的中央燃着一大堆野火，差不多一直要高遠到天空。在野火的周圍坐着許多人——有的靠近火，有的離火遠一些。他們坐在那兒，低聲互相談着。

這個女孩子看着他們，心裏就想：這是些什麼人呢？他們既不像獵人，也不像樵夫，他們都穿着得很好——有的是銀的，有的是金的，有的是綠天鵝絨的。

於是她就數了一下，一共是十二個人；三個年老的，三個中年的，三個年青的，而最後的三個——差不多還是小孩子。

年青的都坐在火旁邊，年老的就遠一些。

突然間，一個老頭兒轉過身來——他的身材最高，長着很長的鬍鬚和濃眉毛——就向那個女孩子站着的地方看了一眼。

她吃了一驚，想立刻逃走，但是已經太遲了。老頭兒就高聲地問她：

「你從什麼地方來的？你到這兒來幹什麼？」

女孩子把那隻空籃子給他看了一下，就說道：

「我想要採一籃子白雪花。」

老頭兒笑了起來：

「正月裏採白雪花嗎？你怎麼想出來的？」

「並不是我想出來的，」女孩子回答道，「是我的晚娘差我來採白雪花的，並且還關照我，採不到花決不准帶着空籃子走回家。」

這時候十二個人都望着她，並且互相交談起來。

女孩子站着，聽着，但是聽不懂他們的話，——就好像這不是人在講話，而是些樹木在喧嘩。

他們交談着，交談着，最後都靜默不語了。

那個高個子的老頭兒又轉過身來問道：

「假如你找不到白雪花，那你將怎麼辦呢？它們在三月之前是不會長出來的。」

「那我就留在樹林裏，」女孩子說道，「我要一直等到三月來臨。我寧可凍死在樹林裏，總比沒有

白雪花跑回去更好得多。」

她講完話之後就哭起來了。

突然間，十二個人當中的一個人，是個最年青而愉快的小伙子，一邊肩頭上披着皮衣，站起來，走到老頭兒面前去：

「正月老哥，把你的位子讓給我一小時吧。」

老頭兒摸了一摸自己的長鬍子，說道：

『我可以讓，但是三月從沒有在二月之前來過。』

『好吧，』另外一個滿臉長着毛髮和披散開的鬍子的老頭兒轉過身來說道：『讓吧，我不會爭執的！我們大家都清楚知道她：不是在冰洞旁邊看見她拿着水桶，就是看見她在樹林裏攢着一束柴片。對於所有的月份，她都是我們自己的人。應該幫助她。』

『嗶，就照你說的吧，』正月說道。

他用自己的冰杖敲了一敲大地，就唸起咒文：

×

×

×

×

『嚴寒，不要在禁地的松林裏，

再把樹木凍得發出裂響吧，

不要再咬嚼

松樹和白樺樹的樹皮吧！

×

×

×

×

你們把鴉雀

已經凍得够可憐啦，

你們把人類的住所

也凍得够冰冷啦！」

x

x

x

x

老頭兒不響了，樹林裏也變得靜寂無聲。樹木不再因為嚴寒而發出碎裂的響聲，白雪也開始像大塊的柔軟的棉花成堆地掉下來。

「嗷，現在臨到你來啦，老弟，」正月說了之後，就把手杖交給自己的兄弟二月。

二月敲着手杖，搖着鬍子，低聲唱道：

x

x

x

x

「風呀，暴風呀，颶風呀，

你們儘力地吹吧！

旋風呀，吹雪呀和暴風雪呀，

在夜晚時刮起來吧！

x

x

x

x

你們在雲裏高聲地號叫，

你們吹過大地。

讓雪像白蛇一樣地

在田野裏奔馳吧！

當他才把話講完，潮濕的狂風就在樹枝中間喧響起來。雪花飛舞着，白色的旋風刮過大地。

二月又把自己的冰杖交給了小弟弟三月，說道：

「現在臨到你了，三月老弟！」

小弟弟拿過手杖，就用它敲着地面。

那個女孩子一看，這已經不是冰杖了。這是一根大的樹枝，上面全蓋滿了綠芽。

三月用他孩子的聲音大笑着，和響亮地歌唱着：

「雪已經不是從前的樣子——」

田野裏的雪已經發黑啦。

湖上的冰已經裂開，

就好像有人把它們敲碎一樣。

雪飛得更快，

天變得更高，

麻雀在屋脊上

更加愉快地啾叫着。

×

×

×

×

細徑和小路

一天天地露出黑色來，

楊柳樹上的白花，

像銀子一樣地閃着光。

×

×

×

×

奔流吧，小河呀！

澎湃吧，水潭呀！

螞蟻們，在冬天的寒氣之後，

一齊爬出來吧！

×

×

×

×

大熊穿過了

森林裏倒下的樹木。

鳥兒們都開始唱歌。

白雪花也盛開啦。」

x

x

x

x

女孩子甚至還拍起手來。那些高的雪堆到那兒去了呢？那些掛在每一根樹枝上的小冰柱到那兒去了呢？

在她們的腳下面，是融了雪的柔軟的大地，春天的可愛的太陽從天空裏向下望着。四周有水點在滴下來，滾流着和喧響着。樹枝上的綠芽都漲開了，最初的綠葉已經從暗黑的苞皮裏探出頭來。

女孩子看着——真是看都看不盡。

『你爲什麼儘站着呢？』三月對她說道。『趕快吧，我的哥哥們只給了我們一小時呀！』

女孩子醒悟了之後，就奔到樹叢裏去找白雪花。它們隱隱約約地。在矮樹叢下，在石頭底下，在小坡上，在小坡下，無論你看到那兒，到處都有！她採了滿滿一籃子，滿滿一圍裙，——就又趕快走回燃着野火和十二個弟兄們坐着的那塊空地。

野火早已沒有了，弟兄們也不見了。空地裏還是明亮的，只是不像從前一樣。這不是因爲火光，也不是因爲太陽，而是因爲高掛在樹林頂上的圓圓的月亮。

女孩子很難過，因為她沒有人可以感謝，就只好奔回家去。

而月亮也跟在她後面漂浮着。

她並不覺得她腳下面的土地，就一直奔到自己的門口——當她才一跨進門時，窗子外面就又重新刮起冬天的雪風，而月亮也藏到雲裏面去了。

「嗚，怎麼樣？」她的晚娘和妹妹就問她：「已經回來啦？白雪花在什麼地方呢？」

女孩子什麼都沒有回答，就把圍裙裏面的白雪花撒在長凳子上，把籃子放在旁邊。

晚娘和妹妹都驚訝地叫起來：

「你在那兒採到它們的？」

女孩子就把一切經過的事情都告訴了她們。她們兩個人聽着搖着頭——半信半疑的。她們不敢相信，但是長凳子上又真放着一大堆的新鮮的、天藍色的白雪花。並且它們還透散着三月的香氣啦！

晚娘和自己的女兒互相看了一眼，又問道：

「那些月份沒有再給你別的什麼東西嗎？」

「我也沒有再向他們要什麼。」

「你真是個傻瓜！」她的妹妹說道。「人難得一次見到所有十二個月，而你除掉白雪花之外，就什麼都沒有要。嗚，假如我是你的話，那我就知道要些什麼東西了。向這一個月要甜蜜的蘋果和梨子，向

另一個月要熟了的草莓，向第三個月要白色的香菌，向第四個月要新鮮的黃瓜！」

「聰明的女兒！」晚娘說道。「在冬天，草莓和梨子都是無價之寶，假如我們把它們都賣掉的話，那我們可以賺多少錢呀！而這個傻瓜頭只採了些白雪花。親女兒，穿得暖和一點，馬上就到樹林中間的那片空地去。雖然他們是十二個人，而你只是一個人，他們欺不了你的。」

「他們怎麼能欺騙我！」女兒答道，這時她已經把手伸進衣袖，披上頭巾。

母親就跟在她後面叫道：

「戴上手套，扣好皮大衣！」

但她的女兒已經走出大門了。她一直奔到樹林裏去。

她順着她姊姊的足跡，急急忙忙地向前跑。她心裏想：「趕快走到那片空地吧！」

樹林愈來愈密，愈來愈黑暗了。雪堆也愈來愈高，倒下的樹則像高牆一樣地立着。

「哦，」晚娘的女兒想道，「爲什麼只是我一個人到樹林裏來呢！這時候應該在家裏躺在溫暖的床上，而我卻走着和凍着。可能就在那兒死掉！」

當她這樣想着的時候，她看見在遙遠的地方有一朵小小的火光，好像是一顆小星星掛在樹枝上一樣。

她就向這朵火光走過去。她走着，走着，走到了那片空地。在空地中央燃着一大堆野火，在野火周

圍坐着十二個兄弟，是十二個月。他們坐着，低聲地互相交談着。

晚娘的女兒走到火旁邊時，並沒有行禮，也沒有說什麼請安的話，就找了一塊較暖的地方坐下來烤火。十二個弟兄都一聲不響。樹林裏異常寂靜。突然間，正月就用手杖敲着地面：

「你是誰？」他問道，「你從什麼地方來的？」

「從家裏來的，」晚娘養的女兒回答道。「你們給了我的姊姊滿滿一籃子的白雪花。我是順着她的腳跡走來的。」

「我們早就知道你姊姊，」正月說，「而你我們連看都沒有看見過。你爲什麼到我們這兒來？」

「來要禮品的。讓六月爲我裝一籃子草莓，愈大愈好。七月呢，給我新鮮的黃瓜和白色的香菌，八月呢，給我甜蜜的蘋果同梨子，九月呢，給我熟了的胡桃……。」

「等一等，」正月說，「夏天沒有在春天之前來過，春天也沒有在冬天之前來過。現在離六月還遠得很呢。我現在是樹林裏的主人，我要在此地統治三十一天。」

「噢，你是怎樣一個急性子的人！」晚娘的女兒說。「我並不是來找你的，從你那裏，除掉白雪和寒霜之外，是什麼都期待不到的。我要找夏季的幾個月。」

正月皺起眉頭來。

「在冬天的時候來找夏天！」他說道。

他揮了一揮闊的衣袖，樹林裏就刮起了一陣大風雪，從平地一直到天空，——蓋沒了所有的樹木和十二個弟兄坐着的那片空地。穿過白雪再也看不見火光了，只聽見好像火在什麼地方噓叫着，發出裂聲，和熾燃着。

晚娘養的女兒大吃一驚。

『停住！』她叫道。

但那又什麼用！

雪風捲刮着她，迷了她的眼睛，使得她透不過氣來。她倒在雪堆裏，被雪蓋沒了。

晚娘始終在等着，在等着自己的女兒，向着窗外看，奔到門外去，——只是見不到她。她就穿得暖暖的跑到樹林裏去。在這樣的大風雪和黑暗裏面，能在叢林裏找到誰呢？

在她還沒有凍死之前，她走着，走着，尋找着，尋找着。

這樣他們兩個人就都留在樹林裏等待着夏天。

而那個前娘養的女兒呢，她在世上活了很久，長得很大，嫁了人，還生了好幾個孩子。

大家都說，在她房子的近旁，有一個花園，那是世界上從未見過的一所驚人的花園。在這所花園裏，花比其他的地方開得更早，草莓成熟得更速，蘋果和梨子也長大得更快。炎熱的時候那兒陰涼，大風雪的時候那兒寂靜。

人們都說，這家女主人曾經有一次在十二個月那裏做過客。
誰曉得——也許真有過這樣的事呢。

（選自蘇聯文藝三十二期：戈寶權譯）

帕郭列爾斯基小傳

帕郭列爾斯基，他的生平不詳，但是他這篇童話，不論在蘇聯或在別的國家裏，都已流傳很廣。原文的題目是黑母，因全篇前半部，經編者刪去頗多，故改成現在的題目。夢是人人都有的，尤其是孩子們的夢，大多是神奇古怪，然而，夢畢竟只是夢罷了。阿廖夏本來是一個勤勉善良的孩子，可是他要過異想天開的生活，當真正在夢裏醒來時，他便必得恢復正常的生活了。這故事是有趣的，在我們讀後，會生更多感動與警覺的心情。

阿 廖 夏 的 夢

帕郭列爾斯基著

一百多年以前，在彼得堡傳說着這樣的故事。

從前彼得堡是一個古樸的大城，那裏有一間男生寄宿的學校，阿廖夏便是在這間學校裏讀書的孩子，他只有十歲左右，勤懇聰明，讀書很多，學校裏的先生和同學都愛他，待他很親熱。有空的時候，他愛看當時文學上流行的騎士小說和神怪小說。當他獨自一個人靜下來的時候，便做着各種幻想，想像自己在騎士的堡壘中，可怖的廢墟上或是黑暗的密林中漫步。

除此之外，他還歡喜餵雞。它們住在木圍牆邊的一所特地為它們造的小屋裏。它們整天在院子裏跑着玩着，阿廖夏和它們非常親近。每一隻雞的名字他都知道。它們打架的時候，把它們攔開，喜歡打架的就罰它，一連幾天不給它吃剩的麵包吃，這些麵包是他一向在午餐和晚餐後從食巾上聚起來的。這些雞中，他特別喜歡一隻有黑色冠毛的，叫做小黑的母雞。小黑對他最親熱；它有時候甚至讓他撫摸它，因為阿廖夏總把頂好的麵包給它吃。它的天性安靜，很少和其他的雞一同散步，並且好像它愛阿廖夏，比愛它的朋友更多。

在假期間，有一天，阿廖夏的教師要請督學先生吃午飯，準備殺雞請客，於是廚娘到雞舍去，正好把小黑捉住想拿去殺的時候，阿廖夏匆匆忙忙的走來，懇求廚娘放了它，小黑才得免遭難。可是，從此小黑也便失蹤了。

小黑失蹤後，阿廖夏悶悶不樂，常常想念它，即是在睡覺的時候，也夢見他心愛的小黑。有一夜，睡覺的時間到了，阿廖夏心焦地脫了衣服，上床睡覺。淡淡的月光穿過關得不十分緊密的百葉窗投進室內。阿廖夏睜着眼睛躺着，很久睡不着覺。無意間，他朝他旁邊的床上瞥視了一下，月光靜靜地照着這張床，他發覺幾乎一直拖到地上的白被單在微微地動着。他開始更凝神地盯着看……他聽見，彷彿有什麼東西在床低下抓。再過一會，彷彿有一個人輕輕地喊他：

「阿廖夏，阿廖夏！」

忽然白被單掀起來了，從它底下走出了……黑母雞！

「啊，小黑，原來是你！」阿廖夏不由自主地叫起來。「我怕我永遠不會看見你了。你身體好嗎？」
小黑撲撲翅膀，飛到他床上來，用人的聲音說：

「我好，阿廖夏！你不怕我吧，是嗎？」

「我爲什麼要怕你呢？」他回答說。「我愛你；不過我覺得奇怪，你說話得這麼好；我一點也不知道你是會說話的呀！」

「如果你不怕我，」黑母雞接下去說，「你就跟我來，快點把衣服穿好！」

「小黑，你是多麼滑稽啊！」阿廖夏說，「漆黑的，我怎麼能穿衣服呢？」

「我要盡力幫助你，」黑母雞說。它馬上用一種奇異的聲音叫着，忽然不知從那裏弄來了許多插在銀燭臺裏的小蠟燭，地板上，椅子上，窗口，連洗手盆上，都有了這些小蠟燭。室內變得如白晝一般的明亮。阿廖夏趕快地穿上衣服。

等阿廖夏預備好了，小黑重又叫起來，所有的蠟燭就都不見了。

「跟我走！」它對他說。

他就大膽地跟隨着它，它的睛眼裏彷彿放出光來，照耀着他們周圍的一切。他們走過了前室。

「門鎖着，」阿廖夏說。

可是黑母雞沒有答覆他，它撲撲翅膀，門就自動打開了。後來他們穿過走道，向一百歲的荷蘭老婦人住的房間走去。阿廖夏從來沒有到她們那裏去過，不過他聽說，她們的房屋是照古代的式樣佈置的。聽說一個老婦人有一隻灰色的大鸚鵡，另一個老婦人有一隻非常聰明的灰貓。這隻貓會鑽圈和伸出小爪來和人握手。他早已就想看看這一切的東西了。所以在黑母雞重又撲撲翅膀，老婦人的房門打開了的時

候，他是欣喜萬分。

在第一個房間裏，阿廖夏看見了各色各樣的古董傢具：彫花的椅子，安樂椅，桌子和五斗櫥。一張

荷蘭煉瓦做的大坑床。煉瓦上用藍色琺瑯畫出人物和野獸。阿廖夏想停下來，仔細觀察一下傢具，特別是坑床上的人物，可是小黑不准他。他們走進第二個房間，阿廖夏立刻變得那麼快活啊！一隻美麗無比的金籠子裏坐着一隻紅尾巴的灰色大鸚鵡，阿廖夏馬上想跑到它面前去，小黑又不許他。

「這裏的東西，一樣不要動手，」它說。「小心不要吵醒了老婆婆！」

這時候阿廖夏才注意到，鸚鵡旁邊放着一張床，床上掛着白的薄紗帳子。透過帳子，他可以辨別得出有一個閉目躺着的老婦人：在他看起來，她好像是蠟製的，在另一個角落裏放着一張一色一樣的床。第二個老婦人就睡在那裏，旁邊坐着一隻灰貓在用前爪洗臉。阿廖夏走過它身旁，忍不住要去握它的腳爪……忽然它大聲咪嗚咪嗚地叫起來。鸚鵡的羽毛都豎了起來，它大喊着：「傻瓜！傻瓜！」同時透過帳子可以看見老婦人在床上起來了。小黑忽促地退了出來，阿廖夏跟着他跑，門在他們背後重重地碰上了……好半天還可以聽見鸚鵡在那裏叫着：「傻瓜！傻瓜！」

「你好不難爲情！」他們從老婦人的房間退出來的時候，小黑說：「你一定把騎士們吵醒了。」

「什麼樣的騎士？」阿廖夏問。

「你會看見的，」小母雞回答說。「可是不要害怕，沒有什麼，放大膽跟我走吧。」

他們走下樓梯，好像要到地窖裏去。他們在阿廖夏以前從未見過的，不同的走廊裏和過道裏走了半天。有時候這些過道是那麼矮，那麼窄，使阿廖夏不得不彎着腰。忽然他們走進一個大廳，裏面有三盞

大琉璃燈架照耀着。廳裏沒有窗子，兩面牆上掛着許多騎士，他們穿着燦爛發光的甲冑，盔上插着大羽毛，鐵手裏拿着矛和盾。

小黑點起腳往前走，領着阿廖夏跟在它後面輕輕悄悄地走着。

大廳的盡頭是一扇發亮的黃銅大門，一直到他們走近門口的時候，才有兩個騎士從牆上跳下來，騎士們用矛擊着盾，向黑母雞撲過去。小黑豎起冠毛，展開翅膀……忽然之間變得很大，很大，比騎士還大，便開始和他們交戰起來！騎士們拚命向它進攻，它用翅膀和鼻子保護自己。阿廖夏覺得很可怕，他的心猛烈地抖顫着，他昏過去了。

等他蘇醒過來的時候，陽光透過百葉窗照耀着室內，他是躺在自己的床上。看不見小黑，也看不見騎士們。阿廖夏半天不能清醒過來。他不明白夜裏發生了什麼事：這一切的事是他在做夢呢，還是真正發生的呢？他穿好衣服走到樓上。可是昨夜他看見的事在他的腦子裏盤旋着。他焦急地等待着什麼時候他可以到院子裏去遊戲。可是那一天，老天好像是故意的，整天落着大雪，要從屋子裏出去的念頭想也不能想。

午飯的時候，教員太太在談話當中告訴她的丈夫，那隻黑母雞不知躲到什麼地方去了。

「然而，」她補充說，「如果它就是不見了，也不十分倒楣：它早已被指定送到廚房裏去了。親愛的，你想吧，它自從到我們家裏來，連一個小蛋也不會生過。」

阿廖夏幾乎要哭出來，雖然他在想，無論什麼地方都找不着它，總比落到廚娘的手裏好。午飯後，阿廖夏一個人待在教室裏，他不住想到昨夜發生的事。他希望能在第二天夜看見他的小黑。

第二天夜裏，阿廖夏果然又看見小黑從他旁邊的床底下走出來了。

「呵！小黑，我真的駭怕你不會再來了，你昨天夜裏好嗎？」阿廖夏驚喜地說着。

「我還算好，」小母雞回答說，「不過，我差一點因為你的緣故生病了。」

「這怎麼會呢，小黑？」阿廖夏驚駭地問。

「你是個好心腸的孩子，」小母雞繼續說，「可是你的主意不定，並且聽話從來不從頭聽起。這是不好的！昨天我對你說，老太婆房間裏的東西一樣不要去碰——可是你不聽話，你忍不住要去握小貓的腳爪。貓叫醒了鸚鵡，鸚鵡叫醒了老太婆，老太婆叫醒了騎士——我好不容易才和他們弄好！」

「對不住，親愛的小黑，以後不再這樣了！請你今天再帶我到那裏去；你會看見我是很聽話的。」
「好，」小母雞說：「我們看吧！」

小母雞像昨夜一般地叫起來，插在同一樣的銀燭臺裏的同樣的小蠟燭又出現了。阿廖夏重又穿好衣服跟着小母雞走。他們重又走進老婦人的室內；不過這一次他已經一樣東西都不去碰了。

他們經過第一個房間的時候，他覺得炕床上畫的人和野獸都在扮着各種不同的，滑稽的鬼臉，引誘

他到他們面前去，可是他故意避開他們。在第二個房間裏，荷蘭老婦人完全和昨夜一樣，躺在床上，好像是蠟人。鸚鵡瞪着大眼，莫明其妙的樣子看着阿廖夏，灰貓又在用腳爪洗臉。阿廖夏在桌上的鏡子面前看見兩個磁的中國玩偶，昨天他並沒有注意到它們，它們對他點頭；可是他記住小黑的命令，毫不停留地走過去了，然而在經過的時候他忍不住要向它們鞠躬。玩偶立刻從桌上跳下來，老是點着頭跟他們跑。他覺得它們是那麼好玩，他差一點要住下來，可是小黑回過頭來發怒的樣子看了他一眼，他就醒悟了。玩偶一直陪他們走到門口，看見阿廖夏不朝它們看，才回到原來的地方。

他們重新從樓梯上走下去，經過許多走廊和過道又來到那個有三隻琉璃燭架照耀着的大廳裏。牆壁上仍舊掛着那些騎士們。等他們走近那扇黃銅門的時候，兩個騎士重又從牆壁上走下來，攔住他們的路。可是他們彷彿不像昨夜那樣地發怒；他們懶洋洋地拖着脚步，好像秋天的蒼蠅，並且看得出，他們是過度用力地握着他們的盾。

小黑變大了，羽毛聳立起來。可是它剛用翅膀敲他一下，他們就散成一塊一塊的了。阿廖夏看見，這些些空的甲冑！銅門自己打開了，他們再往前走。

過了一會，他們走進另外一個大廳，很寬敞，不過並不高，阿廖夏伸手可以及到天花板。這個廳裏燃點着許多小蠟燭，就像他在自己房間裏看見的一樣，不過燭臺不是銀的，而是金的。

小黑把阿廖夏留在這裏。

「你在這裏待一會，」它對他說，「我馬上就回來，今天你是聰明的，雖然你的行爲不小心，向娃娃鞠了躬。假使你不對它們鞠躬，這些騎士就不會從牆上下來了。然而你今天沒有把老太婆吵醒，所以騎士們就一點氣力也沒有。」說完以後小黑出去了。

祇剩下了阿廖夏一個人，他開始仔細打量這個廳，裏面的佈置真是華麗堂皇。他覺得牆壁是大理石的。嵌板和門是純金的，在廳的盡頭，在華蓋下面的高臺上放着一張金的安樂椅。阿廖夏非常欣賞這些裝飾，可是他覺得很奇怪，因為一切的東西都是最小的，彷彿是爲小玩偶用的。

在他懷着好奇心不住地觀察的時候，他以前沒有注意到的旁邊的一扇門打開了。許多小人走進來，他們的身材不過半尺高，身上穿着齊整的，五顏六色的衣服。他們的樣子很神氣：有的從服裝上看出是軍人，有的是文官。大家都帶着插羽毛的圓帽，像西班牙式的。他們沒有發覺阿廖夏，他們莊嚴地在室內散步，一面互相之間大聲談話，可是他不能懂得他們說的話。

他默默地對他們看了半天，他剛要走到一個人面前問話的時候，大廳盡頭的大門敞開了……大家都靜默了，脫了帽子，分成兩排靠牆站着。一剎間，室內變得更明亮，所有的小蠟燭都更鮮明地燃點着。阿廖夏看見十二個小騎士，穿着金甲，頭盔上插着大紅羽毛，他們一對一對輕輕地行軍似的走進來。後來他們非常沉靜地站在安樂椅兩旁。過了一會，一個態度莊嚴萬分的人走進大廳。他頭戴王冠，上面的寶石燦爛地發出光輝。穿着淺綠色的，裏面襯着鼠皮的外套，後面拖着長長的一段，由二十個穿大紅衣

服的小侍僮捧着。

阿廖夏立刻猜出來，這應該是國王。他朝他深深地鞠了躬。國王以最感歎的態度答覆他的鞠躬，在金的安樂椅上坐下來。後來他向站在她旁邊的一個騎士吩咐了什麼話，騎士走到阿廖夏面前，通知他走近安樂椅。阿廖夏照樣做了。

「我早已就知道，」國王說，「你是一個好心的孩子；前天你對我的人民幫了很大的忙，所以你應該得到獎賞。我的首相向我報告，說你將他從不可避免的，殘酷的死亡中救出來。」

「什麼時候？」阿廖夏驚奇地說。

「前天在院子裏，」國王回答他，「這就是受你救命之恩的人。」

阿廖夏朝國王指點的那個人瞥視了一下，這時候他方才注意到，在廷臣當中站着一個渾身穿黑的小人。他頭上戴



着一頂特別的深紅色的帽子，上面有齒形，稍微歪帶着。頭頸裏有一條白手帕，繫得很硬，因此顯得有一點帶青色。他注視着阿廖夏，一面熱情地笑着。阿廖夏覺得他的臉很面熟，可是他想不起來是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他的。

國王把這樣高貴的行爲算是他的功勞使阿廖夏非常得意，可是他喜歡真實，因此他低低地行了禮說道：

「國王先生！我不能把我從來沒有做過的事認在我的賬上。前天我十分榮幸地搭救的不是你的首相，我救的是我的黑母雞，廚娘不喜歡它，因為它一個蛋也不生。」

「你說什麼，」國王暴怒地打斷了他的話頭。「我的首相——不是母雞，他是一個有勞功的人！」這時候首相走近些，阿廖夏看見事實上這真是他的親愛的小黑。他非常高興，一面請國王原諒，雖然他弄得莫明其妙這是什麼意思。

「告訴我你有什麼希望？」國王繼續說。「如果我的力量辦得到，我一定要滿足你的要求。」

「大膽地說呀，阿廖夏！」首相和他耳語說。

阿廖夏考慮了一會也不知道希望什麼好。如果給他較多的時間，那末他或許會想出什麼好希望來。可是他覺得叫國王等待着是沒有禮貌，他就趕緊要回答了。

「我希望，」他說，「無論給我上了什麼功課，我不念書，就可以永遠知道我的功課。」

「我沒有想到你是這樣的懶蟲，」國王搖搖頭回答說。「不過沒有辦法，我應該履行我的諾言。」他揮揮手，侍僮端上一個金盤，上面放着一粒麻的種子。

「把這顆種子拿去，」國王說，「它在你身邊的時候，他們無論給你上什麼功課，你永遠都會知道你的功課，不過同時有一個條件，無論在什麼藉口之下，你都不能對任何一個人有一個字提到在這裏看見的和將要看見的事情。一點最小的不謹慎就要永遠剝削掉我們對你的恩惠，同時對我們會惹起許多麻煩和不愉快的事。」

阿廖夏拿了麻的種子，用紙包了放在口袋裏，答應他將要沉默和謹慎。國王先命令首相盡力招待阿廖夏，然後從安樂椅上站起來，照同樣的秩序從廳上走出去。

國王剛一走開，所有的廷臣就都圍繞着阿廖夏，開始用種種的方法和他親熱，一面向他表示感謝，因為他救了首相。他們大家都情願替他做事：一個問他要不要到花園裏散步，或是看看國王的動物園；第二個要請他去打獵。阿廖夏不知怎樣決定才好。最後首相說，他要親自將地下的稀有之物指點給貴賓看。

他先帶他到花園去。小路上點綴着五色繽紛的大塊寶石。寶石被懸在樹上的無數的小燈籠照耀得反射出光彩。這種光彩使阿廖夏喜歡萬分。

「這些石頭，」首相說，「你們稱它是寶石。這都是金鋼鑽，玉，綠柱玉和紫水晶。」

「啊，我們什麼時候能用這些石頭鋪路就好了！」阿廖夏叫起來。

「那時候你們那裏的寶石也會像這裏一樣的不值錢了。」

這些樹木在阿廖夏眼中看起來也是特別美麗，雖然同時也是非常奇異。它們有各種不同的顏色：紅的，綠的，咖啡色的，白的，青的和淡紫的。他仔細朝它們一看，他看見這不是別的東西，這是各色各樣的苔，不過比普通的高一些，厚一些。首相告訴他，這種苔是國王化了大價錢從地球上遙遠的國家和最深的地方訂買得來的。

他們從花園裏到了動物園，阿廖夏在那裏看見許多野獸，用金鍊索鎖着。他再仔細觀察，使他驚奇起來，原來這些野獸不過是許多大耗子，田鼠，臭貓和類似他們的野獸。這些野獸是住在地下和地板底下的。他覺得這是非常可笑，可是他因為禮貌的關係一句話也沒有說。

散步以後他們回到室內，阿廖夏在大廳裏發見一隻擺好的餐桌，上面陳列着各色糖菓，糕餅，肉餡餅和水菓。所有的盤子都是純金的，酒瓶和玻璃杯是用整塊的鑽石，寶石，和綠柱石彫鑿出來的。

「隨意吃吧，」首相說，「可是一樣東西都不許帶走。」

阿廖夏那天吃了一頓非常豐富的晚餐，所以他一點也不想吃。

「您答應帶我去打獵的，」他說。

「很好，」首相回答說。「我想馬鞍已經裝好了。」

他立刻吹了口哨，幾個馬夫走進來，手裏用繩子牽着小杖，杖頭有彫刻細工刻出了馬頭的形狀。首相十分敏捷地跳上他的馬。馬夫給阿廖夏牽一根杖來，比其他的杖大得多。

「小心，」首相說。「不要讓馬把你摔下來；它的性情不是最溫順的。」

阿廖夏心裏暗自好笑，可是當他把杖跨在兩腿中間的時候，他就看出首相的勸告不是無益的。棒頭開始在他身底下跑起來，像真馬一樣，他勉強才能坐得穩。

這時候角笛鳴了，獵人們就驅馬在各個走廊和過道裏飛快地疾馳着。他們這樣跑了好久，阿廖夏並沒有落在他們後面，雖然他是費了很大的力量才能管制住他的瘋狂的杖。

忽然從一個側道裏跳來幾個耗子，那麼大，是阿廖夏從未見過的。它們想跑過去，可是首相下令包圍它們：它們停下來勇敢地保衛自己。不過雖然這樣，它們終被獵人的英勇和技術克服了。八隻耗



子躺在地上，三隻逃走了，可是有一隻相當重傷，首相命令把它醫好送進動物園。

打獵完畢，阿廖夏疲倦得不由自主地把眼睛閉起來了。同時他有許多話要和小黑說，他請求准許他回到大廳裏去，他們就是從那裏出來打獵的。首相同意了；他們騎着馬飛跑回來，到了廳裏把馬交給馬夫，和廷臣，獵人互相行禮告別，便並排在替他們搬過來的椅子上坐下來。

「請你告訴我，」阿廖夏開始說，「你們爲什麼要殺死那些可憐的耗子？它們又不騷擾你們，並且住得離你們的地方很遠呀！」

「如果我們不撲滅它們，」首相說，「它們很快地就會把我們從我們的房間裏趕出去，把我們所有的食糧都吃光，而且我們這裏的耗子皮的價錢很貴，因爲它的質地又輕又軟，我們這裏祇有貴人才許用它。」

「哦，請你告訴我，你們是什麼人呢？」阿廖夏接下去說。

「難道你從來沒有聽說過我們的人民是住在地底下的嗎？」首相回答。「不錯，並沒有許多人能夠看見我們，然而有許多例子說到我們到世界上去顯露給人看，特別是在古代，現在這種事很少遇到，因爲人們變成非常不謹慎。但是我們有一條法律，就是如果我們向他顯露的那個人不能把這件事保持祕密，我們就不得不立刻離開我們的居留地，走得遠遠的，到別的國家去。你可以很容易地想像得出，如果把我們這裏所有的設備都留下來，帶着整個民族遷移到不知名的地方去，我們的國王是不會快樂的。」

所以我懇求你竭力謹慎。不然你會使我們大家成爲不幸的，特別是我。我因爲感激你，所以懇求國王召喚你到這裏來；不過要是由於你的不謹慎而逼得我們不得不離開這個國家，他一輩子也不會饒恕我……。」

「我老老實實地對你說，我永遠不會對人提起你們，」阿廖夏打斷他說。「我現在記得了，我在一本書上讀到住在地下的小人。他們寫，在某一個城市有一個靴匠在最短的時期內發了大財，所以沒有人懂得他是從那裏發的財。結果不知怎麼打聽出來他是給小人們做靴子和鞋子，他們付給他很大的代價。」

「這或者是真事，」首相回答說。

「不過，」阿廖夏對他說，「親愛的小黑，你要解釋給我聽，爲什麼你做了首相，又要在世界上用母雞的樣子出現，還有你和那些荷蘭老婦人有什麼關係？」

小黑希望要滿足他的好奇心，便開始詳細地告訴他許多事情，可是在它的故事剛開頭的時候，

阿廖夏的眼睛就閉起來，他呼呼地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醒過來，他是睡在自己的牀上。

他半天不能清醒過來，也不知道他要想什麼。小黑和首相，國王和騎士，荷蘭女人和耗子——這一切在他的頭腦裏都混亂了，他勉強才能將昨夜所看見的一切想得有了條理。他想起國王贈給他一粒麻的種子，他趕緊跑到自己的衣服跟前，果然在衣袋裏找着一個紙包，裏面包着一粒麻子。「我們來看看，」他想，「國王說的話是不是有信用！明天要上課了，我還沒有來得及把所有的功課預備好呢。」



歷史課特別使他擔心：教師給他上了幾頁世界史叫他背出來，可是他連一個字還不知道呢！星期一到了，寄宿生都來了，開始上課了。從十點到十二點校長親自上歷史課。

阿廖夏的心劇烈地跳着……在輪到他以前，他摸了幾次放在衣袋裏包着麻種的紙包。……最後他被叫到了。他顫戰着走到教師面前，張開嘴來，自己還不知道要說什麼，一面已經一字不錯，毫不停頓地把上的功課說出來了。

教師把他大大地稱讚了一頓；可是阿廖夏接受他的誇獎的時候，並沒有感到像他以前在相同的情形下所感到的那樣的喜悅。內心的聲音對他說他不配受到這樣的誇獎，因為這功課並沒有費他一點氣力。

接連幾星期教師們不住口地誇獎阿廖夏，所有的功課他都完全全知道，所有的翻譯連一個錯也沒有，叫人不能不十分驚嘆他的非常的成功。阿廖夏心裏對於這些稱讚暗自慚愧：他慚愧，因為人家把他當作同學的模範，而他完全不配。

在這個時期中小黑沒有來過，雖然阿廖夏沒有一天臨睡的時候不叫它，猶其是在他得到麻種以後的最初幾星期裏。起初他因為這件事非常傷心，可是後來他安心了，他想，照它的職位，它大約要辦許多重要的工作。以後一直加在他身上的稱讚將他的頭腦佔住了，使他相當少有的想到它。

同時關於他的非常的才能的傳說很快地傳遍了整個彼得堡。督學本人也到學校來了幾次賞識阿廖夏。教員對他愛護備至，因為這個寄宿學校經過他的關係而出名了。家長們從城市的四面八方來，糾纏着校長，叫他收他們的孩子做學生，希望他們也會像阿廖夏那樣有學問。

寄宿學校很快就擠滿了，新學生沒有位額了。教員和教員太太開始考慮到要租一所比他們現在住的寬敞得多的房子。

我上面已經說過，阿廖夏起初因為他得到的誇獎感覺慚愧，覺得他一點也不配得到它們。可是漸漸地他習慣了，最後他的自尊心達到那種程度，使他也不面紅，就接受了人家加到他身上的稱讚。他變得很多想到自己，在旁的孩子面前神氣活現，想像他比他們所有的人都聰明得多，好得多。阿廖夏的性情因此完全變壞了：從一個善良，可愛，謙虛的孩子變得驕傲而不聽話。他的良心常常責備他這一點，內心的聲音對他說：『阿廖夏，不要驕傲！不要把不屬於你的東西算是你自己的。你要感謝命運使你比其他的兒童得到更好的機會，可是你不要以為你比他們好。如果你不改過，就要沒有人喜歡你了，那時候你就是再有學問，也要成爲最不幸的孩子！』

有時候他也立志要改過；但是不幸他的自尊心是那樣強烈，竟掩蓋了良心的呼聲。他一天一天的愈變愈壞，同學們也一天一天的愈來愈不愛他了。

同時阿廖夏變成一個頑皮得可怕的孩子。他不需要溫習給他上的功課。在別的孩子們預備功課的時候，他就去淘氣頑皮。這樣的怠惰更厲害地弄壞了他的性情。

最後他所有的惡劣的脾氣使人非常討厭他，教師開始嚴肅地要想法改好這個性情惡劣的孩子，因此他給他上的功課比別人多兩三倍。可是這連一點用處也沒有。阿廖夏一點也不讀書，可是他總曉得他的功課，從頭到尾，連一個小小的錯誤也沒有。

有一次教師不知道拿他怎麼辦，就給他上了二十頁功課；叫他第二天早上背出來，他希望阿廖夏這一天至少可以安靜些。

那裏有這回事！我們的阿廖夏對於功課連想都不去想它！這天他故意比平常更頑皮。教師威嚇他，說如果他第二天早上背不出功課要懲罰他的話也是徒然無益。阿廖夏心裏暗暗好笑這些威嚇，他確信麻種一定會幫助他。

在指定的鐘點，教員手裏拿了他給阿廖夏上了功課的那本書，叫他到面前來背。所有的孩子們都好奇地注意着阿廖夏。阿廖夏昨天雖然功課一點沒有溫習，仍舊大膽地從凳子上站起來走到教師面前，教師這時候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怎樣想法。阿廖夏絲毫不懷疑，他想這一次他可以顯顯他的非凡的才能了；

他張開了嘴……可是一個字也說不出！

『你怎麼不作聲？』教員對他說，『你背呀。』

阿廖夏的臉紅了，後來發白了，後來又紅了，他搓着手，害怕得眼淚從眼睛裏滲出來……一切都是徒然！他一個字也說不出，因為他希望着麻種，書也一眼都沒有看過。

『阿廖夏，這是什麼意思？』教員喊起來。『你爲什麼不肯說話？』

阿廖夏自己也不明白，這樣希奇的事是什麼道理。他伸手到袋裏去摸麻種……可是我們要怎樣描寫他找不着它的時候的絕望啊！眼淚像冰雹似的從眼睛裏流出來……他傷心地哭了，仍舊一個字也說不出。

這時教員失去了忍耐力。他習慣了阿廖夏回答的時候總是一點不錯並且是非常流暢。他覺得他至少限度連功課的開頭都不知道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將他的沉默算是固執。

『你給我到臥室裏去，』他說，『等功課完全讀好了再出來。』

阿廖夏被送到樓下，給了他一本書就用鑰匙把門鎖上了。

剛祇剩下他一個人的時候，他就開始到處尋找麻種。他在自己的口袋裏摸索了半天，在地板上爬，床底下看看，把被頭，枕頭，被單都移開——一切都是白費！無論什麼地方都沒有親愛的種子的影跡！他拚命要想起來，他在什麼地方會把它遺失掉，最後，他確信是昨天在院子裏遊戲的時候，不知怎麼一

來把它遺失了。

可是用什麼方法可以找着它呢？他是被鎖在房間裏，即使會准許他到院子裏去，那麼這大概也不會有什麼用處的，因為他知道母雞喜歡吃麻，他的種子一定已經被那一隻雞啄掉了！他要找着它已經是無望了，他想出來召喚小黑來幫助他。

「親愛的小黑！」他說，「親愛的首相！請你到我這裏來，再給我一粒麻種！真的，我將來一定會更小心了。」

可是沒有人答覆他的請求，他最後坐在椅子上重又痛哭起來。

這時候午餐的時候到了；門打開了，教員走進來。

「你現在功課讀熟了嗎？」他問阿廖夏。

阿廖夏大聲哭泣着，逼不得已地說他沒有讀熟。

「噢！書沒有讀熟，你就一直留在這裏吧！」



教師說，他吩咐給他一杯水，一塊黑麵包，重又把一個人留在那裏。

阿廖夏開始一遍一遍的讀，可是一點都不進到腦子裏去。他早已荒廢了學業，怎麼還能夠背得出二十頁呢！無論他怎樣下苦功，無論他怎樣拚命記憶，可是夜晚來了，他不過背出了兩三頁，而且遠不熟。

到了其他的孩子們該睡覺的時候，他所有的同學們一下子突然都擁到房間裏來，教員又和他們一塊來了。

「阿廖夏！功課預備好了嗎？」他問。

可憐的阿廖夏含着眼淚回答說：

「我只讀熟了兩頁。」

「那麼，顯然明天你也要坐在這裏吃麵包和白開水了。」教師說，他向其他的孩子們道了晚安就走了。

阿廖夏和同學們留在一塊。從前他是善良謙虛的時候，大家都愛他，如果有時候他受到責罰，大家都代他抱不平，這可以使他得到安慰。可是現在沒有一個人理睬他：大家都帶着瞧不起他的樣子看着他，一句話也不和他說。

他決定自己先開口和一個孩子說話——從前他和這個孩子是非常友好的，——可是那個孩子轉過身

去，不理他。阿廖夏又和另外一個說話，那一個也不願意和他談話，當他又開口和他說話的時候，甚至把他推開了。這時不幸的阿廖夏覺得他同學們這樣對待他是他應該受到的。他淚流滿面的躺到床上去，可是無論如何睡不着。他這樣躺了好久，傷心地回憶到過去的幸福的日子。所有的孩子們都做着甜蜜的美夢，只有他一個人不能入睡。「連小黑也遺棄了我，」阿廖夏想，淚珠重又在他的眼睛裏滲出來了。突然……隔壁床上的被單動起來，就像黑母雞第一天來的時候一樣。他的心跳得更厲害了……他希望小黑再從床底下走出來，可是他不敢期望他的希望會實現。

「小黑，小黑！」最後他低聲說。

被單掀起來，黑母雞又飛到他床上來。

「啊，小黑！」阿廖夏喜歡得發瘋似的說。「我不敢希望再看見你了！你沒有忘記我嗎？」

「不，」它回答說，「我不能忘記你幫助我的好處。雖然救我性命的那個阿廖夏和我現在所看見的這個已經完全不像了。那時候你是個善良的孩子，又謙虛又有禮貌，大家都疼愛你，可是現在呢……我簡直要不認識你了！」

阿廖夏痛哭起來，小黑仍舊繼續教訓他。它和他談了半天，合着眼淚懇求他要改過。最後，東方已經發白了，小母雞對他說：

「阿廖夏，現在我應該離開你了！你在院子遺失的麻種在這裏。你徒然想它是遺失了，不會回來

了。我們的國王是太寬宏大量了，他不肯因為你的不小心剝奪掉你的這個禮物，然而你要記住，你已經用信用擔保，將你所知道的一切關於我們的事情都保守秘密……阿廖夏，在你現在的壞脾氣上不要再加上更壞的——忘恩負義！」

阿廖夏歡天喜地的從母雞的腳爪裏拿了他親愛的麻種。他答應要用全副的力量來改過。

「親愛的小黑，你會看見，」他說，「今天我就要是另外一個人了。」

「惡習慣既然已經戰勝了你，你就不要以為它是那麼容易改過，」小黑說。「惡習慣普通是從大門裏進來，而出去却是從隙縫裏出去。所以如果你要改過，你就不要不斷嚴厲地督察自己。不過再會吧，我們該分別的時候到了！」

剩下了阿廖夏一個人，他就細細地觀看他的麻種，歎賞得不忍釋手。現在關於功課的事他是一百二十分地放心了。昨天的悲哀在他心裏沒有留下絲毫的痕跡，他喜悅地想，等他一字不錯的把二十頁都背出來的時候，大家將要多麼驚奇。他想到他重又要戰勝那些不肯和他說話的同學，這個思想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愛撫。關於使自己改過的事他雖然沒有忘記，可是他，這或許並不像小黑所說的那麼困難。

「彷彿要改過不是靠我！」他想。「祇要我情願，大家就會重新愛我的。」

唉，可憐的阿廖夏不知道，要改正自己必需先要拋棄掉自尊心和過度的自大。

早晨孩子們預備上課的時候，阿廖夏被喚到樓上去，他帶着一副快樂的，得意洋洋的樣子走進來。

「你的功課背得了嗎？」教師朝他嚴肅地瞥視了一下，問道。

「背得出。」阿廖夏大膽地回答說。

他開始背書，而且把所有的二十頁一口氣都背出來，連一個小小的錯誤都沒有。教師驚奇得失常了，可是阿廖夏卻驕傲地朝他的同學們看了一眼。

阿廖夏的驕傲的神氣逃不過教師的目光。

「你背得出你的功課，」教師對他說，「這是真的，可是昨天你為什麼不肯背呢。」

「昨天我沒有讀熟，」阿廖夏說。

「不會的！」教師打斷他的話頭。「昨天晚上你對我說祇背得出兩頁，並且還不熟，現在你倒把所有的二十頁一字不錯地背出來了！你到底是什麼時候讀熟的？」

阿廖夏默然無語。最後用顫動的聲音說：

「我今天早上讀熟的！」

可是這時候所有飽受他的驕傲的苦頭的孩子們忽然異口同聲地喊起來：

「他撒謊，他今天早上連書也沒有拿！」

阿廖夏顫動了一下，他的眼睛垂下來，一句話也不說。

「回答呀！」教師接下去說，「你到底是什麼時候讀熟的？」

可是阿廖夏沒有打破沉默：他被這個突如其來的問句和所有同學向他表示的惡意駭住了，使他失去了自制力。

同時教師斷定他昨天不肯背書是因為固執的緣故，他認為非得狠狠地責罰他一頓不可。

「你天生越有本領和天才，」他對阿廖夏說，「你就越應該謙虛和服從。天給你智慧，不是爲了叫你惡意利用它。因爲昨天的固執你應該受到責罰，可是今天你還要撒謊，這更增加你的罪名。諸位先生！」教師對着寄宿學生們接下去說，「我禁止你們和阿廖夏說話，一直等到他完全改好爲止。可是這樣對於他大約不是重大的懲罰，所以我命令用鞭子打他。」

鞭子拿來了……阿廖夏真是絕望了！從學校創辦以來，這還是初次用鞭子懲罰學生，懲罰的是誰呢——是很多想到自己和認爲自己比其他一切都好，都聰明的阿廖夏！是多麼可恥啊！……

他號哭着，跑到教師面前，答應要完全改好……

「你早就應該想到這一點，」這是給他的回答。

阿廖夏的眼淚和後悔感動了同學們，他們也開始代他求情。可是阿廖夏覺得他不配得到他們的同情，便哭得更傷心了。

「好吧！」教師最後說，「我看你的同學們的面子饒了你，不過有一個條件，就是要你在大家面前承認你的過失，解釋你是在什麼時候讀熟上給你的功課？」

阿廖夏完全頭昏腦脹了……他忘了他答應地下的國王和他的首相的諾言，他開始講到母雞，騎士和小人……

教師沒有讓他說完。

「怎麼，」他暴跳如雷地喊道。「你非但不痛悔你的壞行爲，還要想出法子來恐弄人，講黑母雞的神話嗎？……這簡直是太過分了。不，孩子們，你們自己看見，非責罰他不可了！」

於是可憐的阿廖夏就被鞭打了一頓！

阿廖夏垂頭喪氣走到樓下的臥室裏去，羞恥和懺悔充滿了他的心中。幾小時後他稍微安靜下來把手伸進衣袋……裏面的麻種竟不見了！阿廖夏痛哭起來，他覺得失掉了它，不會回來了！

晚上，別的孩子們來睡覺的時候，他仍舊躺在床上，可是無論如何睡不着。他是多麼痛悔自己的壞



行爲啊！他下了決心要採取改過的方法，雖然他覺得麻痺是不可能回來了。

靠近午夜的時候，隔壁床上的被單重又動起來……昨夜這使阿廖夏非常喜悅，可是他現在閉上了眼睛，他不敢看見小黑！良心在責備他。昨天他還那樣確定地對小黑說他一定要改過，可是他反而……他現在要對它說什麼呢？

他閉目躺了一會。他聽見掀起被單的時候，發出悉悉的聲音……有人走到他床前，一個熟悉的聲音叫喚着他的名字：

『阿廖夏，阿廖夏！』

可是他不好意思睜開眼睛，同時淚珠從它們裏面滾出來在他的面頰流着。

忽然有人在拉他的被頭。阿廖夏不由自主地瞥視一下：他面前站着小黑——不是鷄的樣子，而是穿着黑衣服，戴着上面有鋸齒形的深紅的小帽子，圍着漿得很硬的白頸巾，和他在地下大廳裏看見的時候一模一樣。

『阿廖夏！』首相說，『我看見你並沒有睡着……再會了！我是來和你告別的，我們不再見面了！』

阿廖夏大聲哭泣了！

『再會了！』他喊道，『再會了！如果你能夠，原諒我吧！我曉得我對不住你。』

『阿廖夏！』首相含淚說，『我原諒你；我不能忘記你救了我的性命，我一直都愛你，雖然你使我

不幸，或者是永遠不幸！……告別了！國王准許我和你只有最短促的見面，在今天夜裏國王和他的全部人民就應該從這裏搬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大家都是絕望萬分，大家都在流淚，我們在這裏住了幾百年是這樣地幸福，這樣地寧靜！」

阿廖夏撲過去吻首相的小手。他抓住他的手，看見他手上有一樣東西閃閃發光，就在這時候一個不平常的聲音使他的耳朵喫驚了。

「這是什麼？」他喫驚地問。

首相把雙手舉起來，阿廖夏看見它們被一條金鍊索鎖着！……他驚駭了。

「你的不謹慎是使我受判戴這鍊索的原因，」首相深深地嘆息着說，「不過不要哭，阿廖夏！你的眼淚並不能幫助我。祇有一件事可以使我在不幸中得到安慰：要努力改過，重新做一個像從前一樣的孩子。最後一次告別了！」

首相握了阿廖夏的手，就在床底下掩沒了。

「小黑！小黑！」阿廖夏跟在他後面喊，可是小黑不回答他。

整夜他連一分鐘也不能合上眼睛。在天亮前一小時的時候，他聽見地板下面有響聲。他從床上起來，把耳朵貼在地板上。他好半天聽見小車輪的聲音和彷彿有許多小人走過的響聲。在這個響聲中也可以聽到女人和孩子的哭聲，小黑首相的聲音，他向他喊道：

「告別了，阿廖夏！永遠告別了！」

次日早晨孩子們醒來，看見阿廖夏躺在地板上昏過去了。他們把他擡起來，放在床上，又去請醫生，醫生說他是生着厲害的熱病。

經過大約六星期的光景，阿廖夏恢復健康了。他覺得生病前他所遇到的一切好像是一場惡夢。教師和同學們關於黑母雞和他受到的懲罰的話，一個字也不向他提起。阿廖夏自己呢，也不好意思說起這件事，他竭力變得聽話，善良，謙虛和用功。大家重新又愛他，對他親熱，他又成爲同學們的模範，雖然他已經不能一下子背得出二十頁的功課。然而，教師也不給他上那麼多了。

（選自黑母雞：磊然譯）

華西連柯小傳

華西連柯，他是蘇聯現代的作家，雖然他的文章被介紹到我國來的還很少，可是只要讀過他這一篇專為兒童而寫的故事，便可深深地知道他作品的精細與文學的精美了。這篇故事，祇是簡單地告訴了我們一個真理——人類幸福的生活，只有靠着親手的勞動才能獲得的。但作者通過了故事的內容，給我們看見多麼美麗的景緻：那邊有太陽照耀着的水晶般的山峯，有蒼翠繁茂綠葉相映的叢林，有唱着小調一般的流泉小河，還有在那林間的孩子們講述的藍石頭的童話。……在這一切美好的歡愉的光景中，法西斯軍隊突然來了，殘暴者，在這時候便愈顯出殘暴的真面目。任是法西斯怎樣凶猛地去摧毀那美好的河山與孩子們的命運，但是孩子們始終緊緊地跟隨着伯琪爺爺，因為他背有一口綠木箱，箱內藏着勞動的工具，利用這些，他們將在廢墟上建設起更華麗的新村莊和新城市。忠誠辛勤的伯琪爺爺倒下了，而千萬個承受綠木箱的後嗣者，又毅然地站起來了。讀完故事，可給讀者們增長無限新生的力！

綠木箱的故事

華西連柯著

再過幾天，我們工藝學校的生產隊就要到頓巴斯去了。我們三個人也去。我們以前建築過小孩玩耍的城市。現在卻要在廢墟上來恢復房屋、工廠和礦井了。

今天，艾特里把沙烏爾和我領到了莫達次民德山麓。我們坐上了爬山火車，幾分鐘後，就到了山頂。我們站在山頂觀賞了半天城市。只見山下城市的宮殿、街道、橋樑都小得像玩具一樣。然而整個城市卻長得綿延無邊。在這街道縱橫，廣場錯雜的迷亂中顯出一種奇妙的景象，日光照耀，燦爛輝煌，榮茂的篠懸樹叢生，蒼翠的松柏聳立，宮殿樓閣的大理石壁與庫拉河的銀色流水互相反映，好一個世外仙境的城市呵！

我一閉眼睛，就現出一片殘垣廢墟，磚瓦成堆，鐵片縱橫的荒涼景象。

「艾特里，你離開特比里西不可惜嗎？」

「可惜，」女孩答道，「但是我和你們一塊走就不可惜了。」

沙烏爾高興的微微一笑，低聲說道：

「艾特里，你真行！」他又向我說道：「你答應了要寫一大本小說。那就請你寫吧，

我答道：

「今天就動筆，我們要一塊來寫，我要是忘了什麼，你們就提醒我，好吧？到那裏時，好念給我們的新朋友們聽。」

「還要把綠木箱拿給他們看，」艾特里補充道。

「一定，」我贊成道。

*

*

*

*

*

人們叫我瓦尼。我十六歲了。我是哥薩克人，頓河秦木拉省人，在那裏一直長到十四歲。離開那裏已經兩年，現在我每逢想起家鄉時，不由得眼前就現出以上的情景：我在河裏騎着一個木桶。木桶靜靜地順水漂游，時沈時浮，我的兩隻光腳敲打着木桶噹噹作聲（唔，現在若到那裏去一趟該是多好呵！）並呆呆的望着那些有三個窗戶的房屋，這些房屋沿河邊陡崖自下而上，層層疊疊隱沒到葡萄樹影後邊去了。

我沒有到過頓巴斯以外的任何地方。

可是忽然間，完全出乎意外，我到了高加索山下的那爾奇克城裏。我是在德寇快到羅斯托夫時，隨父親到這裏來的。父親把我安置在一個孤單的卡巴丁女子家裏以後，他就回到頓河去，加入哥薩克團，

我進了學校，繼續念書。

起初我很覺寂寞：無論到什麼地方，到處都是山嶺。非常想家，覺得天地間一切都沒有趣味。固然，那爾奇克的山嶺是很美麗的：遍山森林、蒼翠榮茂，秋季則滿林霜葉紫紅，好像野火一般。然而我卻像才移栽的葡萄秧一樣：全部萎縮了。我若不是同沙烏爾成了朋友的話，簡直不知要弄到怎樣地步了。

有一次，在教室裏，一個年歲與我相等的男孩、長長的臉面、黑色的頭髮、眼珠黑而明亮，他走到我面前，悄悄問道：

「你真是從靜靜的頓河來的嗎？」

「真的，」我答。

他好像是看稀奇東西一樣望我一陣，就走了。

到第二天，他同我並坐的同學調換了坐，把書、早晨吃的點心和帽子都搬到了我的書桌裏來。他同我並排坐下以後，問道：

「你說，你同她說過話嗎？」

「同誰？」我莫明其妙。

「同杜娘。她比誰都好，對不對？甚至比阿克西尼婭都好，對不對？」

我明白了，他是指「靜靜的頓河」一書中的角色而言，便回答說，也許世上沒有這麼個杜娘。可是他卻生氣來：

「不應這樣說！不要說這話！有頓河沒有？有。並且地圖上也有。爲什麼沒有杜娘？都是有的！」

晚上，他來到我家裏。我同他講到我們的村莊，講到「狐仙喝的」酒——我們家鄉的兩種葡萄合製的「秦木拉」泛花的美酒，——給他講了半天。我講得很興奮，甚至念普希金的一首詩：

「心愛的頓河，

把你的葡萄，

釀成泛花的美酒。

獻給驍勇的英豪！」

他目不轉睛的瞅着我，默然細聽。隨後說道：

「世上有很多奇聞怪事。你聽見說過藍石頭的故事嗎？」

關於藍石頭的故事，我一點也沒有聽見說過，因而就請他講給我聽，他卻答道：

「以後再講。我們要好的時候長着哩。」

我倆果然成了朋友。

沙烏爾和我一樣，在那爾奇克也是沒有親人的。他的父親當商業機關的代辦，經常因公出外，母親在他七歲時就去世了。這種情況就使我們更加接近了。我很喜歡沙烏爾的幻想和愛聽故事的精神。他很專心聽故事，並且能滔滔不絕的說故事。他對於生活也像對於故事一樣，總期望生活中發生非常的事變。

可是關於藍石頭的故事，他始終只是允許給我講，但我每一提起來，他總是回答說我們要好的時候長着哩。我只好耐心的等着。

有一次，我們放學回家時，沙烏爾極鄭重地說：

「今天我要來給你講藍石頭的故事，今天可以講了。」

「爲什麼今天才可以講呢？」

他帶着神祕的樣子答道：

「你以後是會知道的。」

以下就是沙烏爾那天晚上所講的故事。

古時候，在高加索有一隻鳥，像鵬一樣高傲，像鷹一樣勇敢，像風一樣自由；它的眼睛像兩個明星，嘴和爪都是銀色的，羽毛細軟，呈現天藍色。它飛翔於空中，俯察人間的生活，有時落到民間作客，它飛來時藍光普照全村。人們給它甜蜜的野菜吃，給它潔淨的泉水喝。它吃完飛走以後，村中就開

始了新的幸福生活。人們學會了巧妙的職業，建築了美麗的住宅，得到了豐富的收穫。人們的勞動成了快樂的創造勞動，於是人們把這樣的村莊稱為藍色的村莊。

一個暴戾的王子知道了這種情形，就大發雷霆：「誰竟敢破壞我的法規？我不願人們享幸福。他們一享幸福就會忘記上帝，就會停止給我繳納自己的一部份勞動。」於是這個暴戾王子就命令自己的僕役去捕捉藍鳥，捉住時裝在鐵籠裏，帶到王宮來。

僕役們扮成旅客，分往各村，等待藍鳥飛來。其中一人忽見四下藍光閃耀，看見有一隻藍鳥自天空向村莊飛來。人們都跑到藍鳥跟前，餵以甜菓，飲以泉水，並祈禱幸福生活。這時王子的那個僕役也趕了來，跪在藍鳥面前，手心上放着一粒芬香的野菓子。輕易信人的藍鳥向他手心上剛一伸嘴，忽然被僕役抓住了翅膀。僕役帶着它騎上馬馳往暴王宮庭去了。

王子把藍鳥殺了。他用一個長針刺入藍鳥心房，飲了滴出的鮮血。然後僕役把它拿到高高的岩石，埋了起來，王子爲了防止有人偷竊死鳥起見，並設了守衛。

守衛人通宵提心弔膽，不知所措，當東方剛放曙光，他們就看見整個岩石都成了藍色，像神鳥的羽毛一樣。

王子聽說這種奇怪的情形，也戰慄起來，下令把所有村莊居民趕來，晝夜填埋這神鳥的墳墓。於是這個地方就出現了一個新山，不久，上邊也長出了稠密的樹木，藍色的岩石完全掩沒不見了。人們也就

這樣把自己的幸福埋葬到巨丘中了……

……沙烏爾停住不作聲了，兩眼炯炯的向一旁呆望。

我說道：

「這是很悲慘的結局。結局不好。」

「並沒有完結，」此刻沙烏爾的莊嚴目光轉向着我。「爲什麼要這樣的結局！人沒有幸福是不能生存的。」

他又默待了一會，便莊嚴的結束了自己的故事：

「自從藍鳥的墳墓長成山以後，已經過了幾千百年。世界上的人已經傳了多少代。誰也不知道葬埋藍鳥和它給人帶來幸福的地方了。後來所說的幸福只是一種幻想傳說而已。可是忽然藍光又出現了。」

「一位旅客沿着山中小道行走，很想喝水。他於是走向路旁流水潺潺的小河跟前去喝水。剛一轉身，忽然看見：在潺潺的流水中有一小塊藍石頭，像個小屋，放着藍光。旅客把藍石撈起來，吻了吻，就小心翼翼的捧在胸前，帶回自己村莊。該村莊興旺起來，像千年前那樣幸福。因而大家都明白，這塊小石頭是由藍鳥睡眠的藍色岩石下來的。地下的水把它冲到地面上來。贈給了人間。」

「固然村莊並沒有興旺多久。一個新王子把村莊燒成了灰燼，命令把石頭拋到遙遠的蒼海裏。可是，難道能够阻住人們走向自己的幸福道路麼！人們歷代尋求着藍岩石去的道路。有些人在崩塌的岩石

下死亡，另一些人在窄狹的溝谷中喪命。然而每個村莊，每代人仍然選出大膽的人物，派去尋找幸福的石頭。在未找到自己的幸福之前，總是這樣尋找，尋找……」

「現在的結局好吧？」沙烏爾莊嚴的問道。

「好，」我答。「但是爲什麼你以前不能給我講這個故事呢？」

「爲什麼？那時你會相信麼？絕不會的。現在我可以拿個人給你看看，大家都說他摸住藍石頭。昨天他又來到了那爾奇克。」

我甚至跳了起來。

「沙烏爾！你相信這故事是真的嗎！」

沙烏爾現着不安的神情，抱歉似的微微一笑，看着一旁，說道：

「爲什麼相信？……不相信……不過，要知道，這裏也許有科學作用……比如，化學……」

「在藍鳥中？」

「不是在藍鳥中，也許根本就沒有那麼個鳥。是在石頭中。」

他更有把握的解釋道：

「有能醫病的植物麼？有。有能健身的礦物麼？有。比方鹽類。藍石也許是一種礦物，只是比其他一切更有益於人就是了。」

我不知怎麼回答才好，因而說道：

「在我們村莊上，一看見有人把房子刷成藍色就說：『他們是在召引幸福。』」

*

*

*

*

*

我往學校走。看見一個女子在拐角自來水管跟前打水。晶晶的水流洩入桶中琅璫有聲，頃刻之間，流滿了一桶泛花的冷水。一個上歲數的卡巴丁人，輕快的走到水管近旁，跪在水桶跟前喝起水來。這時在塵土飛揚的大道上，有一條乳房鼓鼓的大黃牛也轉向這裏來，站住，伸頭望着水桶。雖然是清早，可是天氣很熱，牛也想喝水了。那卡巴丁人站起來，用袖子擦擦嘴。他那斑白的眉毛長得像個遮沿一樣，嚴厲的望着乳牛，說了句卡巴丁話。女人嘻嘻笑起來，乳牛竟轉頭走了。

「他說什麼？」我問那女子。

女子仍然笑着，答道：

「他說，去吧，去吧，牛奶可要賣十二個盧布呢！去吧！」

我覺得這個人很滑稽，就跟上了他。有時走到他前邊去，有時落在後邊，他穿着栗色長袍，尖頭皮鞋，戴着白色毡帽。他雖然背着一個不大的綠箱子，而走起路來卻異常敏捷。身瘦，腿長。臉曬得通紅，鬚斑白，下顎的鬍子刮得精光。滿臉皺紋，然而一對黑眼睛卻頗有神氣。他正走着，忽然碰着了籬懸樹枝，把它碰斷了，他趕急回過頭來，摘下帽子，對着樹恭恭敬敬說了幾句話。走了幾步又轉到樹跟

前去。現着抱歉的神氣，從衣袋掏出了一小條綾帶來，把樹枝纏上，才往前走去了。他忽然看見一家百葉窗上脫下了一塊小板，於是輕輕把箱子從背上取下，拿出一把小錘和幾個釘子，把小板釘好，才洋洋得意的往前走。

我竟忘掉了世上的一切，只跟着這個奇怪的人走去。我確信他絕不會看見我。但他忽然停下，先指我的書，然後又向學校那方一指，笑謎謎的說道：

「要往那裏去。算學，幾何，物理。往那去吧。」

我窘促起來，不好意思的轉過身來，往學校去了。

*

*

*

*

*

「聽，「比喬」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有一次當我差點遲到、剛一走進教室時沙烏爾開口問道。

「我不知道，」我答。「世界上各種各樣的話難道少麼？」

沙烏爾心不在焉的瞟了我一眼，低聲說道：

「一個很奇怪的女孩子。奇怪極了。她叫我「比喬」。難道我就是比喬嗎？」

教員進來，講起功課。沙烏爾沒心聽講，總在想什麼事情，時時皺眉頭，現着莫明其妙的神氣。在休息時，他把我領到走廊的一角上，仍然現着莫明其妙的神氣，小聲說道：

「我往學校裏走。我走着，沒有妨礙任何人，爲什麼妨礙人？可是她卻走到我跟前說：「比喬，你

好！怎麼可以走到？……」

「她是誰？」

「是個小女孩。很奇怪的小女孩。兩眼沒有淚，完全是乾的，可是像哭着……並且說：『比喬，你好！怎樣可以走到彼阿提哥斯克去？』我回答道：『爲什麼要走去？彼阿提哥斯克離這裏還很遠哩。要坐車才行』。我把她領到汽車站。並且把自己買作早飯吃的櫻桃也送給她了。她吃着，眼睛仍然像哭。我說：『你爲什麼哭？你沒有錢買車票嗎？你坐在這裏等着：我給你送錢來。』但是她說：『不是，比喬，我沒有哭』。我就走了。真是個奇怪的女孩子。』

「你爲什麼不問問她是誰，是從什麼地方來的，爲什麼用不明不白的話稱呼你？」我也覺得奇怪！可是沙烏爾卻沒有作聲，窘促的望着牆角，直到完課時還現着沈思和慌張的神氣。完課時，他向我說：

「她沒有錢。她哪裏會有錢呢？她坐在那裏哭。我不喜歡人哭。我們到她那裏去一趟吧，行不行？」我們轉向很寬敞的斯切波那亞大街走，向老遠就可看見的汽車站高房邁進。在路上我很想把自己所遇的那個滑稽卡巴丁人講給沙烏爾聽，但是他差不多沒有聽見，總是重複：我是沙烏爾，我是沙烏爾。韓那也夫，——爲什麼叫我「比喬」？我們越走近汽車站，他就越着急，快到站房跟前時，他竟出人意外的說：

「我們爲什麼到這來？回去吧。」

「爲什麼這樣？」我答。「要看一看才對。」

我們剛一轉彎，就看見在候車凳子上坐着一個小女孩。看來，汽車不久才開走，只剩了她一個人。我馬上猜到這就是她了。看她的眼睛就可以猜着。的確，小女孩的兩眼微黑，水汪汪的，非常悲傷，似乎心中有說不出的苦衷。小女孩一看見我們，竟微笑着站起來。臉上雖現出了笑容，但眼睛仍憂鬱的望着，我覺得這種情況直如夏季的一個赤日炎炎的晴天，落下了雨來。

「小姑娘，你爲什麼沒有走？」

她把手一張，現出了一張三個盧布的鈔票。

「我的錢不夠。」

「我們給你錢，」沙烏爾馬上說道。「五點鐘還有汽車，不要哭，——爲什麼哭？」

「比喬，你說的什麼話，我並沒有哭！」小女孩驚愕地回答。

「又叫「比喬」哩，」沙烏爾莫明其妙的低聲說，甚至悄悄退到我背後去了。

我滿懷好奇的心看了看小女孩。只見她的身材細條，勻稱，若不是胸前垂着兩條黑辮子和她那曬得微黑而紅潤的美麗和藹面容，倒很像個男孩子。她身邊除了一個空空的小背囊外什麼東西也沒有。我問：

「小姑娘，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從特比利西。」

「從特比利西？」我與沙烏爾齊聲叫道。我們是住在蒼蒼的山麓跟前，在這些青山後邊就是聳入雲際，終年積雪，日光照耀的主峯。我們知道，在這高接星斗的主峯後面，就是一個陽光普照的古城。我們常覺得這個城市遙遙誘人，遠不可及。「從特比利西來，」我們又低聲讚嘆了一句。隨後我們分坐在小女孩兩旁，開始向她盤問來起。

小女孩很樂意的敘說：她是孤兒院的養女，既無父又無母，只有一個姐姐，叫安尼科。安尼科原在前線當副醫生，好久沒有消息，忽然來了一封短信，說她受了重傷，現躺在彼阿提哥斯克軍醫院中。小姑娘毫不猶疑，借乘軍用汽車就往那裏去。但是走到那爾奇克附近的大村上，汽車壞了，需要修理，所以徒步走來了。

她諄着，用親切相信的眼色望着我們，眼中含着溫柔而淒涼的神情。

隨後我們又問到特比利西的情形，問到喬治亞軍用公路中的隧道和岩石的情形，問了半天，因此沒有看見很多人已在票房站起隊來。當看見時，才猛然想起我和沙烏爾都沒有錢。我們商議了一下，就跑去往小市場去賣自己的帽子。

我們轉回來的時候，人們已上汽車了。我們剛剛買了一張票，就把小姑娘送上汽車。我們又用剩下

的三個盧布就地買了幾個熱的油炸餃子，用紙裝着，趕着開動了的汽車，遞給她了。汽車向前駛去。我們舉起手來摘帽子，想搖着帽子送她，可是帽子已經沒有了，於是就只有招手相送了。沙烏爾猛然拔起腿來向汽車追去。當他轉回來時說道：

「艾特里。」

「什麼，艾特里？」我不懂。

「我問了她叫什麼名字。她說：艾特里。」

「啊……啊！」我拉長嗓子說，不知爲什麼竟想裝作漠不關心的神氣。然而終於不禁驚訝道：這名字真是雅緻得很！

……不知爲什麼，我自從遇見了艾特里以後，心中竟充滿了一種驚喜交加的新感覺。我每逢想起她時，就不由地願意作出使人們享受幸福的事情。我開始了幻想，因而想起了藍石頭。「若能得到這樣一塊石頭送給艾特里，是多麼好啊，」我想到。「那時她的眼也許就不那樣淒涼了。不，一塊小石還不夠；應當找塊大石頭用飛機給史大林送去才對。史大林把這塊大石頭分給各國、各工廠和各集體農莊，使蘇維埃人民獲得新力量，趕快把萬惡的法西斯蒂擊潰。然後好建設藍色的生活。」

這種幼稚的幻想使我自己也覺得難以爲情，可是又不能拋開這種幻想。「誰知道，——我爲自己辯護，——也許世界上真有一種具有非常效能的石頭：能使人健康，能發展人的優良品質。」

晚上，沙烏爾照例到我這裏來了，一塊預備功課。我說道：

「你爲什麼還不叫我看那個摸住藍石頭的人？」

沙烏爾詫異答道：

「你自己知道是沒有時間：又到了汽車站，又去買了帽子，又買了油炸餃子……」

「還追趕了汽車，」我刻薄的添了一句。

我們掀開本子，求起平方根來。功課完結後，沙烏爾臨走時說道：

「我明天領你去看那個人。明天。」

……我興致勃勃的等待這個「明天」，好像把沙烏爾所講的故事信以爲真了。甚至連覺也沒有睡好。

到第二天，我們從學校出來，一直向美麗大街走去，據沙烏爾說，那個人住在這條街上自己的熟人家裏。我知道美麗大街，但不知爲什麼起了這麼個名字：街道狹窄，街心凸凹不平，樹木蕭條。那爾奇克城裏有的是漂亮街道。

我同沙烏爾並排走着，給他講述我們鄉下撈頓河著名青魚的情形，只聽得有一種奇異的聲音從某處傳來，好像是笛聲，可又像是歌唱聲。聲音越來越高，隨之又起了一陣柔和的小鐘聲，然後一切靜止了。

沙烏爾在一所有三個窗戶的小房跟前站住，抓着籬牆，從隙縫中向裏看。

「那就是他！」

我找到另一個籬牆隙縫也趕快望裏看。只見在一棵茂盛的槐樹下有一個穿高加索長衫的人，背向我坐着，說着卡巴丁話，他前邊站着一個上歲數的男子，也是穿着高加索裝束。此人笑魇魇的望着遠方，傾聽。他那不轉睛的明亮眼睛好像是直望着太陽。

「他倆中間那一個是他？——我小聲問。」

「是那個說話的。」

「他說什麼？」

「他說：『康紹比，你的眼看不見，不要緊，你是可以感覺到的。你去使人開開心吧。』」

那個人站起來，遞給盲人一個細長的圓東西，很像個角笛。上邊飾着燦爛的圓球和金片。盲人接過去，笑魇魇的舉到嘴邊。於是空中立刻充滿了各種柔和快樂的聲調：兒童的歡笑聲，小鳥的啾噎聲，還有迅速急劇的舞蹈聲。一隻雄雞從院中走來，這時停住脚步，斜着一隻眼驚訝的望了一陣音樂家，隨後便忽地把美麗的翅膀一展，兩腳旋轉起來。我和沙烏爾眼睛不離籬牆的孔隙，也就地踏起腳來了。

盲人不吹了，他把角笛捧在胸上，默默的點點頭，一手輕輕向前伸着，向門口走去。

「康紹比，你的手真巧妙！」那人略帶羨慕的神氣高興說道。「巧妙極了。祝你長壽！」

他跟着盲人轉向角門去，我這時竟驚喊了一聲，原來他就是昨天我看見的那個滑稽卡巴丁人。

我們向籬牆旁邊一閃，現着特別注意的神氣望着天空，但是這種造作沒有成功。他與盲人握別之後，便笑謎謎的轉過來給我們說起俄國話，他的口音雖然稍差，卻頗入耳。

「有門，爲什麼要扒籬縫看？青年們，請進來吧。我向來就喜歡青年人。」

……我們就這樣與伯琅相識了。我不知道他爲什麼那樣喜歡我們，但從那天起，我們差不多一有空閒，就到他那裏去，他每次看見我們總是高興。

這個奇怪人究竟是誰呢？據他的自述，他不過是一個小手工業者。他固然當過小手工業者，然而卻不是簡單的，而是一個迥非尋常的小手工業者。後來我聽見了許多關於他的敘述，人們都說，他的手是魔術手，有聖人的聰明，有兒童的心靈。他既會修補破爛的房蓋，又會修理女人的小手錶，既會修理粗笨的馬車，又會修理光彩奪目的腳踏車。他總希望想出一種人們還沒有想到的東西。他發明了各種新穎音調的樂器，小小的日晷，迥非尋常的月光燈，——這個慈祥爲懷的魔術家把這些東西贈給人們受用。在他的衣袋中經常都有很好的玩具，他把這種玩具悄悄裝到某個小孩的衣兜裏。當小孩發現自己衣兜裏的玩具，驚喜得說不出話來時，伯琅則在一旁望着歡笑。

凡他所到的地方，都會聽到他作工的愉快聲音，人們都說連空氣也快活起來了。他差不多從來不要錢財的報酬，只是一點小小的款待就心滿意足了。人們都稱他爲「送幸福的伯琅」。他在大村上爲自己

的女兒蘇拉和他最親愛的斜眼麻臉外孫女淑瑪蓋了一小所美麗房子，但他自己差不多沒有在這所房子裏住過，把自己所有的產業都裝在背上綠木箱中。他向來沒有放下過這個箱子，裏邊放着他的工具。至於其中還有什麼東西，誰也不知道，不過只是隨意瞎猜罷了。

我很記得我們相識的第一天。我和沙烏爾坐在槐樹下的草地上，望着伯琅那雙被日光曬成褐色的細手。他手中拿着一小塊鏽得發黃色的洋鐵葉，皺了皺眉頭：

「做什麼東西？補破房頂還是作油燈？試試看吧。」

我們眼看着他這塊洋鐵製成了一個亮光光的油燈，他托着油燈，像遮沿般的長眉毛向上一擡，似乎他自己也奇怪這種變更，說道：

「這本來是塊廢物。唔，伯琅！伯琅，你真行！祝你長壽！」

我和沙烏爾臨走的時候，悄悄的說了幾句話，隨後我窘促的向伯琅問起我們所聽到的事情，人們說他知道往藍色岩石去的道路，並且他木箱中有這麼一塊小石頭，這話是否是真的。

他臉上的皺紋好像放出了光芒，——滿面笑容。可是沒有回答，只是拍拍我的肩膀說道：

「明天再來吧。我喜歡青年人。」

……自然，我們來了。一放學就來了。這次我們在伯琅那裏遇見了三十個幼稚院的小孩，他們那位眼睛清秀的年輕女訓育員也在那裏。小孩們牽着手一個跟一個，圍着那棵槐樹，伯琅坐在槐樹下。訓育

員時時向小孩們說：『不要嚷！』然後向伯琅說：

『請作個使人快樂的物件吧，要作什麼您是知道的，我們會感謝不盡，伯琅……』她躊躇了一下，大概是覺得對上歲數的人只稱名字有些不便，於是又算補充的話：『……依萬諾維赤。』

伯琅摘下了自己的白氈帽，好像在大會上講話似的說道：

『小小的公民們！那能不作呢！伯琅一定作，你們說吧：要宮殿？是要花園？或是要城市？』

『要城市！……要花園！……要城市！……要城市！……要城市！……』小孩們爭着說。

伯琅歪着頭，注意聽。小孩們終於不嚷了，在寂靜中，一個四歲的小胖孩子又顫聲說道：

『要……好看的。』

『要好看的城市麼，』伯琅點點頭，表示同意。『好吧。』

小孩們走了，伯琅坐在木墩上，背依着樹身，合上了眼睛。我和沙烏爾互相使個眼色，便悄悄向角門走去。伯琅並沒有睜開眼，卻說道：

『爲什麼要走？我們要一塊作工。』

我們吃了一驚，竟答不出話來了，只默然站在原地踏起腳來，停了一會，沙烏爾才莫明其妙的說道：

『我們贊成。但是，你要我們這樣的傻瓜有什麼用處？我們什麼都會作。』

伯琅沒有作聲。他的長眉毛只是上下微動，他在思索。我們也默然不語。他終於睜開眼，嚴厲的說道：

『讓青年人也想想吧。你們說在城裏應建設什麼東西？』

我們馬上想起了艾特里所講的特比里西的建築，就搶着提議道：

『爬山鐵路！……河上的大橋！雲石宮！動物園！』

一點鐘後，就計劃好了，這時我們敢擔保說，我們的城是最漂亮，最華美而最使人快樂的城市。

可是沒有建築材料。我與沙烏爾到了幼稚院，要他們召集大會。當一百二十個小孩都坐在小椅子上之後，沙烏爾就瞪着眼睛，揮手嚷道：

『小公民們！大家都去找小瓶子、碎布和洋鐵片，行不行？』

頭幾排的小孩嚇得向後閃躲，有個小孩竟嚇哭了，於是紛亂起來。幸虧那明眸大眼的女訓育員在前面維持，一切都安定了。

第二天，我們又到了小小的人們那裏，看見桌上堆了一大堆各種各樣的東西。有五光十色的瓶子、假珠子、小石頭、罐頭盒、小螺旋、釘子、油漆筒、金紙銀紙、一塊塊的綢子、棉花、紙花……小孩們拿來的東西多極了，簡直數不勝數！甚至還有人把自己的舊套鞋也拿來了，放在堆頂上。我們把這東西

都裝到筐子裏，送到美麗大街去了。

我們建設這個城市，差不多費了一個月的功夫。我們學會了鑽孔、剪鐵、磨玻璃、磨石頭，以及打鐵、鍍錫。當時綠箱中的許多工具，我們都試過。我破天荒第一次把這種工具拿在手中時的感覺，大概終身也不會忘記。

其中有扁平的三棱銼，尖頭的兩脚規，各樣的鑿，細工鉗，螺旋鑽，極小的鉗子，剪鐵葉的剪子，亮光光的木鑿，——這真是個金屬世界，這些金屬工具燃燒着我們急不可耐的好奇心。當然這些工具開始很不聽我們使用：用剪子剪了半天鐵葉，也剪不開，後來可忽然迅速的剪開了，然而剪的全不是我們所要剪的地方；鉗具也不順手，放到鐵上就滑到一旁去了，銼拚命的軋軋直響，可是銼不着東西，只是搔撓罷了。

然而這些工具在伯琅手中是非常聽使用的。鑽的鑽，打的打，切的切，剪的剪，磨的磨，動作得又輕快又熱鬧，好像不是工作而是跳舞一般，比如伯琅拿起一個小圓鐵片，大拇指按着當中，用鏢頭敲一兩下，就成了宮殿的圓頂。我和沙烏爾望着這種奇妙的手，不勝驚駭；我們覺得在這種像魔術家的手中，厚紙也可以變成鴿子，鐵葉也可以變成蝙蝠。

城市建築起來，伯琅想出了種種新奇花樣，把它裝飾好了。他把房子下邊都按上輪子，能載着居民到城外去遊玩；街道上有空中電車飛行；各房頂上有閃閃奪目的旋盤遊戲。看守城市的是狗熊，調劑街

上交通的是翹着兩條前腿的馬。

不過，這並不都是由伯琅所幻想出來的。他最常說：「我們要作得像齊梁賓斯克一樣」，或者說，「要把四周弄得像基輔的弗拉基米爾斯克小山一樣」。他差不多到過蘇聯各共和國，知道我國各個新城市。建築這些新城市的建築家的姓名，他非常熟識，一說起他們的姓名，他就自鳴得意，似乎他們都是他的著名親屬。

我們有時同他一塊到道林斯克療養所區域或政府機關所在的大街上去。他站在新建築跟前，擺着頭，低聲說道：「是多麼壯麗呵！真是藍色的城市！……」

我們終於把最後一隻大船下水了。

伯琅說道：

「全備了。叫小小的人們來拿去吧。」

我們想道，的確是全備了，但當我們帶着一百二十個小孩回來的時候，只見：在水晶石的宮殿上，在蒼翠榮茂的園子上，在五光十色船帆浮游的銀河上，在擠滿衣冠齊整的人士的廣場上，在這個奇妙城市的上空有隻藍色鵬鳥飛翔。

我和沙烏爾互相望了一眼。

我們給小孩建築美麗的城市，每天聽伯琅講述蘇聯全國的新城市、新河流以及新的大海等等引人入勝的故事，竟沒有看出從北方捲來了烏雲。當法西斯炸彈落到米涅刺爾尼沃迭城，炸壞了載着母親和兒童的火車時，我們才醒悟過來了。

「米涅刺爾尼沃迭，沙烏爾皺眉說道，「很近了……」

我略加反駁道：

「並不怎麼很近。」

「怎麼不很近？」他氣沖沖說。「我到過那裏，我知道——這就是米涅刺爾尼沃迭，這是彼阿提哥斯。克。緊挨着。」

「原來你是說這個呵，」我憂悶的回答。又深為惋惜的說道：「我們該有多麼傻，連自己的地址都沒有給她。她若知道地址也許會給我們寫信。」

「她是會給我們寫信的，」沙烏爾頗有把握的說。

我們雖很少講到艾特里，可是我們誰也沒有忘記她，她那憂愁。多情的眼睛時時呈現在我們眼前。沈悶的等待又過了一個星期，然後萬分緊張動作的時日到來了。晚上各大街上人擠得難於通行的城市，很快空虛起來了。柏油路上蓋滿了乾草屑，各機關各商店的門都大敞着，裏邊空空洞洞，噹噹作聲。風塵撲撲、皺着眉頭的戰士的大汽車沿巴克桑公路絡繹不絕。

我和沙烏爾在吉脚波那大街與不久前還很熱鬧的郵局大街的十字路口，一連幾個鐘頭的站着，苦悶的望着退去的軍隊。沙烏爾的父親顯然是被新戰線隔在城外了，伯琅也離開了美麗大街，我們完全不知怎麼辦。到什麼地方去呢。但有一點我們是決定了的：絕對不留在德國人佔領的地方。爲了在緊急關頭避免彼此失掉聯繫起見，沙烏爾搬到了我房裏來，此後我們就一刻也沒有分離。女房東搬往山裏親戚家去了，我們成了這裏的主人。

當城裏人撤退時，我們真難過極了。可是一看見有些人扛着鐵鍬沿各街走時，我們馬上又高興起來。

只見城邊的長戰壕裏飛出一團團的鮮黃泥土。

「喂！」我高興的喊道。「可見是要守城呵。」

「這樣的城還能不守麼？」我們出乎意外的聽見了這句親熱而熟識的聲音。

我們四下張望了一下：到處都有人作工，但是卻沒有看見我們所期望的那個人。忽然間，我倆都猜到了，不約而同的齊向一個挖好的戰壕撲去。只見我們的最好朋友伯琅額上汗珠滾滾，正在這裏光着上身掘土。拋在戰壕底上的衣服下露出了綠木箱的一角。

我和沙烏爾馬上拿起了鐵鍬，與伯琅並排工作起來。

……我們從戰壕中拋着堅硬的黃土塊，而旁邊公路上有受傷的戰士向前走過：他們由最近地方的軍

醫院中撤走。他們穿的是長褂，有藍色的，有褐色的，有人用小白托板托着手，有人頭上綁着綳帶，好像是條雜色的帶子，折向我們學校，由學校再乘大汽車到車站去。

沙烏爾舉起一鍬黃土，手臂剛向後一閃，準備向上拋時，竟忽的坐下，瞪起眼來。鍬上的黃土落了下來，輕了的鍬把打到沙烏爾的額上。

「您怎麼咧？」我驚訝的問道。

沙烏爾仍不變姿勢，低聲說道：

「那邊……有個人……向這來……」

我想着一定是有可怕的事情，向他所看的方向望去，我也發怔了：艾特里在公路上走。真的是艾特里，她一隻手扶着傷兵，另一隻手向我們打招呼。

「是她，是她！」我喊着從戰壕裏跳出來了。

沙烏爾已趕到我前頭去了，他像豹子一樣連跳帶蹦，逕直撲倒在那個微笑着的小姑娘脚下。那時候，誰也沒有說出話來。隨後沙烏爾才說：

「你……這……油炸角子好不好？」

「是遇見朋友了，」軍人猜到了。「好，親愛的，謝謝。已不遠了，我自己可以走到。」

他吻了吻艾特里的前額，就一顛一跛的走了。我和沙烏爾坐在公路邊上，艾特里恰坐在我倆中間，

我們爭先恐後的敘說在這些時日內的生活情形。談話的口氣，似乎以前向來沒有與她分別過，這只是初次才分離了一個月。她默默的聽着，眼睛仍舊向我們表露熱情。我們猛然想起了她到彼阿提哥斯克去的原因，便窘迫得一下說不出話來了。沙烏爾現着抱歉的神氣問道：

「你的姐姐……怎樣了？……她好了些麼？……」

艾特里本想回答，但她的嘴唇卻顫抖起來。她的臉垂到膝蓋上，哽咽得戰慄不已。我們深爲小姑娘的苦痛而傷心，竟呆然若失，半晌說不出話來。

「不要哭。」沙烏爾終於說道，他說的聲音十分溫柔，十分悲哀，我竟聽不出是他的聲音來了。

「不要哭……爲什麼哭！……我沙烏爾和他——依萬，都給你當弟兄。難道我們肯讓人欺負你不成！不，絕不讓。我們要永遠，永遠同你在一塊，你就會稍稍忘掉你的痛苦了。」

他說着輕輕的撫摸一下小姑娘的頭。

……這是怎樣的驚心動魄，但同時又是何等幸福的時日呵！我和我們的好朋友伯琅，淒涼動人的艾特里，忠厚熱情的沙烏爾，都住在一所房內，儼如一家人。我們從早到晚不是挖掘戰壕和反坦克壕，就是用石頭堵窗戶，在牆上鑽破眼，或在街道上安設防坦克鐵柱。我們緊張的工作，混身汗流，汗濕透了褂子硬得像厚紙一樣了。可是我們並不覺累，完工回來時手心作癢，好像還能作通夜工作似的。吃完飯後，我們才忽然覺得手脚酸痛，頭沉重起來，真想躺下休息。

艾特里給我們作飯。房跟前有個菜園，園中長滿了豐潤脆嫩的菜蔬。艾特里把這種菜蔬作成極有味道的菜食，菜食的名稱也很特別，什麼波哈里，阿乍桑達爾等等。此外，菜蔬的名字，也是照她的語言叫的：漿豆叫羅比奧，葱叫哈嚇維，紅蘿蔔叫查爾哈里。這樣一來，似乎味道更好了。

我們住的房間，若不算廚房的話，在這座小房裏是唯一的一間大房，——伯琅、沙烏爾，我，都睡在地板上，艾特里睡在帳幔裏邊房東的床上。夜裏開着窗戶，逕直可以看到遠方有些『星星』放出死沈沈厭人的光亮，這是戰線上敵人的照明彈。有時傳來一陣陣隱約的轟隆聲，震天動地。

『伯琅爺爺，講個故事聽聽吧，』艾特里在幔帳裏請求道。

伯琅停了一會，是怕妨礙我和沙烏爾睡覺，乃低聲說道：

『好，我給你講個羚羊的故事吧。一個獵人本想殺掉這隻羚羊，但結果反成了它的忠實朋友。這種事情在生活中是有的。這隻羚羊疾馳如電，多年以前在高加索山裏居住。它雖是高加索最美的羚羊，但並不驕傲，它溫柔和藹的對待一切……』

伯琅講動物的故事，講得最奇妙。他所說的動物和人一樣，既會思想，也會感覺。它們全不像寓言中所說的動物：在寓言中，馬上就可以看出是故意把動物描寫成那樣的。伯琅自己是相信動物有人類思想的。

……疲憊的身體充滿了安靜的愉快，朦朧欲睡的眼前，各種形像漂盪起來，儼如彩雲中的奇異幻

景。睡神像棉花一樣輕輕向我罩來，於是伯琅的聲音漸漸低小以至完全靜止了。地又震動了。但我知道，我的朋友在我跟前，所以安然睡去。

我自從開始挖戰壕那天起，對於藍色石頭的一切幻想都烟消雲散了。德國人已離二十公里了，哪還顧得想做事！可是忽然間一切疑惑和奇怪的猜想又湧上心來。

有一次，我們下工回來，在廚房洗手，沙烏爾向我使了個暗號——要我出去。外面已經昏黑，我不能看出沙烏爾臉上的表情，但據他給我使暗號時的那種秘密情形看來，我已明白是出了什麼特別事情。

「聽，」他把我引到一棵茂盛的菩提樹下，說道，「我聽見一段談話，很奇怪的談話。」

他四下張望了一下，點着脚尖悄悄的走到籬牆跟前，傾耳聽了聽。然後又悄悄走回來，開始講了起來。

他和伯琅正在醫科專校用磚堵窗戶，沙烏爾到梯臺上去拿槓子時，看見一個腫胖面龐的老漢沿梯而上，他一見沙烏爾，乃沙聲說了句卡巴丁話：「到下邊去，在那裏等着吧。」沙烏爾想到這一定是個長官，所以說話這麼有權勢，於是就下去了。沙烏爾忽然心裏一驚，似乎預覺到發生了禍患。他悄悄轉回去，走進隔壁房間，耳朵接近門上，只聽見了以下的談話：

老漢：伯琅，你認出我來了嗎？

伯琅：（沈默一會）你是阿爾太·沙里莫夫。我以為你在伊朗。

老漢：我是在伊朗，在那裏已住了二十來年。現在回來了。

伯琅：是聞着香味了吧？

老漢：這話留到明天再談。我現在還有別的事情要同你談談。

伯琅：明天有什麼事情？

老漢：明天就要叫你的朋友們把所偷去的東西；我們的政權和我們的財富，都交出來。關於這點我們可以不用講。伯琅，我找你很久，終於找到。真是謝天謝地。

伯琅：老鷹要百靈鳥幹什麼？

老漢：伯琅，你心裏是懷着敵意，但我對你卻是開誠佈公。

伯琅：我也不是金子，我對你有什麼用處？

老漢：金子就是力量，我們明天就可用它隨心所欲去購買一切。伯琅，你若同意，那就一言為定，我和你明天就成生活的主人了。

伯琅：沒有你我就是主人。我沒有開功夫，你乾脆說吧。

老漢：伯琅，你比我大九歲，可是我卻笨重得喘不上氣來，而你仍然跟從前一樣；你的眼睛還像年輕時的眼睛，脚步輕快，又不駝背。伯琅，你原知道埋藍色石頭的地方，並且摸過它，在你的綠木箱裏

有塊這樣的小石頭。伯琅，不要瞞着吧，你對人屢次說過，你是過着藍色生活的。

伯琅：我已請你在乾脆說。你倒底想說什麼話吧？

老漢：我想知道往藍石頭地方去的道路。

伯琅：你想過藍色生活嗎？這好像叫犂牛駕雲，叫狼不吃肉一樣難。

老漢：我願意買那個地方，我願意當藍石頭的主人。伯琅，我有很多錢，可以分給你，我倆合伙去買那塊地。然後，伯琅，然後我們就在那裏開工。將有千百工人給我們作工。我們用一克拉藍石頭就可以換一捧金子，伯琅，將來在整個東方，誰也比不上我們闊氣。

伯琅：要開座藍色生活店嗎？這倒不錯。

老漢：可是要趕快幹，伯琅，要趕快幹才好！也許還有別人知道往哪裏去的道路，會趕到我們前頭去。明天這裏就會是新政權，我們不應失掉機會……

「講呵，講呵，」當沙烏爾講到這裏停住時，我幾乎這樣喊出聲來。

「往下沒有話了。」

「倒底怎樣了？你講呵！」

一陣喧嘩，騷動聲。我跑出一望，只見那個老漢沿着樓梯，手舞腳踏的滾下樓去了。

「你爲什麼不問問伯琅，那是誰？」

「我問了，他只回答了一句，是「狼」，就出去了。」

沙烏爾緊靠着我，聲音更低的說道：

「你是不是看出伯琅從沒有離開過自己的木箱子。」

「看出來了，」我為沙烏爾的懷疑神情所傳染，也同樣低聲答道。「但是，他為什麼不把自己的祕

密向蘇維埃政權公開呢？到底為什麼？」

「不知道，」沙烏爾作難的說道。忽然急躁的搔起後腦來。「腦袋為什麼這麼笨！簡直不是腦袋，活像個瓦罐子，什麼都不懂！」

*

*

*

*

*

我們回到房裏。伯琅現着擔心的神色。晚飯後，他背上自己的木箱子，出去了。我們焦急的等了半天，怎也睡不着。我們隱瞞不住了，把一切都告訴了艾特里。因此就三人一塊胡猜亂想起來。

天亮時，伯琅才回來。艾特里從窗戶裏一見他走來，便迎着撲去。她在極短的時間內就很戀他了，儼如生身父親一般。而伯琅看待她也極溫柔慎重，似乎她是天地間最脆弱的。

「伯琅爺爺，」艾特里抱住他的頸頸說。「我們等得真着急！……你到什麼地方去了這半天？」又忽然驚訝的叫道：「木箱子哩？你的綠木箱在什麼地方？……叫人奪去了嗎？」

伯琅吻了吻她的眼，悄然說道：

「我癡起來了。叫人們找找試試！……」

沙烏爾狠狠地捏了我一下，痛得我幾乎喊出聲來。

……這是多麼不幸的一天呵！法西斯飛機一清早就飛來了。我現在一想起那種討厭的摩托聲，還要氣憤得握着拳頭。城裏充滿了轟轟隆隆吱吱軋軋的爆炸聲。不久前我們所欣賞的新建築已變成傷心慘目的廢墟了。

伯琅抱起半裸體的艾特里，彎身掩護着她，往防空洞跑去，沙烏爾也和我一同跑了去。

約過了一點鐘，我們從防空洞出來，伯琅說道：

「到時候了。各自做個背袋吧。現在到時候了……」

我們回到家裏，都低聲嘆氣，艾特里幫助我們縫背袋。

我們正午時分，上路了。沿着烟氣騰騰、堆滿瓦礫的街道，小心翼翼的越過路上的血泊。

沙烏爾在燒黑了的松林蔭道上停住了腳，憂鬱的說道：

「伯琅，請你允許我們在公園裏逛一會吧。」

伯琅點點頭。

有名的耶爾奇克公園。公園這樣大，真像個大森林，裏邊有蔭道，有電燈，有許多小亭。我與沙烏

爾在此地遊玩過多次——夏天，在芬香甜蜜的大菩提樹間遊玩，尤其在冬天，樹枝上掛着銀霜，點綴得滿園晶潔美麗，益現莊嚴肅靜，日光照耀着，更爲有趣。我們默然順着寂靜無人的蔭道走。一堆堆的黃葉，在我們脚下沙沙作聲，再也無人打掃了。

伯琅說道：

『沙烏爾，你看這棵橡樹，在我還小的時候，雷電擊壞了它的枝子。它黑暗蕭條，孤立多年，連鳥都不敢從它的上邊飛過。可是現在又茂盛起來了。沙烏爾，只要保存住內部生命液，全部都會復元的。』他沈默了一會，又毅然結束道：『走吧！』

說句老實話，那爾奇克雖然不是我的故鄉，但我也十分難過。不過伯琅的話卻給了我一種勇氣，一種信心，似乎這棵橡樹的生命液注入了我的血脈。因此我知道，在生活困難關頭，想起這棵樹來總是會增加勇氣的。

我們整了整背袋，滿有精神的向河方邁進。

忽然出了意外的事情。聽見我們旁邊砰的響了一聲，只見伯琅像柱子一樣直挺挺倒在黃沙的蔭道上。我們以爲他是絆倒了，趕快跑去扶他，忽見他的白毡帽上流出了鮮血，我們嚇得向後一閃。

『石頭……』沙烏爾從地上拾起一塊圓石頭叫道，他的聲音都變了。

我們向四下打量了一番，沒有看見人影。只有沙沙的樹叢聲。我和沙烏爾向前跑了幾步，到了樹叢

跟前，看見樹間有一堆石頭，並沒有別的東西。我們連喊帶叫的由一個樹叢找到另一樹叢，白找了一場。我們轉了回來。伯琅仍舊躺着不動，面色白得像石灰一樣。

「死了麼？」我們慌恐的說道。

艾特里嚇慌了的眼睛盯着我們的可憐朋友，低聲說道：

「好像喘氣哩……」

*

*

*

*

*

伯琅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形容憔悴，面色像死人一般，我們三人站在近旁，目不轉睛的看着他。他的睫毛有時微動一下。

我們原來為躲開法西斯蒂而離開了這所小房，現在又到這裏來住了。可是那時我們有能幹而關懷的朋友照顧我們，我們這三個孤單的小孩在他照顧之下，覺得自己是有依靠的，現在他卻閉起眼睛，也許永遠不睜開了。

是誰向他投的石頭？為什麼？誰願意把這畢生專為人謀快樂的人打死呢？

在公園裏，一開始我們竟不知所措，祇是垂手呆立着。幸而艾特里先醒悟過來。在她的背袋中有個繃帶包，是同她一塊從彼阿提哥斯克到這來的那個受傷戰士送給她的。她給伯琅綁上頭，血不流了。但是往下怎麼辦？我留下沙烏爾伴着艾特里，自己往城市醫院跑去。醫院裏擠滿了傷兵。正從城內各處陸

續往這裏擡送，連院中草地上也放滿了傷兵，我忽然看見在樹叢下有個擡床。我拿了擡床，跑回公園。我們擡着伯琅剛走到街上時，就聽得轟然一聲爆炸，震天動地，只見我們前邊的醫院中發生了烏黑的烟柱聳入天際。

現在我們誰也記不清，在伯琅不能輾轉的軀體中，生命與死亡是鬥爭了多久。這種鬥爭也許是繼續了兩三天，也許是一星期。我們的腦筋混亂了：四下轟鳴震耳，烟氣窒人，人人都眼淚汪汪，滿口砂塵。

我們清清楚楚記得伯琅的胸膛一鼓，眼睛睜開的那一瞬間。

正在此刻，街上，乒乒乓乓的響起來了，響聲離我們很近。我向窗外一望，不由的哎喲了一聲，只見一些穿綠軍大衣的人，把短自動槍靠在肚子上從一棵樹後面跑向另一棵樹後面。

……射擊停止了。我們傾聽了一下，仍然不相信是真的。似乎我們的耳朵震聾了。只間或傳來沈重的轟隆聲。心中難過極了：離我們的隊伍很近，當中卻隔着一道牆。

畢竟還算幸運，伯琅起床了。他固然總共只走了四五百步，但這已足能提起我們的希望了。他知道山中一切羊腸小道，能通過向來無人走過的地方。我們焦急的等待他回復健康，好重新上路。當我們聽見破窗外有脚步声和蛙鳴似的叫「哈爾特」時，我們正在想着：鑽到自己人方面去，重新在街上自由行走，重新談笑自如。該是多麼快樂呵。

有一次，伯琅閉目躺着，艾特里，沙烏爾和我都坐在鋪着黑斗蓬的地上，沙烏爾說道：

「等我們到了我們自家人那裏時，我非跳跳「卡巴丁」舞不可。艾特里，那時你就會看見我是多麼會跳舞了。唔，童子團宮裏跳舞跳得最好的只有兩個人：我和現今住在大村的阿斯哈特·依沙也夫，再沒有別人！你看見過那爾奇克河的水怎樣奔流，怎樣在石上跳舞，怎樣在平坦地方悄悄流動麼？我跳舞的時候也是那樣。」

「看，」艾特里目光炯炯看着伯琅說。

他微微翹起頭來，望望我們，他的眼睛又現出了年輕活潑的神情。

「伯琅，」他帶着責備的口吻自語道，「你這個遊手好閒的，還要躺多麼久？再限你兩天，不然我就要拿鞭子抽你，使你跳得比沙烏爾跳舞還要輕快哩！……」

我們一躍而起，高興得拍起手來。

「伯琅爺爺，」艾特里坐在他床沿上說道，「我來給你講個故事好不好？是那切爾克基亞的故事，他誰都不怕，他戰勝了一切人。他很狡猾……。」

那切爾克基亞是喬治亞人民故事中的一個主角，我在秦木拉時已看過這本故事，因此我很高興聽喬治亞小姑娘來講這個故事。我和沙烏爾準備着聽，忽然從街上傳來了腳步聲：有兩個德國人和一個穿着微爾克斯人漂亮衣服的短胖老漢，站在我們窗前了。

「是這裏？」一個戴銀色肩章的德國人問。

「是這裏，軍官老爺，是這裏，」老漢像不倒翁似的連連點頭說。「請進吧，請進吧。」

角門的門門響了。「上我們這來了，」沙烏爾小聲說，立刻面色發白了。我馬上起了個很蠢笨的念頭——把門扣上。我向廚房跑去，沙烏爾也跟着我。可是我們還沒有跑到，門已經敞開了。這時我站在門口伸手擋着說道：

「不許進來，這裏有病人！」

「什麼？」軍官的黃眉毛驚訝的向上一翻。「不許進來？哈——哈——哈。」

卡巴丁老漢破聲沙氣的陪着他媚笑，然後轉過他那胖臉向我喝道：

「傻東西，滾開！」

忽然聽我身後咆哮一聲，好像猛獸怒嚎一般。我回頭一望，只見沙烏爾彎着身子，像要撲上去似的。瞅着卡巴丁人，眼裏冒着怒火。我拉過他的手，悄悄把他領到一旁去了。

軍官又驚訝的望了望頂棚上掛着剝了皮的一隻羊，——這地方的慣例，把羊肉掛在頂棚上晾乾——隨後就跟着老漢走進大房間去了。

「這就是那隻狼啊！」沙烏爾向我小聲說道。

我原來也猜到這個胖卡巴丁人就是被伯琅從樓梯上推下去的那個神祕的客人了。

我們也忙着往大房間去，卻被一個德國丘八擋在門口：

「不許來。」

我們就停在門口了。

軍官坐在伯琅床前的椅子上，微笑着，客氣的說起俄國話來，口音差不多像俄國人說話一樣。

「伯琅先生，您的健康怎樣？」

伯琅睜了他一眼，一句話也沒有回答，就把眼閉上了。

「我明白，」德國人深表同情似的點點頭，「您說話是很費力的。我們儘量不使您疲勞。我們把更詳細的談話擱下，等您健康以後再談，現在只談談最簡單的。伯琅先生，德國指揮部知道您是貴國天然財富的著名研究家，更知道您為探討貴重的藍色礦石產地所得的燦爛成績。德國當局很看重您……的……愛國行動：您沒有向波爾雪維克說出這種礦石的祕密產地。這真是您的光榮。現在波爾雪維克已經沒有了，我希望，您會馬上把我們所需要的一切材料報告給我們。您和貴友——阿爾太·沙里莫夫先生（德國人說這句話時，向卡巴丁胖子吡了吡牙）當然會得重賞的。伯琅先生，您看怎樣？」

德國人說話的時候，伯琅完全沒有睬他。似乎他在想什麼，所以也沒有覺察到室內還有別人。德國人沈默了一會，忽然現着滿不在意的神情問道：

「順便問一下，伯琅先生，您的綠木箱在什麼地方？」

伯琅的面色微有變更。

「喂，不要着急，」德國人趕快安慰道，「我們絕不動它，不過，我們知道裏邊有一小塊水晶石。我們只需拿它作個樣子就是了。大概那塊石頭的確是很寶貴的，不然，人們絕不會說它是與幸福生活有關的。」

伯琅微微一笑，視線慢慢移向德國人，低聲而堅決的說道：

「外國人先生，我的木箱裏確實有寶物。並且真能用它創造出幸福生活。但是，外國人先生，要知道是什麼人才能用這些工具呢？是爭得了自由的人才能用它呵。現在自由既然暫時沒有了，所以我們把木箱子也藏了起來。外國人先生，我的話已說完了，再沒有話向你說了。」

我與沙烏爾互相捏捏手，默不作聲。

軍官好像錐子刺了一下似的吼了一聲：

「胡說！」面色一紅，嘴唇戰慄起來。一點客氣神情也沒有了。「胡說，亞洲猴子！非要你全都說出來不可！馬上就說！不然，就把你吊在頂棚上，像那隻羊一樣！我……我……庫爾特！」

一個丘八走進來。

這時卡巴丁胖子拱着兩隻有毛的手，像哭似的哀告道：

「軍官老爺，我請您不要着急！不用吊他，軍官老爺，他死也不會說，只會把祕密帶到地下去。軍

官老爺，我很知道他：他的脾氣怪得像惡鬼一樣。」

德國人兇惡的瞅着肥狼，眼睛氣得發白了，大聲喝道：

「你怎麼咧？你保護他？因為是一個血統麼？」

「不……是，軍官老爺，」老漢把手一揮。「什麼血統！不過我有我的打算，軍官老爺。所以我只把他的頭打破就行了，並不打算把他打死。」

沙烏爾把我的手狠狠一捏：原來是誰投的石頭呵！

叛徒繼續說：

「軍官老爺，有個別的辦法逼他說話，就是要燃燒他的心靈。」

「什麼辦法？」德國人皺起眉頭追問道。

叛徒吡着牙說道：

「軍官老爺，我都計算到了，一定會使您滿意的。他有個外孫女，名叫淑瑪，十六歲，現今住在大村。他非常愛她。軍官老爺，下令把她弄到這來當着他的面，把小女孩子吊起來，下邊架起火燒！那時他會說了！……」

軍官喜笑顏開了。

「老漢，我看你這個猴子並不笨呢。好，我親自去抓那個小女孩子。庫爾特！去叫汽車！或者不這

樣辦，你留在這裏吧。我們自己到汽車房去。」

伯琅面色蒼白，微微翹起頭來，直盯着叛徒，樣子真是駭人……

……你說，我們怎麼辦？你說呵？

我不知道怎辦，只是呆呆的望着沙烏爾。我們站在園子茂密的玉米地中。——我們鑽到這裏是爲的解決怎樣搭救伯琅的問題。可是已經過了幾分鐘，還沒有想出一點辦法來。

街上有汽車喇叭聲。沙烏爾忽然一動，眼中閃着果斷的神情。

「你沒有想出來？那我來說吧：我們要把站崗的打死！」

我竟然沒有想到這個辦法！現在那個軍官快要同叛徒乘汽車往大村去。太陽已靠西山，很快就要落下去，太陽一落，天馬上就會黑起來，此地向來都是這樣的。沙烏爾有把劍。我們悄悄向站崗的脊背上刺。把伯琅藏到別人家裏去……

汽車喇叭又響了，並且響得很急。我們透過籬縫向院裏一看，簡直嚇得目瞪口呆。伯琅竟由那個丘八和老漢伴着向角門走去。伯琅頭上綁着繃帶昂然高高仰着，嘴唇緊閉着，現着蔑視的神氣。他走到院子中心，忽地一幌，兩手馬上抱在頭上。卡巴丁老漢身子向前一傾，想去扶他，可是伯琅怒氣沖沖的一瞪眼，使他這個叛徒立刻擠了擠眼睛，儼如受了迎頭棒一般。

我們的計劃破壞了，因為軍官改變了主意。他們現在想怎麼辦？把伯琅帶到什麼地方去？我們跑到街上，只見汽車上的玻璃光一閃，轉向右方馳去了。

「是往大村去，」沙烏爾失聲說道。

「是往大村去，」我像他的回音似的應了一聲。

火焰般的夕陽，最後閃爍了一下便落下去了，從暗淡的紫色山嶺上，直到我們小房裏面，都變成黑黯死板的景象，我的心酸痛起來。

可是我們爲什麼只是站着？爲什麼不想辦法呢？跑，趕緊跟汽車跑往大村去！伯琅不是說過，無論如何都不應當絕望麼！

沙烏爾大概也這樣想。他的神氣莊嚴起來了。他走向窗戶，低聲叫道：

「艾特里，拿着我的劍，到我們這來。艾特里，快些！」

沒有回聲。

「艾特里！」沙烏爾高聲叫道。「艾特里，你在什麼地方？」

他的頭伸進破窗裏，左右探望了一番，又縮回來，向着我，面色蒼白了。

「沒有她。」

我覺得自己的臉也發白了，我說：

『她大概不是在廚房裏，就是在院子裏；我們來找找。』

我們這時已不能自禁，竟大聲喊起來了：

『艾特里！艾特里！』

沒有她，無論廚房裏，無論院子裏，無論菜園裏，都沒有她。

她在什麼地方呢？我們最後一次看見她是在德國軍官進房裏來的時候。當時艾特里跑到幔帳後邊去了，以後再沒有看見她。莫非她也叫德國人帶走了麼？我們當時像驢一樣，站在菜園裏發怔，竟絲毫沒有阻擋德寇這種兇暴的行動！我們還宣過誓不許任何人欺負她哩！

沙烏爾往地上一坐，放聲大哭，也顧不得怕羞了。

……四下一片黑，像在地洞裏一樣，沙烏爾走在前邊。他很熟悉那爾奇克城裏的地方，可以合着眼走遍所有街道。我聽着他的脚步声，跟着往前走，心跳得厲害，有時竟壓住了沙沙的脚步聲。時而闖到房角或樹身上，碰得生痛。

夜半人靜，十字路口忽然傳得來了整齊的脚步聲。我們趕緊貼在牆上，不敢喘氣，站了半天。巡邏兵從我們近旁走過去，甚至聽到他的呼吸聲了。

輕輕走過幾個街坊，到了城邊懸崖跟前。下邊幽暗的深處流水潺潺，一陣陣的冷風潮氣，飄飄襲人。

「抓着我，」沙烏爾低聲說了這句以後，馬上就消失在黑暗中了。

我剛剛來得及抓住他的袖子。被踩動了的石頭，紛紛直往下滾。我覺得再走一步自己也會像那些石頭一樣滾到無底深淵去的。卻不然，沙烏爾仍舊確有把握的走着，儼如在城內平坦街道上行走一樣。我們到了河邊。河水澎湃奔流，浪花滾滾，真是望之膽寒，但又不能從橋上渡過，——這裏一定有德軍崗哨。我們脫下皮鞋，兩人緊拉着手，向急流中走去。

我們抵達大村時，天還沒有亮。我們的耳朵被水聲震聾了。這時又濕又冷。走進一家院子，鑽進院裏草垛中，兩人緊緊挨在一塊。

我覺得血管裏一陣溫暖，舒服起來。聽見沙烏爾小聲說話，盡力想瞭解他說的是什麼，但他的話剛一潛入我的意識就馬上消失，好像徐徐的細風，一點形跡也沒有了。低聲細語漸漸變成了蘇蘇的響聲，似乎是樺樹的葉子用自己神祕的語言在我頭上低聲細語。隨後蘇蘇的聲音也終於停止，一切幻景都消失了。只覺得溫暖、柔輦的安靜……

有人把我搖醒了，睜眼一看，才想起我們是在什麼地方和爲什麼事情。黑暗中漸漸透出微光，好像藍色水晶一般，天快亮了。只見院中停着一輛也像是水晶結成的敞車；還有一棵落了葉的楊樹和一匹站

在槽跟前的睡馬。

『你聽，』沙烏爾低聲說。我聽着他那顫抖的聲音，就感覺到他緊張莫解的心情。『這是什麼聲音？』

從遠方傳來一陣陣若斷若續，幽揚婉轉的歌聲。歌聲委婉柔和，頗像是哼吟出來的。此外，還有一種像踏碎小冰塊的清脆聲。這兩種聲音混成一片，變成了莊嚴的歌曲。

沙烏爾緊張起力量，伸着頭傾聽。

『這是他，我知道了，這是他。』

『是那個盲人嗎？』

『是。』

我們不約而同，都站了起來。甚至連身上黏的乾草也沒顧得拍掉，一聲不響便像夢遊似的一直向歌聲方向奔去。

此刻已經離他很近了。我們剛一繞過籬欄的牛圈，便看見一個人在院中一塊大石上坐着。盲人嘴裏啣着鑲着金屬小片的角笛，眼睛很明亮——像小孩的眼睛一樣，總是目不轉睛的望着遠方。我們停住脚步，怕驚動他吹笛。他吹完了，把角笛放在腿上，沈默了一會（並沒有向我們轉過頭來），鎮靜說道：

『有人在旁邊站着。是兩個人。』

「康紹比，是我們，」沙烏爾鎮靜答道。「你聽出我的聲音來了嗎？」

盲人沈默了一會，好像是檢驗自己的聽覺，隨後說道：

「你們是常到美麗大街去的。你們是伯琅的朋友。」

「是的。康紹比，你爲什麼這樣早就吹起笛來？人們都還在睡覺，誰也不會聽見。」

盲人的兩脣一動，微微一笑。

「他會聽見。我知道。他沒有睡着。讓他聽着我的歌聲而不覺得孤單；讓他知道他朋友的心靈是陪伴着他的。」

「康紹比，你說的是伯琅，是不是？」

「是。」

「那麼，他究竟在什麼地方？康紹比，你趕快告訴我們吧！我們是爲救他而來的。」

「他在他女兒蘇拉家裏。德國人把門鎖上，佈下崗就走了。」

「走了？」

「是的，他們往厄什涅·巴克桑找淑瑪去了。」

「去找淑瑪？」我們高興地問。「可見淑瑪不在這裏了？」

盲人聳聳肩膀。

「康紹比，你不要瞞着我們！」沙烏爾低聲央求道。「我們知道他們爲什麼要找淑瑪。他們是打算當着伯琅面來折磨她。」

「我不知道淑瑪在什麼地方，」盲人搖頭說。「德國人的時候，蘇拉家裏已經搬空。德國人把居民召來，允許誰要是告訴淑瑪的下落，誰就可以得一千馬克的賞。可是大家都沒有作聲。這時那個很會跳舞的阿斯哈特·依沙也夫走出來說道：「我知道淑瑪在什麼地方。三天以前我在尼什涅·巴克桑看見蘇拉同淑瑪乘馬車到了那裏。」

「叛徒！」沙烏爾大聲叫道：

盲人仍然現着溫柔的笑容：

「阿斯哈特病了一個多月，並沒有到尼什涅·巴克桑去。我昨天還在這個地方吹着笛子教淑瑪唱歌呢。」

沙烏爾很感動的把手搭在盲人肩上，說道：

「希望阿斯哈特原諒我說話蠢笨。康紹比，請你再告訴我們一件事情，德國人汽車上是不是有個梳着兩個辮子、神氣憂鬱的小姑娘？」

盲人沒有馬上回答。後來才說：

「沒有人向我提到小姑娘的事情。」

「沒有人說！……」沙烏爾驚嘆道。

「沒有，有個老豬跟德國人一塊，他用巴卡丁話向大家說了話。可是誰也沒有聽那個老豬的話。哼，真是個老豬！」

盲人藐視的唾了一口。

「康紹比，」沙烏爾像祈禱似的拱着手，「你是個上了歲數的人，什麼事情都曉得，你告訴我們，怎樣可以搭救伯琅。」

「怎樣搭救伯琅？」盲人慢慢重覆了一聲，連連搖頭。「怎樣搭救伯琅？……村裏只剩下一些婦女和兒童了，連阿斯哈特也走了。誰能搭救伯琅？」

「我們能搭救他，康紹比，我們！……」沙烏爾熱烈的答道。「我們有把劍。康紹比，你只要教一下就行了。」

盲人低下頭，半天沒有作聲。

「康紹比，你不相信我們，」沙烏爾失望的說，「你以為我們還是小孩子。好吧，那我們就自己去試試看。走，」他拉着我的手就走，「到蘇拉家去！我們悄悄爬到哨兵跟前，把他刺死……」

盲人仰起臉來，慢慢轉了一下，像是用臉觸摸空氣一般。

「天快亮了……」他低聲說。「天快亮了……哨兵聽見你們的脚步聲，會轉過頭來看見你們。不

行，這樣救不了伯琅，不行……」

他又沈思起來，臉上現出極緊張的神情。

我們也默不作聲的等待着。

「走近些，」他終於說道。「聽……房子有兩道門。一道門朝院子，另一道門朝大街。兩道門都上了鎖。哨兵繞着房子巡邏。你們留一人給我當眼睛，讓另一人去給伯琅當手。讓他爲人們享樂而作的這個角笛，現在來搭救他自己吧。」

那就是蘇拉的小房子。全部都裝飾着精細的雕刻，上着藍色的油漆，很像松樹節時松枝上掛的小房。這當然都是伯琅收拾的。這所小房也像伯琅一樣都帶着神秘的色彩。因此那個身穿灰綠軍衣，頭戴鋼盔的形像在這裏是很不相稱的。這幅圖畫似乎是由兩個人畫成的：一個是具有兒童心靈的畫家，另一個則是具有泥潭中癩蛤蟆心的畫家。

我與康紹比站在房子對面的院子裏，還沒有落葉的丁香樹遮掩着我們。我由樹葉間窺視哨兵，他站在晨霧中簡直成了行尸走肉，穿着長統皮靴的脚，機械地移動着。

沙烏爾沒有同我們在一塊，他在對面院子草垛後邊，等待信號。他單獨一人，我很爲他擔心。不過，我應當留在盲人跟前，給他當眼睛。

哨兵又從房角後邊轉過來，機械的走到門前又轉回來，好像他脚下是轉動的舞臺一樣。眼睛也死板的瞪着。

我小聲說道：

「他在這裏。站着。」

盲人把角笛舉到嘴邊。於是一陣沈悶，單調的聲音盪漾於空際，隨即靜止了。崗兵微微擡起頭來。寂靜一會，笛中轉出了奇妙的歌聲：隱隱約約懶懶洋洋的音調，如怨如訴，餘音嫋嫋，漸漸沈沒消失了。我聽着笛聲，漸漸忘記了身在何方。只見前邊展開了一片草原，一望無際，草原上有個孤零零的土崗，好像如海市蜃樓一般。高高的金黃麥盪漾無際。日光照耀着閃閃奪目。蚱蜢隱隱的叫着。一隻鶴鷹在灰白空際，展着兩翼，穩穩不動……

我不知道這種幻景繼續了多久。但我覺得盲人的手輕輕把我剛一摸，這種幻景就立刻化為烏有了。崗兵仍然站在門口，然而已經不像木偶：背微彎，頭下垂，好像是在看脚下什麼東西。可是頭越垂越低，背越彎越厲害了。忽然身子一抖，又挺直起來，驚駭的向四下一望。於是又成了木偶，像上起彈簧似的向左一轉，又機械的邁起步來。

「轉過房角去了，」我趕緊小聲對盲人說道。

笛中傳出了尖細的警告信號，歌聲也靜止了。

我心跳得難於呼吸：沙烏爾是否來得及從門間躲開，竄到草垛後邊去？崗兵是否看出了他的工作行跡？

好，丘八又從房後轉過來了。走到門口又站下來，似乎他身上的彈簧斷了。

「在這裏……」我高興的小聲說。

盲人又吹起角笛來。我爲避免再受歌聲影響起見，就默然由一至十數起數來，然而笛聲仍然透入耳鼓使我又回憶起了久已忘了的情景：在一間低矮的小房間內，桌上燃着一盞忽明忽暗的小油燈，燈罩薰得漆黑，屋角裏更現得黑暗了，輕輕搖着搖籃的女人還在朦朧地唱着：「鴿子飛……來，落在搖……籃……上……」這時她的頭疲憊得越垂越低，快挨着胸膛了。

「不，我不上當，不，絕對不上當，」我低聲自語，向崗兵注視。

真的，他睡着了！依着牆垂頭而睡。我竟覺得他那勻稱的鼾聲已透過笛聲傳到這來。唔，多多睡一會才好哩！

「親愛的沙烏爾，」我暗中爲自己的朋友祈祝，「你真是精明強幹，祝你趕快把可惡的鎖弄開才好！」

崗兵手中的自動槍忽的脫手落地。他吃了一驚，彎下身去，拾起槍來，揉揉眼睛。

「吹，康紹比，吹，」我低聲說。「他還可以睡着。」

但是不，他並沒有打算再睡。探着身子，向前邊望了望。可惡的東西，逕直向我們樹叢這裏望哩！莫非是看出來了？就是看出來又怎樣？難道不許我們吹着玩嗎？我們可以從樹叢裏出去讓他看看。他一定會看見角笛而覺驚奇的。這也正是沙烏爾的機會呵……然而他竟托起自動槍來，向樹叢瞄準……喂，該死的東西！

『康紹比，』我哀聲說。『臥下！……快臥在地上！……』

我自己也臥下了。

我們臥着，一點也不敢動彈。讓他消耗一排子彈之後，我們就爬起來跑往棚子後邊去。但是現在要臥在地上！畜牲，快放吧，快放……

寂靜。我悄悄擡頭一望——竟高興得連喊帶嚷，撲向前去：原來是又高又敏捷的伯琅，頭上戴着白綳帶，一手握着自動槍，另一手拿着劍從路那邊向我們走來。

我們在山上樹林裏。越爬越高。伯琅扶着自動槍在前頭走。既無路徑，樹上又無指路的記號。不知他怎能找到方向。盲人，沙烏爾和我都跟着他魚貫而行。日光照耀。由金黃的樹葉間透出一片蔚藍的天空。四下寂靜無聲，甚至無毒蛇在老遠的乾草上爬行的響聲都可以聽見。要知道在不久以前，迫擊砲彈還在我們頭上飛鳴，像颶風似的震得樹木鳴鳴響哩。

法西斯蒂過了很久才發覺了哨兵屍首。當他們開槍向我們射擊時，我們已進到林邊了。

伯琅越走越慢，脚步益加沉重起來。他靠着一棵黃色松樹站住，半合着眼，現着痛楚、難堪的神氣。

「伯琅，」沙烏爾第三次建議說，「我們編個臺牀擡着你吧。伯琅，這對於我們並不困難。」然而伯琅只是固執的皺皺眉頭。

我們躺在林中一小塊隙地上，稍微休息一下。由此向那爾奇克望去，好像是用望遠鏡倒轉頭來望去一樣：遠而清楚。沙烏爾兩掌托頤，目不轉睛地向那裏觀望。他緊皺着濃厚的眉毛，嘴閉得緊緊的，簡直像成年人一樣了。不用問，我就知道他是在想什麼：他所想的事情，也正是重重壓在我心靈上的事情：我們是自由了，避開了法西斯蒂，越走離他們越遠，可是艾特里……我一想起她那溫柔而憂鬱的眼睛，就覺得是如何抱歉呵！

「沙烏爾，」我低聲說，「我們將伯琅送到安全地方以後，再回到那爾奇克去吧。」他立刻轉過臉來：

「你真是會猜度我的心思嗎？」

「這是很簡單的，沙烏爾，我們答應過無論什麼時候也不拋棄她。」

伯琅依着石頭，也在望着那爾奇克城。很細心，很留神的看着，好像是研究似的。

「伯琅，」沙烏爾小心的問道，「我們還要走很久嗎？可是你不要以為我們是走累了，絕不是……」

但……」

「我們到天黑的時候就走到了。」他照舊注意地望着我們，補充道：「到了那裏，我跟康紹比留下，你們三個人再往前走。上大吉大利的路吧！」

「怎麼三個人？」沙烏爾莫明其妙的問道。「還有誰人和我們一塊？」

「艾特里，」伯琅鎮靜的答道。

「艾特……里？」

「是，艾特里，」伯琅仍舊鎮靜地重複道。「如果她在那裏的話，」他向那爾奇克一望，眼中冒着怒火，「那我就殺他們一百個哨兵。不過，她不會在那裏。她是在那裏，」他的頭向山嶺那方面一翹，「不然怎會這樣？」

我們一點也不明白。

盲人忽然作了個警告的手勢。但是我們除了通常沙沙的樹葉聲外，什麼也沒有聽見。

「有人來了，」盲人小聲說。

「很多麼？」伯琅小聲問，並把自動槍拿近手邊。

「一個人在前頭，後邊跟着許多人。」

「是下山還是上山？」

盲人又細聽了一下。

『是下山。』

『是自家人，』伯琅鎮靜而有把握的說着，便慢慢站了起來。

我們站着，屏息傾聽。四下仍然寂靜無聲。只有沙沙的樹葉聲。盲人也許聽錯了吧？不是，他笑謎謎的連連點頭，像是給走路人打拍子一樣。

在很近的地方有鴿鳩的鳴聲。

『四個，』伯琅數着說，滿意的微笑了，『前頭的人已看見我們，我們沒有看見他。不過他不知道我們是誰。康紹比，你告訴他才對。』

盲人仰起臉來。打了個口哨：一陣像摔碎玻璃的聲音傳遍了樹林。

只聽得有乾枝葉的沙響聲。頃刻之間從山胡桃叢中鑽出了一個小人，穿着卡巴丁人的服裝，寬帽頂，藍汗衫都褪了色，手中提着個籃子。

『阿斯哈特！……』沙烏爾歡呼着向自己的朋友跑去了。

從山上一下來的武裝的人們都歡天喜地的圍着伯琅。有些人是徹爾克斯裝束，戴的是高加索帽子，另一些人穿着紅軍服裝，第三部份穿着棉襖。有人佩着鑲銀邊的古劍，又帶着新式的自動槍，看來真是稀奇古怪。我雖然不懂他們的話，但已看出他們都是驚喜萬分的：他們本來是下山往大村去搭救伯琅

的，而伯琅卻已迎上來了。

『朋友們，』當人們都到了林中隙地上，站在伯琅周圍時，他興奮的說。『你們看，這就是我們隊伍的第一個勝利品，』他舉着自動槍說。『帶着這個武器來到我國領土上的那個狼心狗肺的人已經流完血了。讓遭受侵略者蹂躪的我國土地上熊熊的炬火燃起來吧！』

『讓炬火燃起來吧！……讓炬火燃起來吧！……』游擊隊員舉着自動槍喊。

伯琅四下一望，望見了沙烏爾和我，向我們使個眼色——叫到他跟前去。我倆便站在他的兩旁。

『請看這兩個孩子，他倆不惜自己的年青生命，救出了我這個老命。我們爲了保護我們孩子的生命，當然也不吝惜自己的鮮血！要讓他們將來的生活像這天空一樣蔚藍！』

『像這天空一樣蔚藍！……』游擊隊員應聲喊道，並且給我們鼓掌祝賀。

我跟沙烏爾窘促萬分，一聲不響，只是站着不動。實在，我們能說什麼話呢！

過了幾分鐘，隊伍上路了。上山裏去。不管伯琅如何拒絕，終於還是用搥牀擡着他走了。

沙烏爾、阿斯哈特和我都走在後邊。

『你可講講吧；』沙烏爾催促阿斯哈特說。『一點也不要遺漏，講吧？』

『爲什麼要遺漏，』阿斯哈特鎮靜答道，『我把一切經過都要講出來。當時有人敲窗戶，我出去一望，只見她靠牆站着，一手按着胸脯，唵吐唵吐的發喘。面色比牛奶還白。她一看見我，就馬上說

道：「比喬，你好！請你趕緊告訴……」

「比喬！」「沙烏爾叫道。「當然就是她了？她也叫過我「比喬」，可是我已經告訴她：「我是沙烏爾，不是比喬」，從此以後她就叫我沙烏爾了。」

阿斯哈特莫明其妙的望着沙烏爾：

「「比喬」就是「男小孩」的意思。這是喬治亞話，你懂嗎？」

「她接着說：「比喬，你好！請你趕快告訴我，淑瑪在什麼地方住。」我說：「你問的真可笑。難道叫淑瑪的只有一個不成？村子裏家家都有叫淑瑪的」。「不是，——她說，——比喬，我是問伯琅的外孫女。請領我到她家裏去。」我說：「你找淑瑪幹什麼？你是個大女孩子，淑瑪是個小女孩子。難道你們會玩到一塊麼？大女孩找大女孩玩，小女孩找小女孩玩。你現在卻要找小女孩，真是……。」她生氣了，說我老愛瞎扯，不能同我辦正經事情。其實我是故意說得那麼長，因為我很想多看她一會。現在他這麼一說，我也生氣了，只好領她到蘇拉家去。我們走得很快，簡直像飛一樣，因為她總是央求：快些！……快些！……所以我也顧不得看她，只是跑。我們剛一跑到蘇拉家裏，小姑娘就喊道：「趕快把淑瑪藏起來！法西斯蒂就要來了。他們要當着伯琅面前來折磨淑瑪，強迫伯琅說出藍石的祕密來……」她剛說到這裏就忽地倒下了。她是從那爾奇克一氣跑到這裏來的，而且跑的很快，累壞了。蘇拉抱起淑瑪，我抱起這個快腿的小姑娘，就往樹林跑去。快到林邊時，我說：「你們在這裏等我一會，我回去一

下。」

「村中站着一輛法西斯汽車，法西斯軍官向大衆詢問汽車上躺着的那個人的外孫女——淑瑪在什麼地方（在汽車上躺着的那個人原來就是伯琅）。誰也沒有回答，大家只望着伯琅落淚。我這時開口了：「蘇拉帶着淑瑪到尼什涅·巴克桑去了。」於是法西斯蒂就馬上動身往尼什涅·巴克桑馳去。他們本想把伯琅也帶去，但伯琅頭上流血不止，因此就把他鎖在蘇拉家裏了。我回到樹林裏，將她們三人帶到山裏……我就是這麼個「老愛瞎扯的」！」

「有一點不明白，」我說，「她怎麼跑得比汽車還快，竟先跑到了村莊上呢？」

阿斯哈特像看怪物似的望了我一眼。

「難道她真是小女孩子？不是的，她是風，是電。她還能趕上飛機哩。」

自從我們站在自己小屋跟前，絕望的注視着夕陽時起到現在才過了一晝夜。當時四下的陰沈黑暗，使我們覺得天邊落日的紅光也成爲一種凶兆了。可是現在我們又看見太陽照耀着水晶般的山峯。難道我們生活有過比此刻更幸福的時刻麼！只見艾特里在粉紅的光芒下，轉如飛燕，從高坡上向我們撲來。她那始終帶着淒涼神情的眼睛，現在卻放着快樂的光芒，忽然兩手向前一伸。我不知她是想擁抱誰，大概是伯琅吧。可是誰能阻止我們每人的隨心所思呢？

我們在游擊隊中住了三天，生活真如森林故事一般：飲泉水，食山雞，野豬。睡在露天地，只鋪着一些松枝。傍晚時分，上完軍事課後，游擊隊員聚集在一塊，盲人吹起自己的角笛，沙烏爾與阿斯哈特就隨着勻稱的拍掌聲舞蹈起來。有時跳得輕輕飄飄，有時跳得極快，像旋風一般，刮得腳下的松針也飛旋起來。

當然，我們很想留在隊伍裏。我們曾經幾次請求伯琅不要把我们送走，我們援引阿斯哈特爲例子，他比我們不過大五六歲，就能在隊伍中擔任偵察，我們又露出自己臂上的筋肉給他看。然而伯琅每次都說，事情多得很，足夠我們一生作的，這裏沒有我們也可以辦到。

伯琅很快就恢復了健康：除艾特里和蘇拉二人服侍他以外，還有小淑瑪也服侍他，這對於他是最好不過的良藥。

我們上路的一天到來了。

清早。太陽剛出來，照得遠遠的雪峯變成了金色。金紅的彩雲，盪漾於山峯上空。已準備好上路的我們，坐在一塊由太陽照得發出粉紅色的岩石上，等待伯琅到來。這時依布拉吉木兩手扶着一條長棍，背彎彎的站在我們面前。他是個老牧童，風吹日曬的面龐，現得十分乾燥。他已將蘇拉和小淑瑪送往遠方鄉村，昨天才轉回來，今天又要沿着人們不知的小徑把我们送到「大地」上去。

隊伍跟我們同時出發，只是所去方向與我們的相反。這是它的初次戰鬪行軍。帶領隊伍的是伯琅。

我們與伯琅分別是很難過的，好歹有艾特里和我們一塊，還可寬心，並且我們所去的地方是我和沙烏爾久已想望的那個日光普照的艾特里家鄉，因此悲傷的別離與新相會的期待心情混成一片了。

傳來了沙沙的脚步聲。我們回頭一望，只見我們的朋友，腰間扎着高加索式的小皮帶，齊整灑脫，有點像童年的神氣，他從岩石後向我們走來。他的態度依然像從前的一樣，只是兩眼沒有含着喜悅神情，難過地注視着。

他背着什麼東西？莫非是小木箱嗎？真的是小木箱，就是他那個古老的綠木箱哩！

伯琅走到我們跟前，兩臂一伸把我們三人一齊抱住了。後來坐在我們中間，大家都默默無語。半晌方聽到他的啞啞而動人的聲音，這種聲音就永遠印在我的腦海裏，他說：

「我的小朋友們，照例說：相逢就是將來別離的先聲。你們不要難過，只要保存着這種愉快的情感就行了。」

他不慌不忙的從肩上摘下大小木箱來，放在自己腿上，說道：

「……拿去作爲我們相逢和友誼的紀念吧。木箱中並沒有造就幸福生活的藍色石頭。這只是童話。但每個童話都有一種道理。這種道理就在於……人人都想過幸福生活，他們就會親手去創造幸福。在這小綠木箱裏究竟有什麼東西呢？僅僅只有那幫助人們勞動的小小助手。我用這些助手給人們創造了許多

快樂，所以人們說我是過的藍色生活。我對於自己的每個助手都講出它的全部歷史：我怎樣幻想，怎樣探尋，以及最後怎樣在大商店的玻璃櫃裏或市場的碎鐵堆上找着了它們。當我們在一塊給小孩們建築小城時，我看見了你們還不熟練的手握着這些助手，是多麼愛惜呵。我的小朋友，法西斯瘋狗在我們領土上已踐踏了多少藍色鮮花，毀壞了多少華麗的城市！不過，這些瘋狗一定會遭滅亡，而人們一定會按照自己的道路走向幸福生活。他們將在廢墟上建設起更華麗的新城市，培植出更美麗的鮮花。現在我忙於別種事情，我只有把自己這些忠實助手交給你們了！我們手拿自動槍本是不習慣的，但不這樣作就不能獲得幸福。」

他的眼又炯炯的射出青年快樂的光芒，站起來，把我們每人緊緊擁抱了一下，說道：

「好，祝你們一路平安！」

他輕快地隱沒到茂密的森林中，這時那裏已經傳來了游擊員隱約的喧嘩聲，接着就是口令，最後什麼也聽不見了。

我們的眼睛昏昏沈沈，拿着小綠木箱，上路了。

我們誰都願意攜帶小木箱，只好用輪流辦法，替換着拿。

攜着小木箱，就如同是拿着寶貴的禮物，神聖的遺囑一樣……

（選自蘇聯文藝二十期：逸塵譯）

卡達耶夫小傳

卡達耶夫，於一八九七年出生在奧得賽，他在幼年的時候便開始寫作。他當過軍隊裏的砲兵，做過新聞記者。他的作品很多，其中如時間前進呀！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與團的兒子等是我們最熟悉的。團的兒子曾經榮獲一九四五年史大林文藝獎金，為蘇聯的廣大的孩子們所愛讀的一本兒童文學。全書是描寫在蘇聯反法西斯的軍隊中一個小兵——凡尼亞·松采夫的生活。蘇聯的反法西斯戰爭是悲慘而壯烈的，凡尼亞·松采夫是遭遇過大戰苦難的孩子羣中的一個而已，他小小的經歷，是夠悲慘的。戰爭開始的幾天之內，他的父親就在前線死了。德寇佔領了他那村莊。他的母親不肯把她的母牛給德寇，就被德寇殺死。他的祖母和他的妹妹也餓死了，這樣就剩他一個人。後來，那村莊也被燒光了。他到處流浪，討飯

過日子。在沿路的一個什麼地方，他被德寇的憲兵抓了去，被押送到德寇的一個那麼可怕的兒童營。在營裏，當然啦，他得了疥瘡，癩癬和疹子，——幾乎送了命。



德寇。他那討飯袋裏的另一東西是一本初級讀本，破爛得不成個樣子了。我們問他，這是幹麼的？他說，為的不讓自己忘記了認字。這就是凡尼亞的樣子。他那時候還只是一個十二歲的孩子呢，可是他經過了流浪，而後加入了軍隊，擔任偵察，最後成爲一名小砲兵。這裏所選擇的，是記述凡尼亞正式成爲偵察兵後，直至他當了小砲兵的一段經過。我們讀了這一篇，更能相信：戰爭帶給孩子們的苦難雖多，然孩子們在苦難裏，也就成長得更堅強。一個似鋼一般個性的靈魂，是要經過不斷的考驗與磨練的。

可也拖過去了。後來，他逃出了那兒童營。他流浪了差不多兩年光景，躲在森林裏。他想越過戰線。那時候戰線離這裏還遠得很呢。他簡直發野了，他的頭髮就如同亂蓬蓬的馬鬃。也變得蠻橫了。十足的一頭小狼。他的討飯袋裏經常帶得有一支鋒利的長釘。他所找得到的武器，就是這樣的一種。而他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用這武器殺死一個

團的兒子——凡尼亞

卡達耶夫著

「喂，牧童（士兵們給凡尼亞的綽號），你的放浪生活現在可就要結束了。你是溜慣了的，今後可不成了。我們要把你做成正規的兵。」

這樣說著，上等兵畢登科把一大細的制服扔在牀上。他解開那緊緊地扣在上面的一根簇新的皮帶，各種東西就散了一牀，凡尼亞看見有新的短褲、新的有肩章的軍衣、新的內衣、綁腿、雜物袋、防毒面具、大衣、紅星帽章的軍帽，——而最出色的，是一雙馬靴。這是一雙出奇地小巧的馬靴，皮的靴底，手工十分精緻。

凡尼亞等候這一個時機已經很久了。他曾經做過夢。他曾經預想過這一切到手的快樂。但現在真正都到了手了，他又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好一會兒，他連氣都不敢出。

這一切的好到出奇的新東西，手工精緻的東西，這一切的財富，當真都屬於他了，——好像這是不可能的。

凡尼亞看着那件軍衣，不敢伸手摸一下。特別是那肩章上的小小的金屬徽型，他很想摸摸。他的手指朝那肩章動一下，但又馬上縮回，好像那些金屬徽型是燙手的。

他的睫毛閃動著，他輪流地望著畢登科的那些東西。

「這都是給我的麼？」終於他不好意思地問了。

「當然。」

「哎，畢登科叔叔，（俄國人的風俗，小孩子呼大人叫「叔叔」或「姑母」）請您說老實話罷。」

「我說的就是老實話。」

「憑著砲隊軍人的榮譽？」

「憑著砲隊軍人的榮譽。」

「而且憑著偵察兵的榮譽？」

「一定！」畢登科說，皺一下眉頭，忍住了笑。「我還代你簽了字去領來的。」

「呵呵呵！多麼大一堆東西！」

「這是裝備呀，」畢登科嚴肅地說。「全是按照規定的，不多給，也不會少。」

直到此刻，他聽得了這些魔術一般的字眼，「領取，」「裝備，」而特別是「按照規定，」凡尼亞

這才終於認定了這一切都不是做夢。這些東西果真全是他的，他一個人的。

他開始檢視這些東西，先擱在一邊，然後不慌不忙，做買賣似的，逐一拏到亮處仔細地看著。末了把最後一件都檢視過而且欣賞過了，凡尼亞說：

「我可以穿上我的制服麼？」

畢登科搖著頭，笑了。

「哎，你真性急，就要穿起來了。你看中了牠們罷。不行，不行，孩子，首先我們得帶你去洗個澡，我們一定要剪掉你這一頭茅草，然後我們動手把你裝扮成一個小兵。」

凡尼亞沈重地嘆口氣，但不說話。爲的他一心想要穿上制服變成一個兵，他不敢反抗他的上級了；他早已模模糊糊感覺到軍紀的意義，雖然還沒完全瞭解。他已經懂得無條件的服從。他已經從經驗中懂得，自作主張是怎樣一個意義，而且又將引起怎樣的結果。他想起了他如何自作主張畫他那地圖，因而連累到畢登科和高爾布諾夫，給他們多少麻煩，害他們如何耽心，——現在想起來，他還覺得慚愧。爲了找尋他，高爾布諾夫曾經埋伏在那個德軍「司令部樹林」內兩天兩夜，時時刻刻有被捕或者丟了性命的危險。

這一切，凡尼亞都已經知道了。然而他不知道的還多得很呢。他不知道高爾布諾夫曾經下了決心，如果找不到他，便不歸隊。因爲高爾布諾夫帶凡尼亞出去是並沒得到准許的，他覺得他應當對司令官負責。凡尼亞也不知道當畢登科回去（把他失蹤的事情）報告了葉拉吉耶夫上尉的時候，上尉大生其氣，

聲言要把西達克中尉交付軍事法庭，而且派了五人一組的偵察兵立刻出發去搜索他呢。幸而那一天軍事上有了新的進展，而凡尼亞也出現了，這才把這件事告了個結束。

這一回，德軍的陣線被打開了一百多公尺長的一道缺口。第一天的戰鬥中，我們的部隊前進了三十公里多，不給德寇一個喘息和整理殘部的機會。因為這緣故，在這天的黃昏，那「司令部樹林」——地圖上和情報上都是這樣稱呼的，早已落在後面，而同時我們的部隊還在追擊，狂風暴雨似的掃蕩那潰退的敵人。於是結果是，高爾布諾夫打算留著給自己一夥用的那間地下室就沒有用過。

然而凡尼亞還是到這可恨的地方去看過

一次。德寇逃的那麼匆忙，什麼都不會帶走。甚至那頂掛在牆上的黑布帽子也仍然在那裏。凡尼亞拿了他的布袋（也是掛在那裏的，）又拿了他的羅盤和初級讀本，——這仍然攤開在原來的那一頁，有插畫



“我可以穿上我的制服麼？”

畢登科搖著頭，笑了。

“呸，你真性急，就要穿起來了。”

和文字，「我們不是奴隸，奴隸非是我們，」書頁上濺著血污，已經乾了。

攻勢發展得很快。後勤部遠遠落在後面。因為這緣故，隔了很多日子，凡尼亞的服裝這才領到；另一原因是不得不把服裝修改，以適合凡尼亞的身材，而這在經常移動和忙亂的場合，實在是不可能的。雖則如此，偵察兵們還是使盡了手段發見一位好裁縫，一位好靴匠，而尤其重要的，是一位帶得有推剪的好理髮師。

善於持家的高爾布諾夫是決不待慢客人的。罐頭豬肉，一百支捲煙，很大一堆糖塊，還有一瓶空軍用的上好燒酒，統統拿出來幫助三位師父把手工做好。偵察兵們都以上賓之禮款待那位裁縫、靴匠和理髮師，——這三位是他們在警衛軍迫擊隊裏找來的，他們一見如故，好像是老朋友，是最親近的親戚，不吝惜請他們喫，請他們喝。結果是凡尼亞的服裝在可能的最快時間內完成了，而且得到了偵察兵們全體一致的喝采。這是如此的小巧而稱身，跟手套那樣緊湊，無懈可擊。甚至鄰近的地下室的兵士們都來看凡尼亞的靴子。

現在剩下來的事情惟有洗澡和理髮了。

澡堂是設在一個地下室內，水已經燒熱，大家都在等候那位帶着推剪的理髮師。終於他上場了。高爾布諾夫恭恭敬敬陪著進來。

理髮師打開了他那包著理髮器具的毛巾，一件一件整整齊齊都擺在一張空牀上；把毛巾圍在凡尼亞

的頸項間。

「好久沒有洗澡了罷？」理髮師三句不離本行地問著凡尼亞。

「四一年以後就沒有洗過，」凡尼亞回答。

「也還不算太長久，」格拉司說。

大家都陪著笑。大家都早已知道，格拉司在他這一行中是頗有地位的，是一位真不二價的名手，因而他之光臨就是大大的榮幸。

「先喝一點呢，還是做完了再喝？」高爾布諾夫問，把一瓶酒，一個有柄的洋鐵杯子，兩大片黑麵包，一罐已經開了罐的豬肉，都擺在那張空牀上。

「在戰前，我們家鄉布勃里司克的聰明人是完了工這才喝的，」理髮師用了憂悒的腔調說。「現在，我們給這位年青人怎樣辦呢？」他問，用兩根手指從凡尼亞腦後抄起他的頭髮來。

「給這孩子的頭髮剪一剪哪，」畢登科說，用了一個女人的哀懇的聲調，又愛憐地瞥了凡尼亞一眼。

「那是不用說的，」格拉司說，「可是問題是，怎樣剪？有推光，有平頭，有兩邊翦光而頭頂留短短的一撮，又有前面留一絡的。」

「前面留一絡罷，」凡尼亞說。

「爲什麼單要前面留一絡呢？」

「我見過一個孩子，一個警衛軍的騎兵，伍長伏士納森斯基，是這樣前面留一綹的。很好看。」
「我認識他。那是我的手藝，」理髮師說。

「不，前面留一綹的式樣是跟礮兵不相宜的，」畢登科嚴厲地說。「對於一個騎兵，那是合式。但是對於一個礮兵，那就不合式。一個礮兵應當剪個光光頭。像一個檯球。」

「不然，我就不是那樣的意見，」高爾布諾夫說，「光光頭對於步兵這才更合式。一點也配不上礮兵。像檯球那麼一個光光頭，這算是那一門的戰爭之神？（戰神指礮隊——譯者註）一個礮兵還是剪個兩邊光比較合式。這才是正確得多了。」

「兩邊光，那是空軍的，」屋角有人加以糾正說。

「是空軍的麼？也許你是對的。哦，那麼，就來一個平頭罷。」

「那又太像一個坦克手了。」

「你說的不錯，我們的凡尼亞已經和裝甲車太相像了。那是不妙的。我們必須把他的頭髮剪成爲一看就知道他是個礮兵才對。」

許多時候，這整整的一羣從各方面討論著凡尼亞的剪髮式樣的問題，而那理髮師很有耐心地等候著。最後，看到沒有人知道所謂礮兵式的頭髮應當是怎樣剪的，格拉司這才謙虛地微微一笑說道：

「很好。那麼我就照我想來是最好的式樣動手剪罷。孩子，頭低下些。」

一邊說，一邊他從胸前左上側的衣袋內拏出一個鋁質的梳子來。

「可是要留著前面的一縷呀，」凡尼亞哀求似的說。

「而且鬚角上要有適當的斜度，」高爾布諾夫補一句。

「不用耽憂，」理髮師說，於是高舉在他手裏的剪刀就唱起牠自己的歌來了。凡尼亞的亂蓬蓬的頭髮開始落在毛巾上了。

格拉司確是理髮這一行中的藝術家，這是大家都知道。但這一回，他又創造了空前的成績。他的剪刀忽左忽右，忽前忽後，他表演了一切可能的優美姿勢。工具在他手裏換來換去，疾如閃電，巧妙如變把戲，一會兒是剪刀在飛舞而朗聲歌唱，一會兒可是推剪在嗞嗞地哼，又一會兒則是雪亮的剃刀在髮邊閃過。

而當亂髮在毛巾上漸積漸多的時候，那孩子的頭也在神妙地刻刻變化。

凡尼亞一會兒躲躲閃閃扭動著身子，一會兒吃吃地傻笑，當那些長久和他無緣的理髮工具接觸了他那怪樣地變得光光的腦袋的時候。偵察兵們也在笑，當他們看見這牧童竟在親眼目睹之下變成了真正一個小兵。

凡尼亞的尖耳朵從頭髮下邊翹然出現了，這耳朵看來像是大了一點，他的頸項可實在太細，不過他的前額既闊而又圓，又方正，——兩道好的軍人的眉毛，留著一簇前面的頭髮，小巧而精緻。當真是再

好也沒有的式樣。理應如此的式樣。這前面的一簇，不是飛揚的騎兵式，而確是沈著謙虛的砲兵式。

「哦，孩子們，就是這樣！」高爾布諾夫快活地叫著。「這可把我們這牧童的茅草頂揭掉了。」

凡尼亞巴不得立刻照鏡子看看自己，可是那理髮師，就跟所有真正的藝術家一樣，對於作品的細節絕不馬虎，繼續在精心推敲，費了好多時間，完成那藝術品的最後的加工。終於，他用刷子在凡尼亞頭上掃了一遍，並且給噴了香水。凡尼亞猝不及防，來不及閉上眼睛；香水的刺激，使得他眼淚直淌。

「完成了，」理髮師說，拿去了凡尼亞肩頭的毛巾。「現在你可以自己鑑賞一下了。」

凡尼亞睜開眼，看見一面小鏡子，鏡背黏著糊牆用的花紙；在鏡中，一個不認識的可又異常面熟的孩子在對他看著，——這孩子是圓頭，大耳，閃著喜氣洋洋的藍眼睛，前額留著亞麻色的小小的一簇頭髮。他舉起他那冰冷的手掌在火熱的頭上摸了一下，手和頭都癢癢的怪舒服。

「一絡前髮，」他高興地低聲說，用手指去摸摸那絲一樣光滑的一簇。

「不是一絡，是十簇，」畢登科堅持地說。

「那麼，就是一簇，」凡尼亞順和著，溫柔地笑了笑。

「哦，現在，孩子，去洗澡罷！」

凡尼亞穿上他的新制服出現在偵察兵們的地下室了，這真像個凱旋儀式。但在偵察兵們還沒當真考

查他們這兒子以前，葉拉吉耶夫上尉進來了。他用很快而又周密的一瞥，朝這孩子打量一遍，顯然他是滿意的，因為他並沒一句話的指摘。

葉拉吉耶夫上尉祇見過凡尼亞一次，祇這一次和凡尼亞說話過；但是凡尼亞有那種可喜的本領，能叫人家一見就喜歡他。可實在有一股吸引人的力量呢，這一個穿得破破爛爛的鄉下牧童，肩頭晃宕著那粗布口袋，一頭亂髮像茅屋的頂，兩隻藍眼睛澄澈異常。

跟那些兵士一樣，葉拉吉耶夫上尉也是一見之下就給凡尼亞迷住了的。不過，偵察兵們喜歡凡尼亞的方式是嘻嘻哈哈，甚至有點無思無慮，他們戲呼凡尼亞為兒子，而事實上他不過是他們的一個小弟弟，——一個調皮的好玩的娃兒，足以調劑軍營生活的枯燥而已。至於在上尉這方面可就不同了，上尉動了深摯的感情了。凡尼亞觸到了上尉的還沒收口的傷疤。

當他准許偵察兵們留下凡尼亞的時候，上尉並不就此忘記了這個小孩子。每天，當西達克中尉來作報告時，葉拉吉耶夫上尉一定要問起這孩子。他常常想到他，而在他心中，凡尼亞和他自己的戴著水手帽的兒子是有某種聯系的，——他這兒子如果不死，現在該有七歲了。

那麼，凡尼亞和上尉的已故的兒子是有相像之處罷？一點也沒有。極小的相像之處都沒有，——相貌不像，年齡也不同，至於性格方面，更不必說了。上尉那已故的兒子年紀太小，還看不出他是什麼性

格，而凡尼亞則已經發展到差不多和成年人一樣具有了獨立的性格。但這相像不相像的問題是無關重要的。重要的是葉拉吉耶夫上尉對於他那已故的兒子的深切不移而永不減退的愛心。兒子死去許多時候了，但父親的愛依然是一股活力。

當葉拉吉耶夫上尉接到報告說凡尼亞參加了畢登科他們的出發到敵人陣地的偵察工作，當他知道了敵人「司令部樹林」所發生的事情，他勃然震怒了。那時候，他這才明白這一個臉上有雀斑的陌生孩子和他是怎樣地痛癢相關了。他曾經准許這孩子跟偵察兵們住在一處，他可不曾說過要派他出去偵察呀。要不是後來一切都還順利，那麼西達克中尉怕就要受到難堪了。

從那時起，葉拉吉耶夫上尉就決定一遇適當的時機他就要把照料那孩子的事情親自來辦理。

憑著那些常常表示著司令官所在地的許多小小記號，凡尼亞照常不向偵察兵們打聽就很快地找著了葉拉吉耶夫上尉的地下室。他穿著他那雙不習慣的靴底略覺彎些的新馬靴，跌跌絆絆地走下那司令部地下室前面的向下傾斜的臺級。他也有每一受到司令官召見的士兵所感得的那種情緒，——驚疑不定之中又有興奮和拘束。葉拉吉耶夫上尉這時隨隨便便地坐在行軍牀上，牀面鋪著一條粗毛氈。他沒有穿馬靴，制服也沒有扣好，露出了藍色法蘭絨的襯衣。他的牀和偵察兵們的牀唯一不同之點，是他有一個枕頭和乾淨的枕套，那是新換上的。

沒有穿大衣，也沒戴帽子，祇穿了他那佩著好幾道橡皮絞帶的制服，鬚角微見白髮，凡尼亞覺得上

尉是比他第一次看見時好像老了一點。

「日安，叔叔，」孩子說，舉起兩手除下自己的帽子。

葉拉吉耶夫上尉朝他看著，眼圍四周布滿了細皺紋的眼睛稍稍眯緊一點。驟然之間，他竟不認識面前這個瘦長而實在相當高的孩子兵就是那牧童凡尼亞，——馬靴使得凡尼亞高這麼一寸光景，——強壯的圓頭，昂然伸出於新大衣的闊領之上，肩章和領章，交映生輝。

「日安，叔叔，」凡尼亞再說一遍，他的喜氣洋洋的藍眼睛灼灼有光，好像是在邀請司令官注意他的服裝。然而葉拉吉耶夫上尉仍不作聲，凡尼亞於是小心地在上尉身邊的一口箱子上坐下，拉高他那馬靴的靴筒子，手捧著軍帽擱在膝蓋上。

「你是什麼人？」上尉終於冷冷地發問，語調帶點驚訝的意味。不會有別的問題能使凡尼亞更加高興。

「怎麼，是我呀，凡尼亞，牧童，」他說，張開嘴放聲笑了起來。「那麼您認不得是我了麼？」可是出乎凡尼亞意料之外，上尉並不微笑。他的臉色反而變得更冷峻了。

「凡尼亞麼？」上尉也重複念一遍，他的眼睛眯得更細。「牧童麼？」

「嗯。」

「那麼你穿的是什麼服裝？你肩上的是什麼？」

凡尼亞稍稍有點不自在了。

「那是肩章，」他遲疑地說。

「爲什麼？」

「按照規定。」

「啊，按照規定。那麼，爲什麼？」

「這是每個兵都一律的，」凡尼亞說，驚訝著上尉的糊塗。

「每個兵。那麼你是一個兵麼？」

「當然是呀！」凡尼亞自負地說，「這還是有命令的。今天我領到了制服等等。全是新的。真漂亮！」

「我看不到。」

「怎麼你看不到呢，叔叔？在這兒，這是制服、馬靴、大衣、肩章，——看那上面的徽型。看見了罷？」

「我看見級章上邊的徽型，可是我看不到那個兵。」

「可是我，我就是那個兵，」凡尼亞低聲說，傻相地微笑着，上尉那種冷冷的口氣使得他茫然失措了。

「不，我的朋友，你不是兵。」

葉拉吉耶夫上尉喟然說，他的臉色突然變得嚴厲了。他把手裏的歷史雜誌扔在桌上，用鉛筆在書頁上作個記號，就很嚴峻地說，一字一句都幾乎是用呵責的調子說出來的：

「你這就不是一個兵見他的長官的禮節，站起來！」

凡尼亞跳了起來，拍的一下立了個正，一動也不敢動了。

「出去！再進來！」

凡尼亞到這時候這才悟到因為那身服裝而得意忘形，簡直把什麼都忘記了——連自己是何等樣的人，此時是在什麼地方，統統都忘記了。他趕快戴上帽子，跑了出去，挺直了身子，再進那地下室，但這一回和上一回是完全不同了，他開正步走著，拍的一聲靴跟碰靴跟立正，舉手到帽沿；又味的放下。

「准許我進來麼？」他喊著，提高了他的小嗓子，自己覺得頗為糾糾然有軍人的風度了。

「進來。」

「上尉同志，紅軍士兵松采夫奉命進見。」

「這才是另一回事了，」葉拉吉耶夫上尉說，有一點笑意在他眼睛裏了，「日安，紅軍士兵松采夫。」

「祝您健康，上尉同志！」凡尼亞雄糾糾地回答。

葉拉吉耶夫上尉不再隱藏他的快樂而和善的笑容了。

「這就有種！」他說，用了這一句前方很流行的口頭禪，那也是凡尼亞常常聽得高爾布諾夫，畢登科和其他的偵察兵們用來品評他的。「現在我看到你是一個兵了，凡育西卡，坐下來談。蘇蒲來夫，茶弄好了沒有？」上尉喊著。

「是，閣下，弄好了，」蘇蒲來夫說，提著一把熱氣騰騰的大壺進來了。

「倒茶呀，兩杯。一杯給我，一杯給這位紅軍士兵松采夫。要不然，他會覺得我的生活比偵察兵們壞些了。噯，蘇蒲來夫？」

「那全看您是怎樣一個看法，」蘇蒲來夫說，口氣之中他是十分贊同上尉的意見，認為那些偵察兵之為人固然再好沒有，但是太喜歡誇耀他們的好客和慷慨。

蘇蒲來夫把兩隻裝著銀托子的玻璃杯擺在桌上，斟出濃郁的紅茶來，這茶的顏色跟琥珀一樣好看。凡尼亞這才明白了怎樣才是真正的富麗和奢華。至於糖呢，的確不是成塊的，而是砂糖，但蘇蒲來夫卻用玻璃碟子盛著。沒有豬肉，也沒有番薯，可是葉拉吉耶夫上尉拿出一盒最好的莫斯科餅乾和一塊好的朱古力糖放在桌上，凡尼亞一見這兩樣東西就快樂得目瞪口呆了。

上尉笑嘻嘻地看著凡尼亞。

「喂，牧童，告訴我那一邊好些——這裏呢，還是偵察兵那裏？」

凡尼亞覺得是這裏好，然而他不願意說偵察兵們的壞話，或是有任何損害他們的名譽的表示，尤其

是在他們背後他不願意這樣做。

「您這兒是富足的，上尉同志。」

「你是個聰明的孩子，凡尼亞。不願意降低你自己的人。對不對，噯，蘇蒲來夫！不肯減他自己人的威風罷？」

「對，閣下。難道一個兵肯減自己人的威風麼？」

「哦，好啦，蘇蒲來夫，現在沒有你的事了。紅軍士兵松采夫和我有一番談話。噯，凡尼亞，就是這樣，葉拉吉耶夫上尉說，當蘇蒲來夫已經退出。「問題是，我替你打算做什麼？」

凡尼亞不禁喫了一驚。也許上尉又打算送他到後方去罷。他跳起來，立正了對上尉說：

「請饒恕我，上尉同志。下次再也不敢了。憑戰隊的榮譽我起誓。」

「什麼事情再也不敢了？」

「就是進來不照規矩。」

「哦，孩子，我必須說，你剛才進來的時候很有些做得不對。實在這就是不懂禮節。不過這是可以補救的。你可以學習。你是一個有出息的孩子。可是幹麼你還站著？坐下。我現在不是以長官身份對你說話，我們是私人談話。」

凡尼亞坐下了。

「喂，剛才我說：我替你打算做什麼？你年紀還小，這是事實，但小雖小，你已經長成爲一個獨立的人了。你的生活正在開始，正是不應該走錯一步路的時期。噯？」

葉拉吉耶夫上尉嚴厲中帶慈愛看著這孩子，好像要看到他心的深處。眼前這一個孩子兵，大衣的粗糙領子摩擦他那張像女孩子的細頸子的，跟那天在團司令部外攔住他告狀的那個蓬頭赤脚的牧童，多麼不相同呵。短短時期內，他完全變了樣了！是不是他的內心也同樣完全起了變化呢？是不是從那時起他的精神就變得更堅強，變得更大人些呢？是不是已經準備著擔當未來的一切考驗呢？

凡尼亞覺得，現在——此時此際，他的命運就要決定了。他異常嚴肅，甚至他那光滑而稚氣的前額都布滿了皺紋，像一個成年的士兵那樣了。如果這當兒他讓那些偵察兵們看見了，他們決不會相信這就是那嘻嘻哈哈而調皮的牧童。他們從沒見過他是這樣的。也許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有這樣的神氣，有這樣的感覺。

這不但是葉拉吉耶夫上尉的一番簡短而認真的話對他發生了如此的影響，甚至也不但是上尉那種又嚴厲又慈和的眼光（這是從一雙布滿著細皺紋而頗有倦態的眼睛發出來的，）對他發生了如此的影響，這乃是上尉的深摯的父愛，感動了凡尼亞那小小的長期孤獨而空虛的心了。他曾經如何迫切需要這樣的愛，如何渴望得到這樣的愛，雖然他曾不自知他所需要的到底是什麼！

好多時候兩人都說話——司令官和凡尼亞，兩人都固結在同一的偉大的奔騰沖激的情緒中。

「喂，怎樣，凡尼亞？嚟？」終於是上尉開口了。

「聽您的吩咐，凡尼亞柔聲說，低下了眼皮。

「我發命令是不難的。但是我要知道你自己決心要怎樣？」

「還有什麼要決定呢？我早已有過決定。」

「那麼你的決定是什麼？」

「在您手下當一名砲兵。」

「這是個嚴重的問題呀。這是應當問問你的父母得他們同意的事情。不過我想來你已經沒有父母了，你有沒有呢？」

「沒有。父母都沒有了，我是孤兒。德國人把我的親人統統都殺掉了。我一個親人也沒有了。」

「看起來你一向就靠自己一個頭了，是不是？」

「是，上尉同志。」

「我也是一樣，葉拉吉耶夫上尉說，慘然微笑，這連他自己也覺得出乎意外，但是他立刻振作起來，開玩笑地又補一句道：「兩個頭總比一個頭好罷，嚟，牧童？」

上尉皺著眉頭，默默坐在那裏，想了好一會，大拇指撥弄著他那短鬍鬚，這是他在採取重要決定之前常常有的姿勢。

「得啦，」他斷然地說，用手掌在桌邊輕輕拍了一下。「你出去做偵察工作還嫌年紀太小一點兒呢。」

於是凡尼亞的命運又一次來了個急遽的轉變，正如戰時常常會有的事。

（選自團的兒子：茅盾譯）

尼古拉·達廖基小傳

尼古拉·達廖基，他是蘇聯的青年作家。我們在讀完了前篇團的兒子——凡尼亞後，再看這篇微笑，書中的舒姆高·華爾卡，正如凡尼亞·松采夫似的，他們都是戰爭中的小孩子。華爾卡他冒着危險與他的同伴暗地裏去埋藏地雷，預備炸毀德軍的火車，後來他被抓去了，因此他受盡了法西斯毒刑的拷打，牙齒被「剝落，剝落」的一個一個的打落，一個年青的同伴也在他的眼前被毒打慘死了。但是他還是那麼鎮定地巧妙地逃過了法西斯的毒手，終於完成了他的任務。舒姆高·華爾卡和凡尼亞·松采夫，他們都不是一些虛構的人物，他們的玲瓏、聰慧、與機警，都充分地表現了每一個孩子所有的天稟與特質；在他們的性格上，沒有一點傷感與偽裝，他們都是那些從幼年的時候起便經歷了戰爭的錘鍊，然後靠了他們生而不可滅的倔強的生命的本性，走向了新生活路上的人。魯迅先生說過：「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過了滅亡的人們向前進。」只有這樣抱有鐵一般堅定的自信力，才可獲得成功。讀這篇微笑，我們除了看見一個緊張但又是那麼輕鬆的而且是對侵略者給與有力的回刺之故事外，它對我們還隱示着一個更深刻的意義。

微笑

尼古拉·達廖基著

我確是在這個村莊裏過夜的。早晨就走了。沒有一點可疑的地方。街上有德國兵通過，我讓開了路，但他們看也不看我。今年冬天裏有幾百個這樣背着包裹的女人，孩子，老頭在村路上步行着。

但是我在村邊遇見的那個人，卻站在街的盡頭，光景是監視我。他穿着黑色的精緻的外套，頭戴皮帽，身材矮矮的，顯得並不年青，但又像是年青。我在他的刺人的，懷疑的目光下走過，好像通過荆棘叢一樣，我想——停下來，但他連喊也沒有喊我。這是一個執拗子弟，留着小鬍子，畜生……

我走出村莊，在土丘背後從大路上轉向通樹林去的小路。爲什麼朝樹林裏走呢？因爲這兒上小村去最近。這就是一切了。不，還有。我在樅樹林邊遇見一個青年。他戴着遮耳帽，肩上也和我一樣背着布袋。很平常的青年，比我大一歲模樣，不會再多。祇是肩胛闊些，眉毛很濃，差點長到鼻樑上來。

我們吸吸煙，談了幾句話，——總共只有幾個字。於是，我離開他走了。

當後面響起槍聲時，我在小徑上已趕了不少路。一下，兩下，接着是一連串的自動槍射擊聲，忽疏忽密，但是我停也不停——德國人開槍何患無辭，這與我毫不相干，我仍舊走我的路，跑進樹林的深

處，槍聲也被松樹遮斷了。我走這條樹林小道，就因為它離小村近些。

可是我在樹林的出口處被捕了，我給汽車從另一條路帶回到砂村——昨天過夜的地方。押解的兵士數目不少：一共五個德國自動槍兵。

很明顯，德國人把我當做了重要的獵取物。我，一個孩子！但是我有波爾達華衛司令簽發的通行證，我是帶着雜貨去掉換麵包的。我可以確確實實證明自己的無辜。但是，當憲兵湧了五名之多，而且全都對你虎視眈眈的時候，這總是一件很麻煩的事。

司令部裏發出香水的氣味。脚下無聲地踏着柔軟的地毯，——毛織的，彩色的，我們烏克蘭製的地毯——不知誰家女兒的嫁粧。祇是，現在我的心思並不在地毯上，房間裏的這些軍官，兵士和那個蓄着小鬍子的傢伙（他是什麼人——市政長官，村長，還是警察？）都向我注視着，彷彿要用眼睛來槍斃人們似地。不過眼睛是嚇不倒我的。小鬍子向軍官點了點頭，走到我背後去。他好像對什麼感到很滿意。他在我背上尋到了什麼？是囚犯的號碼或是印記嗎？

年輕的，身材頹長的軍官很不願意離開火爐，他烘了好一會慢慢才步到書桌面前。

「叫什麼名字？」

「舒姆高·華爾卡」

「幾歲？」

「十五。」我是十六歲，但我減了一歲以備萬一。軍官不相信，眨了眨眼睛，「或者大些，」我聳聳肩說，「我是孤兒。」

「哥薩克……」

我回頭看，這是小鬍子在說話。

「不，我從波爾達華來的。」

我真是從波爾達華來的。但是我這麼自由，他卻忍不住了，向我狠狠地瞪了一眼。

「慢點，索古連科先生。」那軍官的眼睛像兩根電棒似地釘着我。「你在樹林裏幹什麼？」

我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如何過夜，如何離開村莊，如何在村中遇見不相識的青年人，如何獨自離去。軍官望着我，但並不聽我。他好像在想另外的事。他的眼睛是冷冷的，狡猾的。俄語說得很純粹。

「談些什麼話？」

「跟誰？」

「跟那不相識的青年。」

「吸了點烟，談談天氣。」

「天氣？沒有別的了？」

「沒有了。」

不知誰在背後啜泣，發着喧鬧的聲音。軍官做了一個命令安靜的手勢，興奮起來。他把我全身打量一遍，好像看得很滿意，他微笑了。

「再想不出什麼了？」

「好像沒有了。」

「那麼，讓我來講給你聽，這一切是怎樣的。」

於是軍官開始講了。這簡直使我呆若木鷄。他說，我早就認識了那青年人。是的，或許我和他是幼年時的朋友。他說，我們倆——是游擊隊員。我們被派來佈置進攻。因此，我們私藏着地雷。一種小型的，祕密裝置的，（軍官對我狡猾地閃了一眼），預備轟炸火車。我們用麵粉袋裝着地雷，挨次遞送。誰被派着送地雷，他就不在村中過夜，以避危險。並且還帶着手槍。今天正挨到那青年人，他在稻草堆裏過了一夜。今天早晨，索古連科先生發覺了他。我也被索古連科先生注意了。我們知道有人注意，恐怕被人追蹤。所以那青年命令我背着地雷，逃到樹林深處去，自己帶了手槍，留在林邊，想阻撓兵士的搜索，我一聽見槍聲，應該把地雷藏在樹林裏，我就照樣做了。

說完時，軍官顯得非常快活了。他離開書桌。拍拍我的肩。

「你看，我們什麼都知道。」他望望索古連科先生，那個也微微一笑，不過他的牙齒全蛀了，所以他總是把它們藏起來。

「喂，你怎麼不響呀？」

軍官的眼睛和善地，但警覺地注視着我。我說些什麼呢？我祇從肺裏吐出幾口氣來。

「很好，簡直是一個故事。不過這與我沒有關係，」我說，「我是去換……」

「够了，」軍官打斷我的話，他的臉顯得兇惡起來。「小東西，別裝腔了。你那同志已經承認，完全講出來了，幹嗎你還瞞着？」

同志已經承認了？不，不會的。我可不上當。我甚至有點惱怒了。他，衛戍司令，很明顯的把我當傻子看。

「這小伙子，他完全胡扯。」我覺得全身血液都湧到臉上來。

「我喚他來當面對質。」軍官威嚇道。

「請吧，我把他的狗臉都抓碎。」我氣得發抖。

軍官想了一想，改了聲調說：

「好，我們留下你的同志，他的命運已經註定了。但我們還有旁的證據。非常確實的證據。」司令稍停一下，對我凝視着。「你背後的布袋是你的？」

「我的。」

「索古連科先生，你可記得他走出村莊時，帶着什麼樣布袋？」

「完全記得。那是白色的，用藍條子的粗布縫起來的。」

「解下布袋。」

我解下了。

「藍色條紋在那兒？」

沒有藍色的條子。

「爲什麼在你同志的布袋上有藍條子？」

「他根本不是我的同志。」

「不管是不是，爲什麼那條子會跑到他的袋上去了？」

軍官從書桌裏拿出一個麵粉袋，和我的完全一樣，不過它上面有藍色的條子和暗紅的斑點。這是很不好的斑點。「血，」我想。

「你對這有什麼說的嗎？」

真的，我能說什麼呢？事情弄糟了。這是無疑的。

「我身上的袋是我的。」我堅決地說。

「哼，這真是孩子話。」軍官寬大地微笑了。「早上還有條子，現在難道褪了色嗎？我們不然就不跟你多談了，但我們想知道，你把地雷藏在什麼地方。我們願意好好地跟你解決這個問題。」

軍官轉過身去。他的臉色很煩悶。他想我是游擊隊員，我是去轟炸德國人的火車的，他好像並不惱怒這件事。他只遺憾，爲什麼在一切都很清楚的時候，我還要堅持不認。

「但是我沒有什麼地雷。我也不認識任何游擊隊員。我是去……」

軍官打斷了我：

「我已經聽見了，你到那兒去的。我們不在跟你玩捉迷藏；你要知道，或者你說出了地雷在什麼地方，那末，我——以一個德國軍官的話保證，——決不傷害你，否則……」

軍官沒有說出這「否則」後面是什麼。但一切都了然。我懇求道：

「我終不能用雪捏出一個地雷來。」

軍官用驚奇的目光把我從頭至腳細察一遍，好像他是第一次看見我。

「你，比我當初所想的狡猾得多。好，敬酒不吃，吃罰酒，我用別的办法對付你……」

軍官知道俄羅斯的諺語。他向一個上等兵做了一個手勢。

那上等兵是個子不高的青年，像一個體專的學生。他那淡淡的，混濁的眼睛裏似乎有什麼東西滯留着，凝固着。上等兵穿過了房間向我走來。我知道：他要打我了，我用手掩住面孔。但「體專學生」並不是白白戴着上等兵的肩章的：他左手剛在我眼前一揮，右手已經在我肚子上打了一拳。

我後來才回想起這一切是怎麼經過的。當時，我立刻失去了知覺。我坐在地板上，房間裏對於我是

沒有空氣了。人們在四週走動，談話，呼吸，可是我卻張大了嘴，坐在地上，一口氣也不能呼吸。直到艱難的第一口空氣鑽入胸裏，我才感到了疼痛。這種疼痛是我以前想像不出的。我好像吞下了火熾斗，它在我的胃裏又沉重又熱辣。

上等兵已站在我對面的牆邊，優雅地伸出一隻腳，聚精會神地撫摸着右手。

「滋味怎樣？」軍官問，「再來一對這樣的拳頭你可以吐血了。」

我不想抗辯司令的話。我完全同意這點。

「別發呆，講吧，地雷在什麼地方。」軍官和氣地說。

無論怎樣也不能改變德國人的成見。不論是誓言，是證據，是理由。任什麼也不能拯救我。他不相信我沒有地雷。絞繩已經套在我的肩上了。我感覺到這可咀咒的毛茸茸的繩索，我哭了。我自幼就愛哭。這時我啜泣起來。我低聲地哭泣，盡力抑制自己。司令走到我身邊，溫和地說：

「爲什麼哭呢？說吧，說出來這傢伙藏在那裏，我們就釋放你。」

我忍不住放聲大哭了。

我哭了沒有多久。軍官很熟悉俄國的俗語，他說：如果莫斯科也不相信眼淚，何況柏林……我靜默了，擦乾了眼淚。

「好啦，雨過天晴了。」司令官嘲笑我，並向索古連科瞧瞧。「坐下來，講……」

我默然。

「怎麼？」

「我什麼也不知道。」

「那你爲什麼哭呢？」

「因爲你完全不相信我……」

寂靜控制了四週，我們面對面地站着。我聽得見軍官的沉重呼吸。他失去了自制力。他憤怒地望着我，我用短促的瞥視回答他。

「請允許我。」

索古連科先生說話了。他走近來，緊咬着嘴唇。他的身材矮小，比我稍稍高一點。

「你這紅小鬼，也想學銀幕上的英雄嗎？老實招出來！不然我們就剝了你的皮。連舌頭都一起拉掉。小游擊鬼子！」他打我一巴掌。

這時房間裏又走進一個德國「老頭」，是一個臃腫的軍官，挺着圓肚子，架着夾鼻眼鏡。門旁的兵士全立正了。上等兵也舉手行禮。

「索古連科先生，我給你介紹，這是我的新助手。」

副司令伸出手來。索古連科迅速地，小心地握了一握。然後，司令就和助手談論起來。他講着我的

事。那德國人聽着，不時望望我，搔搔頭，擦擦眼鏡，又重新聽着。我注意到：他不論怎樣整理自己的皮帶，結果終是要從圓肚子上滑開。肚皮和皮帶之間好像進行着鬥爭似地。我猜想：他服役還不久。

司令對上等兵說了幾句話，那個就跑開了。

「我們馬上把這兩個人給我的助手看看。」司令說。

一個年輕人被帶進來了，如果不是遮耳帽，我簡直認不出他——被打得快死了。

「認得他嗎？」

青年把污穢的臉孔轉向我，用一隻眼睛望望：

「不……」

「看清楚點！」

青年又看我一次。

「好像遇見過。」

「遇見過！……腦筋這麼壞。」

青年默不作聲。他站着，跨開兩隻腳，好像害怕跌倒似地。看來，這青年對一切都不關心。

軍官轉身向我說：

「你看，兩小時以後我們就要吊死他了。我們也要吊死你，如果你不講出來。但是你會說的。爲什

麼笑？」

我戰慄着，我根本沒有想到過笑。但軍官看的不是我，是那個青年。真的，在他的破碎和紅腫的嘴唇上，顯現着一種類似微笑的表情。

「他會招出來的，這小東西，」青年說，他用無限輕視的目光看我一眼，然後把勝利的臉轉向司令，「如果他肚裏知道一點事的話。他馬上會洩露的，會出賣的，他會哭泣，淌青鼻涕！」青年又向我瞥視一眼。「中尉先生，你把他吊死吧，兩人一同吊，我還盪得快活些。」

他笑了，這小伙子。他嘲笑我，嘲笑了司令，嘲笑了死神。……這種臨死的人我真沒見過。

「別去聽他。他的命運已經註定了，他殺了兩個德國兵，他得……」

「祇有兩個，中尉先生？」

「你還嫌少嗎？」

軍官的臉色灰白，他從書桌背後走出來，一邊解開槍套。

「你說：兩個嫌少？」

上等兵急忙地向軍官說了些話，並指指地毯。我明白：軍官壓制着自己，而並不當場擊斃那青年是因為害怕血污了地毯。

司令直向青年身邊走去。

「你說，太少了？」

「太少點，」青年回答，眼瞧着另外的地方。

「那末要多少？你想殺多少德國兵？」

「殺三個！」青年想了一想，「就是三個够了。」

我不能說明當時的情景，一切都發生得太快了。軍官正舉起拳頭要打，突然我看見青年的雙腳在空中一閃。他向軍官撲過去了。德國人喧哄起來，急忙奔去援助司令，但司令轉着身體，想卸去重壓。一個拿着步槍的兵士失了手，他對準青年的屁股刺去，卻戳到軍官的腿上。大家都向那兵士叫起來。副司令滿臉是汗，手槍在手掌裏轉來轉去，他給震昏了。

突然，全都避開了司令向四處奔逃。他已經從皮套裏抽出手槍了。司令的眼睛因為劇痛緊閉着，槍口盲目地在房間各處探摸着。每一秒鐘子彈都可以突腔而出。索古連科先生的背緊貼在牆上。他想挨到門口去，但正在這時槍彈四飛了，索古連科先生立刻蹲下倒在牆邊，他甚至來不及呼喊。

醒覺過來的上等兵在副司令手中奪下了槍，把手插入軍官和青年之間，從下向上對準青年的肚子射去。青年兩手一鬆，司令就失去了平衡，連那壓着的青年一同倒在地毯上。

我看見，那青年的牙齒像狼似地咬着司令的咽喉。

牙齒被刺刀挖開了。青年已經死去，司令呻吟着。索古連科先生橫垂着頭坐在牆邊。上等兵發狠

了。他們把我的臉對向門，一脚踢到司令部的院子裏。衛兵押我到拘留室去。在那兒坐了約摸兩小時。我回想着剛才的事情。司令和索古連科先生都被打死了。在這樣的情形下，我上絞首臺的理由更多了。關於那青年人我不願再想。我怕想到他。我究竟爲什麼到這裏來呢？我什麼也不知道，我一點罪咎也沒有。他殺死了德國人，而我卻必須爲他負責。但是我仍舊不能不想到這年輕的小伙子。他時時站在我的眼前。唉，青年人啊，青年人……當我重新被帶回到衛戍司令部去的時候，我又最後一次看見了他。

一個慌張的老太婆推着小雪橇，後面走着一個德國兵。青年就躺在橇車上，胸口有一塊小木牌。那上面寫着：「殺害德國士兵的兇手」。我只用眼角瞟了他一眼。雪片粘在他的脣上。眉毛幾乎皺成一條線，彷彿這青年仍舊感到不能忍受的痛苦或者正努力抑制着疼痛。

但這一切與我有什麼關係呢？我完全是無辜的。我有波爾達華衛戍司令的通行證，他們應該，他們也必須放掉我。

司令室裏差不多還是老樣子。不過在地毯的當中舖了一個摺起來的草墊。如果在室外的話，這地方就用沙土了……新的衛戍司令坐在書桌的後面。「老頭」想不到平地陸高了一級，但是從各方面看來，他一點不知道，他應該做什麼。兩名兵士站在他的背後，還有兩個在門旁。那上等兵伸着腳站在牆邊。

「老頭」從椅子上站起來，整理一下從圓肚上滑開的皮帶。

「小孩，你一頂（定）要全布（部）說出。懂？——全布！」他從桌上抓起一枝很粗的藍鉛筆，嚴

厲地敲着桌子。

這姿勢我很熟悉，而這個德國人雖然嚴厲卻顯得還善良，甚至有點滑稽。

這不就是我們的伊凡·卡爾洛維奇先生嗎？他常說：「孩子們，靜些，樹姆高，走出去，不要你上課了！」老頭和我們的德文教師一式一樣。

德國人從書桌背後走出來，離我遠遠地，在房間裏踱來踱去。

「人還這麼小倒是一個大壞蛋，」他憤憤地說並且叫道：「什麼？我全都知道！你不講！」

他急速地向我奔來，把我的耳朵扭得痛入心肺，但立刻，似乎想起了什麼事，又向書桌跑去，把鉛筆敲得響響地。他的皮帶又從肚子上滑開了。

我安靜地把經過情形說了一遍。我是無辜的。這是波爾達華衛戍司令發出的通行證。我用雜貨去調換麵包。換畢，回來，就發生了這一切。我以前從來也沒見過這年青的強盜。我有什麼罪呢？這惡黨殺死了德國人，卻要我來負責。

德國人憤怒地擡起了頭：

「你們都是惡黨（黨）。」

我的態度很率直，很誠懇。似乎德國人也感到了這點。我坦白地向他敘述一切。我大方地，老實地瞧着他的眼鏡。這情景不由他不相信我了。他皺起眉頭。他回想着什麼事……

我的心跳了。那牢什子的布條——他馬上要想起這藍顏色的布條了。

「你同這惡堂（黨）走一路？」

「我祇是路上遇見他的。」

「你們的袋子一樣。」

「嗯，一樣的袋子。」是他裝腔呢還是死者沒有來得及告訴他關於藍條子的事？

「不，我的布袋是白的，而他的布袋上有藍色條子。」

我聲色不動。不要因為什麼藍條子而害了自己。我站在司令的面前。我的命運要決定了。

司令蹙起了眉額，對我望望，默不作聲。關於條紋的事，在第一次審訊的時候那上等兵是聽見的。這時他正站在我的右面。我全身各部從頭至脚都感覺到他。我的肩，我的手臂因為緊張的原故而麻木了。但上等兵什麼也沒有說，在查訊條紋的時候我們是用俄語交談的。上等兵會打俄國人，卻不懂俄國話。

新司令茫然了。究竟吊呢不吊？那年青的傢伙豈不是已當衆和前司令交了手嗎，並且以1：3 $\frac{1}{2}$ （索古連科先生我算他半個人）結束了比賽。我祇是一個普通的看客。難道這就應該把我的生命來抵償嗎？

一點綫索也沒有，一點證據也沒有。但司令必需決定一個方策。他惶惑地瞧瞧上等兵。那個卻以自己的心念來理解這一警視。他祇會做一樁事。「打？」他用眼睛發問。「打？」「老頭」回答，並且如

釋重負地嘆了一口氣。

上等兵雙手交叉在胸口，向我走來。他對我的眼睛瞧了兩秒鐘，然後冷淡地轉向別處，突然反手給我一個巴掌。第一下錯打在我的額上第二下就適得其所了。血從鼻孔裏濺出來。小腹和肚子上的打擊對我還沒有特別的害處。我等候着打擊：小腹上我用拳頭掩護，打肚皮的時候我一轉身，那拳頭就滑了過去，撞在牆壁上。

上等兵痛得大叫，搖揮着受傷的右手，他一面揮着，一面踢我，還用左手打我。但祇是些無倫次的，無意義的亂拳。我防衛着自己，卻沒有注意另外一個兵士走了過來。忽然，什麼東西在我的胸口裏「喀」地一響，彷彿折斷了枯枝似地。我看見在遠去的黑鐵槍托和兵士的臉，我失去知覺了……

他們大大地把我幹了一番——上等兵和兵士。我想，他們那時一定不相信我是真的暈去，他們怒氣滿面，還咒罵着。

當我醒來的時候，新司令正在我臉上潑水。

「地雷究竟藏在什麼地方？」

「我沒有看見過什麼地雷。」

「你還得來一下才行。」

「你們打死我吧。」我真情願他們快點殺死我。

我被推到椅子上坐下來。我，好像，是啾吟着。我用手擦着臉。但不一會又濕了。——全是淚水。真是哭鬼！我恨恨地用帽子揩乾頰上的眼淚。司令目光炯炯地瞧着我。忽然上等兵像河水決了堤似地侃侃而述起來。他面對着司令，指指我，指指他自己的拳頭，又指指我。他的話句很熱烈，很確切。說完後，他望着我，聳聳肩，轉過身子去。

我所理解他的話是這樣：「我們對這小把戲已做了一切應做的事。司令在這一點上可以不必懷疑。他一定是實在不知道什麼。或者呢，即使知道，那也不會說出來的。拳頭現在已經沒有用了。他必需吊死或者就釋放。」

司令從冒着汗珠的鼻子上取下了眼鏡，揩着玻璃。他不想吊死我，但放掉了又害怕。他在警務方面還是外行。我又被押回到拘留所裏。

這是一個既不像車房又不似倉庫的地方。我獨自坐着。發着寒熱。我爬到草堆裏去，想暖一暖並睡一覺。今天我受够了苦。媽的，德國鬼子！你們吊死我也罷；再打斷兩根肋骨也罷，——我只要一件事——睡覺。

……青年穿過了鎖閉着的門走進來。他戴着遮耳帽。我恐怖地望着他。他是我的同志，小時的朋友——華西亞·郭華爾。「你白着急的，」華西亞說，「你瞧！」他脫下帽子，抹去了臉上的傷痕，好像這都是用煤烟畫上去的。「你是不是被打死了？」我問他。華西亞眨眨眼：「我騙他們的，這祕密很

簡單，——就是要做一個不死的人。」他默然望着我。「你也會變成不死的，假使你炸毀德國人的火車。」我警覺起來。「我什麼也不知道，」我急急地說，「一點也不知道。」但華西亞並不聽我。「你記得地方嗎？」他問我地雷的事情。突然，我猜想到華西亞是和德國人串通好的，他出賣我。他根本沒有死。他想探聽出地雷藏在那裏。「我什麼也不知道，」我說，「我連你也只見過一次。我們是不相識的。」

我痛醒了。這是一個夢。我的臉在發燒。我往遠處爬去。起初慢慢地，後來愈爬愈快。

可是青年還不離開我。「你是一個好漢，」他在我耳邊低聲說。「稍爲忍耐些，你就會釋放的。現在誰也不知道條紋的事了，我是故意這麼做的，好叫司令射死索古連科。」他自滿地微笑着。「走開，我什麼也不知道。」我想對他這樣說。但不知爲什麼我的嘴唇不能動彈。青年笑了。「他們要吊死你的！」他喊道，「吊死他，司令大人。」

我憎惡他。他根本不是我的朋友。他從那兒來的？我甚至不曉得他的名字。他剛才說沒有被打死。其實槍彈已穿入了他的肩胛。他向後退着。他害怕我看見他背上的槍洞……

我看見了白雪皚皚的樹林。松樹，樅木，檜木都混雜地生長在一起。一株小樅孤獨地站着。我轉過身去，不要看它，但它總在我的眼前。旁邊，靠近火爐，站着新司令。他的臉色很狡猾，不過做出了毫不關心的樣子。實際上他正在監視我。而那株可惡的小樅樹卻又爬進了我的眼簾。德國人也看見了，張

開兩手撲過去。忽然橫樹飛向空中去了，好像樹根下有什麼東西爆炸似地，白雪掩埋了德國人。夾鼻眼鏡躺在雪堆上，狡猾地望着我。

……青年已經在我身旁了。他低語道：「別懊喪，地雷好好的在那兒，它還沒有想到要爆炸呢。這祇是一個夢。你在做夢。」

我被自己的聲音鬧醒了。「你們聽，」我叫着，「我什麼也不知道！」

早晨我被帶去看醫生。檢查結果說，斷了一根肋骨，而且也不是完全折斷，祇是損裂了。其餘的肋骨都受了重傷。德國人現在對我很有禮貌。關於地雷的事他們隻字不提。他們給我食物，棉被，替我醫治肋骨。

我睜着了。又夢見青年走來，但我叫着追趕他……

第三天我重新被帶到司令室裏去。司令親自陪我吃晚飯。有雞肉，有嵌着糖的蛋黃，有和着上等白蘭地的黑咖啡。

「抽烟嗎？」

捲烟是俄國貨——「卡士別克」牌。我抽了，其實我並不真抽，只是吐吐烟罷了。「老頭」看見這樣子，笑了。他興緻很好。

最後他開始談公事了。他給我看一張地圖。這是很奇怪的世界地圖。棕色的點子籠罩在整個歐洲：

意大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芬蘭都有用棕色鉛筆劃出來的線條……我們的國土也被這種線條蓋沒了。這是「大日耳曼」及其屬國的版圖。司令給我解釋着。他很激動，眼睛四週冒着濕氣。他除下眼鏡擦擦玻璃。

「地球上祇有一個種族，一定要統治全布（部）——頂好的就是亞利安族，」他對我說，莊嚴地舉起了拿着眼鏡的手。「俄國人叫我們啞子族，○不對！」

於是「老頭」大大宣傳一通，說「最優秀民族」將如何先征服歐洲，然後再征服全世界。

德國人將是領導者和主人。「低級的」民族是德國人的助手。德國人會工作。哦，他們將給懶惰的，低級的種族看，應該怎樣工作。他們將無情地懲罰「每一個懶鬼」。結果，世界將非常幸福。每個人都會生活得很好——不論是統治者或是被奴役的民族。

但是在低級民族中也有才能較高的人，他們比其餘的同胞「高一級」。這些人將明白，世界只有在德國人的領導下才會繁榮。而大德意志國也不會忘記他們的功績的。哦，遠大的未來正等待着這種人。他們將受到德國的特別恩惠。

我聆聽着，同情地點着頭，而肚子裏卻想：他究竟要什麼呢！

接着司令開始講到方法了。計有兩種方法：一是用強力，一是說服。強力法——是極妙的方法，但

它不是永遠有效的。說服法可以給人一條新路。根據一切看來（哦，司令真是一個有見解的人），從各方面看來，我一定是個聰明的孩子並且很明白，對於我只有一條路——就是和德國人合作的道路。當然，我在德國軍隊面前犯了極大的錯誤，是應該受罰的，但我可以為大耳曼建功，以贖前罪。

「那末我應該做什麼？」

「哦，這等一會再說。」

司令稍息一會。他和善地斜視着我。這叫做教育法。

「你可以有遠大的前程。」

「但是我究竟應該做什麼呢？」

「你應該到蘇畏亞（維埃）軍的背後，跑轉來，告訴。」

「做間諜？」

「不要怕這種恐怖（怖）的字，間諜——就是陳（偵）察兵。」

「沒有用。」

「爲什麼？」

「我做不出什麼結果來的。」

「爲什麼？」

「這需要敢死的，有魄力的人。我怎麼行？（德國人笑笑）我自幼就膽小。」

「害怕？從小就這樣？」德國人用最善良的神氣哈哈大笑。

但是我正經地告訴他，我不能做偵察兵。我怎麼行……會被人發覺的！而且我也不會撒謊。然而，德國人變得嚴肅起來，並且很快就向我證明，勇敢和意志不是天生的，而是學習來的。祇要我同意，那邊不會發生意外。

「我並不急，你明天回答好了。」

夜裏我睡得很早。早晨我答應了幹間諜工作，不過要求先把我派到比較容易的地方。我嘗試一下。如果成績不錯——我就繼續幹。如果毫無成績……「老頭」搖着雙手說：「不會，不會！」他的臉色很可親，很甜蜜。他望望我，好像等候着什麼。我又說，願意試試。

「好，」「老頭」說，「我已經寫好參謀長的信，你現在（德國人的聲音變得溫和了），馬上和我們的兵一道去樹林，帶地雷來。」

我瞧瞧「老頭」，忍不住微笑了。又提起那老話兒來。他們祇想到地雷，彷彿可以從袋裏摸出來一樣。

「我不是已經說過：關於地雷我連影子都沒有。」

惱怒的司令沉默着。他注視着我的微笑的嘴，在他的眼鏡後面，什麼東西在發足起來。他的臉孔很

快就充滿了血液。他從袋裏掏出一面圓形的金屬鏡子交给了我。

「再做一個微笑。」

我狐疑不定了。

「做做微笑，看鏡子。不對，不對，全嘴巴微笑。對了！」

我微笑着，在鏡子裏看見了兩排光澤而整齊的年輕人的牙齒。

我看見了自己的牙齒嗎？不是很美麗的嗎？當我微笑的時候，姑娘們一定愛看的。或者，我的微笑已使什麼人顛狂了。這樣寶貴的牙齒。這不是那種老年人的牙齒。德國人靈活地轉動着舌頭，從嘴裏拿下一付垂涎四滴的馬蹄形的假牙。他做了一個沒有牙齒的微笑，但是藏在那冷冷的玻璃後面的眼睛卻並不笑。

我立刻覺得很不自在。「老頭」憤憤地把假牙裝回嘴裏。我看見他的嘴唇在抖動。

「年輕人，你說：還是講出全布，還是永遠再不微笑。一，二，三！」

「老頭」對準我打下來。我的眼中發出彩色的火光。司令用腳推來了一個痰盂。我吐出一點東西，「剝洛」一響。一個牙齒！

打落掉的牙齒使司令平靜下來。他用和藹的聲調說，從此，他每天要打掉我一個牙齒直到我說出了藏放地雷的所在。我將被迫招出來。如果我實在是一點不知道，那末司令的話也仍舊要照辦。我將再也

不敢對姑娘們微笑了。我將完全忘掉微笑。全部牙齒都要打落。直到一個也不剩。這是以一個德國軍官的話作爲保證的。因此，明天我將受到例行的一份。現在我可以去了。

這一夜我沒有睡……

次晨，上等兵又打掉我兩隻牙，這天我又輾轉了一夜。這樣，我每天領受到應得的「一份」，而每天夜裏也幾乎都不能睡。我躺着，警覺地傾聽着衛兵的脚步聲。

有時，衛兵的聲音消失了。這是在黎明之前。他到別處去取暖。拘留室的牆上有一個小窗，用稻草阻塞着。有一次，衛兵的脚步聲音已好久不聽見，我想推開稻草，爬出窗口。但是我正預備這麼做，又聽見脚步聲了。

在打掉七個牙齒之後，「老頭」好像有點懷疑。或者他懷疑自己的方法，或者懷疑我真是「游擊隊員」。有一次我被帶到司令室裏，彷彿是去領「份兒」的，但是房間裏只有上等兵。他手裏拿着一根橡皮棒。上等兵就用這棒把我打倒在地板上。這時司令走進房裏來。他臉上顯出了驚愕的樣子。

「這是什麼？」他問。

「是橡皮棒，」我說，「剛才他打我的。」

「老頭」嚴厲地叱斥了上等兵，那一個就直立着聽罵，但顯然地，他正努力抑制着笑。舞臺上的演員技術太差。上等兵走了。笑聲忍不住迸發出來。

「老頭」說這件事是未經他的許可而發生的，——上等兵將受到處分。但他不能保證，這類事件不再重演，兵士對待游擊隊都是這麼兇狠的。哦，游擊隊員愈來愈大膽了。德國兵死在他們手中的也愈來愈多。他們所用的祕密地雷是有定時裝置的。兵士們對匪徒的這種無恥行為非常憤懣。兵士們認為我是游擊隊。他們終有一天要把我打得死去。

「那末吊死得了。何必折磨我呢？你不看見，我是什麼也不會說的，我什麼也不知道。」

「老頭」疑惑地望着我。他躊躇不決了。最後他肯定地說：

「無論如何，我還是要守着自己的話。」

司令信守了自己的話。他不再多打我，但是每天給我「拔」去一顆牙齒。有時上等兵弄錯了，一次打掉我兩顆牙齒。這樣我就有一天的休息。「老頭」不再把地雷的事麻煩我。每次「拔」牙後，他給我嗽口水，並且用碘酒替我細心塗擦傷處。

我常在深夜裏被喚去，這時，「老頭」完畢了日間的事務，感到很疲倦。他在我面前寬除了衣帶，而那圓肚子，這才在制服下面享着自由自在的樂趣。他和我談許多話。他說，這對他很有益，因為他想校正俄語的發音。

在打掉第十七隻牙齒的時候，我腦袋裏有什麼東西旋轉着。我好像失去了理智。晚上那青年又出現在我面前，他已經很久不來了。他很氣憤，用腳踢着我。「逃吧，傻子。」「我什麼地方也不逃，」我

說，「那裏有衛兵……」「呸，冒一下險呀。」「我不需要冒險。我要確確實實地行動。」「行動，你看，他們現在拔你的牙，再後就要吊死你了。」「他笑起來。他嘴裏的牙齒是生前所沒有的，——整齊的，清潔的，好像還很光澤。」「走開，」我請求他，「我不認得你，我什麼都不知道。」「他露着失望的樣子，傷痕又出現在皮膚上了。似乎因為疼痛的緣故緊蹙起眉頭，他用一隻眼睛望着我。在他嘴唇上仍舊粘着沒有溶化的雪片。

早晨我決定心逃跑了。但這天我老早就被帶到司令室裏去。一見「老頭」我就明白：有什麼事發生了。「老頭」不知爲了什麼非常混亂不安。

他要調往別處去了，他不能照他所允諾地那樣完全打掉我的牙齒。今天我還要領受最後的一份，然後我就自由了。或許，是應該吊死我的，但（這時「老頭」的聲音變得興奮了）他不能像某些年輕人那樣把人們抓向東，抓向西，然後槍斃和絞殺掉。或者，是他老了，或許，他還存在着舊的見解，但他始終不是一個屠夫，如果正是需要屠夫的話，那末還是讓別人來幹。他是知禮的德國人，並不是匪徒。他公正地槍斃了三十個犯人，吊死了七個人，他們都是被抄出私藏着武器的，此外，他以爲過分的鎮壓，只有弊端，因爲這會引起居民的激憤。

是的，「老頭」很明顯的，被人看不起。他不能勝任這種工作。這裏將調派新的司令來。

德國人還給我道行證。我請求他在道行證上寫下路程。

「經過小村？」司今天真地問，在他的眼鏡後面隱藏着微弱的希望。

「不，不，」我搖着手，「隨便什麼地方，祇要不是經過小村。」

司令註明了路程，把通行證給我。我謝謝他並向他告別。他冷冷地望着我，用難以看出的點頭回答。他遇見我之後，運氣就不好。

回想着這一切，我走到了村莊，我把通行證給村長看過，於是給我指定了住所。我努力少和村長以及屋主談話。我不願多張開口。我老早就往屋主備作明天燒火爐用的草堆上躺下睡了。

這，大概就是全部的經過了……不，不是全部。

夜裏我好像被誰打了似地醒覺過來。我醒了，跑出茅屋，正如被逼着跑出去一樣。

這是一個寒冷的星空的冬夜。我照着星斗的方位，在雪野上筆直走了十五公里。簡單些說，我摸到了樹林裏，到了那條通往小村去細小徑上。我找着了有枝叉的樅樹，向北走幾步，看見了那株小小的半覆着白雪的樅樹。在它下面我用樹枝挖出了地雷，搬放在鐵道的路面上，我在那裏佈置地雷約七分，不會再多，然後我回到樹林裏。

我急急地向樹林跑去。我必需迅速趕路，雖然，我承認，我很想看看這一切將怎樣發生。這傢伙已變得那麼小了。說老實話，當我從雪裏拿出地雷時，我真嚇慌了，——它怎麼會顯得這樣小。

當後面傳來了轟然巨響的時候，我已經在樹林裏很遠很遠的地方。一霎時樹林的上空昇起了明亮的

紅光，這一定是替鄰近飛機場運送汽油和炸彈的火車，一定的。祇有炸彈爆裂時才發生這種響聲。我奔着，走着，時時跌倒在雪堆裏，後面仍舊在爆炸，甚至樹梢上的積雪都震撒下來。而顫抖着的紅光也一直直在樹林上空輝耀着。

走了很久我才停下來，稍息一會。我按着星位找出了砂村的方向，我的臉朝向了它。那邊，在溫暖的房間裏被我欺騙了的年老德國司令正溷着背坐在火爐前面。他要奪去我的微笑的幸福，想以此來恐嚇我。他，這隻老豬，當真以為他可以使俄國人忘掉微笑。但是，我站在林中，天空正抖動着火光，我展開嘴微笑了。接着我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哭了……

兩天以後我到了自己人那兒，向游擊隊司令報告任務完成，並敘述了華西亞·郭華爾，我們的同志，我幼年時的朋友，是怎樣犧牲的。

（選自蘇聯文藝十九期：何歌譯）

A·多夫靜柯小傳

本文是描寫俄國偉大的科學家和自然改造者米邱林的傳記電影脚本。作者A·多夫靜柯是現代蘇聯作家，他從米邱林光榮的一生之中，選取他經過了舊俄時代而將入新俄時代受人歡迎與尊崇的生活情景。米邱林經過了舊俄與新俄的兩個不同的時代，他是真實地從自己勞力耕耘的土地裏求得學問的成功者。在一九一七年蘇聯革命以前，米邱林在他的科學研究上是孤獨的，他和社會完全隔離，沒有聲名且經常要和貧窮鬥爭中工作下去。可是任何的艱難沒有磨損米邱林的意志與努力，當這段時間過去後，他以勇敢的，樂觀的，充滿創作力和不倦冒險的精神重新走入革命成功後的新社會。他終生辛勞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他曾經順利地解決許多極重要的園藝實際任務，同時奠定深湛的理論科學的基礎，迫使生物科學改造它的研究方法，並把我們生物科學提高到新的最高的發展階段。他曾經說過：「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就是人類最高的使命，不僅是在於要說明世界，而且也要改變世界。」一九三四年米邱林逝世了，但是他受着全蘇聯人民所尊敬，現在幾乎每一個蘇聯的人民都已認識了他的名字。這裏所寫有關米邱林樸實的生活態度，是值得我們一讀的。

生命的花開放了

A·多夫靜柯著

米邱林在掛有「革委會」的牌子的門外邊站住了。

「站住！」衛兵喊道，「裏面在開會。」

「開會！」米邱林帶鼻音地說，「他們剛剛進城，就忙着開會啦。這不很好。我倒沒有預料他們會這樣的。」

就在那一忽兒，門打開了，革委會的委員之一伸出頭來，說：「同志，這兒在開會哪！」

當米邱林走進革委會在開會的房間裏去的時候，大家一齊站了起來。（他們時常回憶起這件事而覺得好笑，他們怎麼會在這位老人進來的時候像小學生似的一齊站起來。難道他真有某種威嚴性嗎？）

他們的氣概顯示了英勇果敢與一種堅決從善的意志。

與會的人們中惟一不起立的是史德潘·拉鮑夫。他是一個極純潔的，獻身於革命的青年，不過他的脾氣不好，但也不能說他脾氣真是那末壞，因為事實是他那個階級在二三百年間忍受了貧窮困厄，已經養成了他一看到任何服裝華麗的人都不免懷有怨憤之情。他不是當地人，也不會聽見過米邱林的名字。

這個老人在他看來好像敵人一樣。在米邱林這方面，一看他不站起來，立刻斷定他一定是主席，同時估量他是那些到他的果園裏來偷過蘋果的小流氓之一。他有些生氣。

「日安，朋友們。我是米邱林。」

「歡迎，歡迎，教授同志。」革委會的委員們齊聲地說。

「你有什麼要求？」拉鮑夫問。

「首先，我來是爲革……革命的勝利慶祝你們……其次，我有一個要求……」米邱林皺着眉頭，轉身直向拉鮑夫說：「我要你們坦白地告訴我：你們會不會保護我的圍圃？」

這時候米邱林突然爲了自己這末笨拙的開頭生自己的氣，他氣的用他的手杖砰然的頓在地板上。不，這些話完全不像他所準備的，在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對勝利的革命委員會所作的演說。他的內心湧着豐富的關於鬥爭的莊嚴，關於新世界與人類解放的卓越與動人的讚辭。他是辯證唯物論者，對於一個天才，自然的研究必不可免地會引導到辯證法的。他曾準備對這些戰痕斑斑的共產黨人說些深有興味的事物，可是這個粗魯的青年拉鮑夫毀了他的全部的演辭。而且事實上他也沒有看見一個身經百戰，創痕斑斑的共產黨人。一切都跟他所預期的那樣不同。他們全是些乳臭未乾，沒有鬍子的青年。顯然其中沒有一個會受流刑，沒有一個上過腳鍊。

「請回答我的問題。」最後他說。

「當然囉，」他們裏面有幾個立刻回答說。

「那完全要看我們究竟爲誰而去保護那個園圃。」拉鮑夫叫喊着。「你想：你是什麼人。穿得這末講究到此地來！」

「拉鮑夫同志，我請你守秩序，」一個嚴厲的聲音插進來。米邱林轉過眼來看，是一個頭髮蓬鬆，臉色黧黑，穿着普通的皮甲克的青年人。他的相貌是那命定走下歷史的途程而成爲勝利者的一代的堅決的青年的典型。這是鮑惠爾·西尼金，區革委會的主席。

「您請坐，伊凡·符拉第米洛維支，（即米邱林）」他邀請米邱林。

「不，原諒我，」他轉向拉鮑夫說，「我活着見過三個沙皇，你看，已經老了，駝了背了。我在我自己的園圃裏度過四十四年。」

「因此你現在不願放棄它，是嗎？」拉鮑夫譏諷地說。

「拉鮑夫！」

「我不要跟傻子說話，」米邱林生氣了，轉身向西尼金。「我在廣闊的荒地上建立了園圃，爲了研究新的方法給俄羅斯生產更好的果實。直至我的晚年我沒有讀過達爾文與狄米雅齊夫的著作，在尋求真理的過程中我犯過千百次的錯誤。今天我並不重視這個園圃屬於我或不屬於我，我認爲重要的是要爲國家保存這個園圃。你懂嗎？這就是我爲什麼四十年來第一次穿上這件大衣的緣故。不是爲了你呀，青年

人！」他憤怒地朝拉鮑夫瞟了一眼。

「別生氣，伊凡·符拉第米洛維支。」革委會主席勸慰地說。「別去理他。他沒禮貌，可是他是個好青年。瞧吧，他將是爲了社會主義而保護你的園圃的第一個人。」

「關於社會主義你們懂得很多吶，」米邱林咕嚕着。

「呵，你要教訓我們吧，先生。同志們，這是什麼話呀！」拉鮑夫發火了。

「也要讓別人說話呀！」西尼金打斷了他。

「人應該學會愛好工作，別以爲那是奴隸作的……」

「很對！」

「……所以他們不能企圖規避體力勞動。上帝不許。惟有奴隸與寄生蟲憎恨勞動，你們最好筆記下來，先生們。……這兒，嘗嘗這些看。」

米邱林像魔術師似的從大衣的深袋裏拿出一些巨大的蘋果來，分給革委會的委員們。

拉鮑夫也分得一隻。他拿着蘋果狼狽不堪，因爲他預料米邱林是不理睬他的。

「謝謝你，伊凡·符拉第米洛維支，」西尼金說，一面嗅着並讚賞着那隻蘋果。「拉鮑夫，請寫一道命令保護那個園圃，同時命令它應跟國立的機構一樣的獲得資助。」

「謝謝你們，」米邱林說，站了起來。「我接受。順便提一提，當你們想到園圃的時候，請給我」

些幫助。」

「你也會得到幫助，一切的一切，今後一切都將完全不同。等一些事情布置好了之後，我自己立刻來為你工作。」西尼金走到米邱林跟前說。

「你們有勇氣，」米邱林微笑着。

「是的。你知道，我還是你的老相識吶，伊凡·符拉第米洛維支。你的蘋果樹我爬過真也不止二次哩！」

「呵，就是你嗎？」

「是的。有一次我被臺倫特抓住……我在你家裏用過茶。」

「那末，這就是我的圍圍的目的了。」米邱林說。

大家都笑了。

「別擔心，伊凡·符拉第米洛維支。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情，我已經從你那兒獲得我的教訓了。」

「這許多時候你在什麼地方呢？」

「噢，那是一段長長的故事。謝謝你，拉鮑夫。這是以革命的名義發布的命令。它會使你獲得食物與一輛四輪車。」

「還有一輛四輪車！先生們，噫，……同志們。這真妙極！好極！謝謝你，午安。」

「別忙着走呀。請你來一次關於你的工作的簡短的演說吧。」

「演說？沒意思。還是給你們送些蘋果來比較好。短短的談話沒意義，長的演說我又沒時間。你們也沒時間聽演說，槍聲還在繼續着。再會，我得走了。」

* * *

內戰像一陣春天的雷雨掃過去了，奔向南方，奔向烏克蘭，奔向枯巴去了。

那年春天拉鮑夫來看米邱林。他穿一套破爛的軍服，戴一頂棉的舊學生帽。米邱林正在園裏工作。

「你要什麼？」

「您好。」

「你是誰？」

「我是拉鮑夫。」

「呵……拉鮑夫。什麼拉鮑夫呀？」

「請仔細看一看。我是區園藝指導員。」

「你的教名叫什麼？」

「史得潘。我的父名是……」

「在這兒沒有父名也不要緊。你說你是指導員嗎？」

「是的。」

「唔。好，請指導吧。站在這兒幹什麼？拿一柄鏟子去。」

「當然，」拉鮑夫說，同時從米邱林手裏接過一柄鏟子來開始挖掘花牀。「可是我不是來指導你，我是來學習的。」

「那末別站在那兒多說廢話。」

「對。但請聽我說，聽聽別人的話對於老年人有時候是有益的。首先，我要看看你的園圃。其次，讓我坦白地告訴你：這一切，」拉鮑夫指着花園露着牙齒笑着說，「並不好！」

「你說什麼！」米邱林喊道。「你是什麼鬼呀！」

「都是非專門化的，」拉鮑夫說。

「什麼？」

「請別生氣，這是可笑的，這兒一筆小款子。這園圃需要在國營的規模上來經營。你知道我的意思嗎？現在我爲你弄到一筆補助金了，二十五萬盧布，這兒！」

「多少？」米邱林恐怖地避開拉鮑夫遞給他的紙條。「你簡直瘋了！天知道我怎麼能計算這些錢！」

我一定會把帳目搞混，而在我自己都不明白之前就坐進牢監裏去了。」

「別擔心。」

「拿回去，你聽見不！立刻拿回去。我們拿它有什麼用呢？唔，這是資本吶！」

拉鮑夫用手指理着散亂的頭髮，凝視遠處。

「我們買下寺院的地皮，這是一。我們今春種植十三萬棵樹，這是二。第三，設立一所實驗室。第四，開一次展覽會！當然，這還不够吶！」拉鮑夫轟然大笑。

「別這樣吵鬧呀！見你的鬼。」

「慢點，伊凡·符拉第米洛維支。我是個貪而無厭的怪人。照我的估計一百萬都不够。別擔心，假如我盡力去搞，我會成功的。我們將以此來創造歷史，我已經寫信給列寧了。」

米邱林睨視着這位新來者，竭力忍住他心內覺醒了的快樂。

*

*

*

*

*

一九二二年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人民委員會上討論到復興蘇聯農業問題的時候，列寧記起了米邱林。

「我在瑞士的時候，知道許多關於米邱林的事情，你們知道是誰告訴我的嗎？是巴庫寧。好像他們某一時期在鐵路上同事過。同志們，這是個稀有的人物哩。你們有沒有讀過西爾伏特的再生了的土地？我勸你們去讀一讀。有狄米雅齊夫的譯本。同志們，米邱林是個特殊的奇才。他的發展新植物的實驗對於國家有非常嚴重的意義，極重大的。我們將請他到人民委員會裏來作一次報告！」

幾天之後，列寧接到消息，說米邱林拒絕出席作報告。

列寧微笑着。「你看，我不是說過他是個很有趣的人嗎？我們必須盡一切的努力，使他的工作建立在穩固的基礎上。」

* * *
柯茲洛夫執委會裏掀起了極大的騷擾。他們簡直不知如何對付這固執的老人。

史得潘·拉鮑夫臉色蒼白，心緒煩亂。他在辦公室裏踱來踱去，對着他想像中的遠抗者揮動拳頭。

「拒絕去，你們有聽過這樣的事嗎？」

「你別說了吧！」

「這是事實！」

「你真瘋了。」

「唔，我一定要說！」

「同志們！」

「我們到底要怎麼辦呢？我布置了一次展覽會，同時寫了請求書要求人民委員會把這個園圃放在國家的基礎上，而且……」

「他破壞了這個計劃！這就是爲你們服務的科學家呢！我要揭發這科學家們的真面目！」

「他身體不好，他生病了。」

「慢點，慢點，噓噓，他來了！」

米邱林進來了。對他的學生與上司們瞧了一眼，他就完全了解問題的所在了。他確實身體不適。他的病不單是生理上的。當時他正在作某種十分重要的實驗，那需要嚴密的注意。

「誰？我嗎？」臺倫特必恭必敬地站在米邱林面前說。

「等等。第一，你時常把你的鼻子伸到不應該伸的地方。」

「唔。」

「你常打斷別人而不讓別人有說話的機會。」

「伊凡·符拉第……」

「別響。完全不可以這樣。此外，你有一種叫罵的傾向。你對人叫罵而無禮貌。」

「是的，是的，」臺倫特點點頭啞啞地說，帶着不可形容的受辱的表情把眼光從米邱林移到卡坦舍夫身上。

「你無論如何不可以這樣對人說話。而且他們到我們這裏來負有重大任務。你對他們必須謙遜有禮。」

「唔——唔……」

「唔，米邱林諷誚地說。「爲什麼你罵學生？」

這叫臺倫特忍受不下了。

「誰，我嗎？我罵學生嗎？叫罵的是你呀。侮辱那些青年的是你。你不喜歡他們的吃相，你發脾氣因爲他們不對你行禮……沒有一點叫你滿意……甚至科學家也不……」

「什麼科學家？」

「不是嗎，卡坦舍夫，就在此地呀。」

「你聽，臺倫特，我要你永遠記住：我在我一生中從來沒有侮辱過一個科學家。懂嗎？從來沒有！」

「那末，你爲什麼喊我教授呢？」臺倫特迅速地說，爲了要從卡坦舍夫身上來解除那個鈎子。

「等等，等一下呀。」

「不，你等一等。」

「臺倫特，別打斷我。我的腦子現在在旋轉。我剛才說些什麼？是的，我真的叱罵過學生嗎？」米

邱林現出吃驚的樣子。「我似乎是很有禮貌地歡迎他們的。真的，當他們圍着我的時候，開頭我有些吃驚，哈！哈！哈！可是後來我靜定下來的時候我以為我對他們是很和氣的。現在，臺倫特，走開……你知道偷聽是什麼意思嗎？」當他看見卡坦舍夫的臉上浮着一個惡意的微笑的時候，他頓着腳突然地說。

「我求你原諒。」

「臺倫特。去去去！我怎麼一來就忘了。臺倫特，立刻到第八號花牀去把幕布拉開。立刻。啊，是的……」轉向卡坦舍夫，客氣地指着一條梯子。「上去，請。對，對。爲了不浪費時間，我要帶些授粉，當我們談話的時候，你可以看我實驗我的經驗論。」

米邱林提着他的工具袋爬上梯子。

卡坦舍夫教授沒有別的辦法，只好爬上隔壁的梯子。這樣，這兩位科學家就在芬芳的蘋果花中，在蜜蜂的嗡嗡聲與鳥兒的甜蜜的啾啾聲中進行談話了。同時，在花園的另一端傳來了年青的姑娘們工作時的歌聲。

在茂密的花叢中他們幾乎彼此看不見，這造成一種可以完全坦白說話的環境。

米：（米邱林的簡稱，以下仿此）這末一來你討厭我了。

卡：（卡坦舍夫簡稱，以下仿此）是的。我請你顯示出你所那末堅決要求於我的學生的那種禮貌。

米：啊，這點你勝利了！說下去。

卡：現在我們來繼續我們老的論爭。

米。我沒功夫。

卡：伊凡·符拉第米洛維支。

米：是一種經驗論哪？你以這樣的口吻對學生這末說，這會使人以爲你是幫他們來看臺倫特而不是

到我這兒來的。

卡：原諒我，我們在研究院裏總是說你是一位最有才能的樸素的辯證論者與經驗論者……。

米：不論你們怎樣稱呼我，我一點也不在乎。

卡：慢點……我得說，在我看來這個用語沒有絲毫侮辱的意思。你確實是天才的直觀的經驗論者與演繹法家。

米：而你是一位官衙書記。

卡：請別侮辱我，也許有人聽見。

米：別耽心，這兒只有蜜蜂，牠們太忙，沒功夫聽。我這兒有幾位美國客人，他們也沒有在我身上別上標籤。他們在我的花園裏脫下了帽子，好像在禮拜堂裏一樣。而你帶着被你教成跟你自己一個樣兒的學生到此地來，我不能寬恕你。而且，這都是工農的子弟哪！

卡：爲什麼你對他們這樣粗暴？

米：這話不對！我並不粗暴。我所以嚴厲是因爲我愛他們。你呢？你對他們什麼也不管，因此你在他們看來是「仁慈」的。這種仁慈只是精神上的懶惰與漠不關心而已。

卡：你錯了。他們很喜歡我哩。

米：胡扯！他們長大成人的時候能記得的是我的嚴峻的聲調而不是你那種柔軟的上低音。

卡：你的脾氣越來越壞了。我簡直想不到在與自然的寂寞的交往中你的脾氣會變得這樣壞。

米：不是寂寞的，而是在一場反抗自然與反對像你這樣的專家的鬭爭中。你爲什麼到此地來？什麼東西引你到此地來？爲什麼我不被吸引到你的窒塞的虛偽的科學黑洞裏去呢？

卡：我忠誠地希望以一種科學的基礎給予你的……

米：謝謝。別的人會爲我作這方面的事情。

卡：誰？

米：我的學生們。比如麥舍柯夫，西尼金，拉鮑夫。這種人很多很多。我覺得到處都有。等着，他們將會給你一些東西叫你去思想思想你與你的臘葉房裏木乃伊化了的自然。「自然是永恆的！」呸！

卡：我並不說她永恆不變。可是我說她不是跳躍發展的。

米：我不管她是否跳躍。我要使她跳躍。

米邱林突然折下一枝花。

米：你想像這枝花能永遠存在嗎？無聊。改變環境，在一千年內這棵蘋果樹將會變爲梅樹或者別的植物。而假如你喜歡的話，我可以在五年之內改變它。啊！你是不喜歡這個提議的。它或許有效果，是不是？是的，它有效果。假如沒有效果呢？好，那末我們將建立起科學基礎而談論着經驗主義跟他的幻術了。可是正是這些幻術向世界投下新的眩目的光輝哩。這就是你懼怕我的原因。我是你的一種威

脅。

卡：你太具野心了。

米：是的。我憑直觀工作。我給達爾文與狄米齊雅夫的理論以實際的形像。我作了許許多多。我不是自然的愛好者。我是暴君，是創造者。够了。辯論終結了。

卡：原諒我！

米：我不感興趣。我不感興趣。也許革命之前你至少更堅定……

卡（冰冷地）：我謝謝你。我想我們的談話應該像一個科學家對另一個科學家似的。可是，伊凡·符拉第米洛維支，你跟我說的一切以及一切激烈的宗派的偏執，把科學意見全搞混了……

米：完全沒有！

卡……不幸得很，你全部光輝的實驗恰正證實了我的意見……當然，你是天才。……

米：好了好了……撤去那架梯子！

卡：你怎麼能對我這樣說呀！

米：滾開！

卡：別罵，也許有人聽見。你幹什麼呀？別罵了，我的天。

米：下去，不然我要用這條樹枝擗你……。

卡：喔！我被蜂刺了一下。

米：我沒有時間跟你在花間扯亂談，我在進行內戰哪。撤去梯子。混蛋，我忘了記下……臺倫特！
「我在這兒，」臺倫特就在附近輕輕地回答。

兩位科學家朝下面一看，啞然失聲了。所有的學生，麥舍柯夫與臺倫特都坐在樹下面。顯然他們坐
在這兒已經好久，爲怕擾亂他們的談話，都不敢亂動。許多學生忙着作筆記。鮑惠爾·西尼金張大眼睛
坐在那兒好像在聽一次駭人聽聞的審判一樣。

「你們在這兒幹什麼？」米邱林雷轟似的說，走下梯子。突然他被嚴重的體力衰弱的感覺所制服，
他幾乎站不住了。

「伊凡·符拉第米洛維支，」一個樸實的名叫娜塔莎·茹可娃的年青的女孩子代表學生們說。「我
們要說，我們非常愛你與敬你。……不過，我們剛進你的花園的時候我們昏亂了，我們懼怕你，我們沒
有……」

「是的，我了解。」米邱林溫柔地微笑着。「我也一樣……當你們圍着我的時候，我也很驚訝，因
此我發了脾氣。」

「那末你原諒我們了？」

「要你們原諒我才對。關於你們，愛芙琴尼·格里高爾葉維支（即卡坦舍夫）跟我談了許久。你們

的教授是個卓越的人物。確實，他在此地責罵了我幾句，想必你們已經聽見，但是我不生氣。真的就是真的。在理論方面我實在很落後。愛芙琴尼·格里高爾葉維支，我感謝你。假如剛才我有對你無禮的地方，請你原諒。你知道，我在泥土上工作了一生……」

「不，伊凡·符拉第米洛維支，要要求原宥的是我，」卡坦舍夫突然說，那一剎那他認識了什麼東西妨礙他對這人的了解。

米邱林瞧了卡坦舍夫一眼，他也了解了已經沒有什麼難堪存在於他們之間了。

「應該歸咎於我，」卡坦舍夫感動地說，用他的手遮了他的膨脹了的眼睛。

「我不以為然，」米邱林感傷地說，然後轉向學生們。「到那邊去，史得潘會指引你們去看三棵蘋果樹，拿世界上任何東西給我，我都不願交換的三個奇蹟。」

「那些蘋果那末甜美嗎？」娜塔莎·茹可娃愉快而驚奇地問。

「不，味道倒很平常。不過它們能在北緯五十八度開花結果……是的，愛芙琴尼·格里高爾葉維支，可以說我是錯的……」

「伊凡·符拉第米洛維支，我……」

「等一下，你老要截斷我的話。我說什麼呀？呵，是了，快，請，……臺倫特！請那些學生們回到此地來！」

學生們回來了。

「現在請聽我說。當我說我表演了奇蹟，這話容易使人以為我是沈溺於懶惰的叫喊或自吹自擂之中。這個錯誤，我希望你們知道，是由於我們對偉大事物之名稱缺乏想像與思考能力所致。我重覆一遍：我們會看到三個奇蹟。請閉上你們的眼睛。」

米邱林閉上了自己的眼睛，同時作了一個手勢請學生們在祖國的廣大的地圖作一次神遊。

「繪出俄羅斯的地圖來。從南到北劃一條五百哩長的線，向東方再劃一條幾千哩長的線。想像一下，在那個區域內，千百萬的兒童從來不曾見過果樹開花。試把這些情形歸納為哩，噸，世紀，萬千人的幸福等等名詞裏面去。好。現在你們好去了。」

學生們在嚴肅的沈默中走開了。米邱林久久地瞧着他們。

留下的只有這兩位科學家。

「聽我說，」米邱林轉過臉來對卡坦舍夫的時候以溫柔的有一些悲涼的調子說。「今天在那邊，在花間我跟你說的是一個終結。是我最後的一陣怒火。可以說是最後的殘屑。原諒我。我老了。我覺得我的脾氣一天天變好了。」

「可是你了解我的意思嗎？」卡坦舍夫深深激動地說。「想使人一下子放棄他的觀點是困難的。畢竟我到你這兒來並不是來作學生，而是帶着我自己的整個的世界觀的。」

「好，好，我不願意說這些。」

「原諒我，我終於來了。你把我克服了，我感激你。」

「謝謝你。可是，愛芙琴尼·格里高爾葉維支，你相信你了解我嗎？我知道，開頭我是以叫罵來掩飾我的猶豫與困難的。以後這變成習慣了。在我有機會放眼看四周之前，花園裏的花盛開了，我的生命也消逝了。」

那時候拉鮑夫神情緊張地出現了。「伊凡·符拉第米洛維支，」他喘息着說。「全俄中央執委會主席，米海爾·伊凡諾維支·加里寧來看你了。」

「什麼？」

「真的，他到此地來了。」

「天哪……這是怎麼回事？……你們對我搞了些什麼呀？」

年輕的蘇維埃國家的主席和這位從耕耘土地裏求得學問的科學家，通過花園的小徑彼此相對地走攏來了，遠遠地彼此研究着對方，都企圖壓抑這稀罕的晤面時在他們特出的個性中所掀起的激情。園裏的花開得那末絢爛斑駁，似乎是空前的。鳥兒唱着春的讚美詩，年青的女孩子們的愉悅的歌聲回響着，當她們在高梯上，在芳香的枝葉間，爲了人類的利益表演她們神祕的愛的作⌒——輕輕地將人的，創造者

的慈愛加在它們身上——的時候。

自然是美麗的。她對於色的結合與形式的審美能力是完全無缺的。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她使天與地和諧，使水與土一致。沒有，也永遠不會有醜陋的樹木與花朵。不論顯著的雜亂還存在於自然中，不論她對於人的努力的反應或許遲鈍與不理睬，她對於人總是可親的。高超的天才的心總是崇尚她的永恆的美，爲了她的無限的恩惠對她表示着人類靈魂的感激。只要世界還存在，甚至到人類的智慧從她奪取了一切的自然祕密之後，她也還是美麗的，而人的期待她佔有她的高貴的愉悅是永遠不竭的。人的愉悅，相反地，將更增高，將生長得更深，更廣，更純潔。什麼林莽叢藪或微睡的森林能與人的手造成的美——一個萬花盛開的花園——來比較呢？

米邱林的花園是繁盛茂密的。八百種從北達柯坦、加拿大、日本、滿洲、朝鮮、中國、西藏、波斯、東印度、巴爾幹諸國、英國和法國以及廣大的蘇聯所蒐集來的水果，四十五種蘋果，二十種梨，三十種櫻桃，十五種梅，以及各種可以想得到的野草莓、鳳梨、胡桃、杏、扁桃、葡萄、覆盆子、西瓜、玫瑰、百合、蕃茄、煙草——一切曾在土壤裏生長過的或前未曾有的——都在這美麗的花園裏融合爲奇妙的燦爛的家族。

「好極啦！你跟我想像中的你完全一樣，」加里寧說，遠遠的伸出手來。「您好，伊凡·符拉第米洛維支！」

「您好，米海爾·伊凡諾維支（卽加里寧）。你，也完全跟我所描繪的你一個樣兒。」

「這兒真燦爛輝煌呀，」米海爾·伊凡諾維支說，對花園投了燦然一瞥。「穿過你的花園的這短短的散步，使我覺得年輕了十歲。你是太幸福了！」

「但有時候我覺得很悲哀。」

「真的嗎？」

「真的，你看，我的生命太匆促了，米海爾·伊凡諾維支，我的眼睛剛張開而我的日子已臨終結了。」

「伊凡·符拉第米洛維支，你這話說得不正確。生命剛正在開始哩。」

「這正是我悲哀的原因。自然，米海爾·伊凡諾維支，我抱歉的說，跟社會一樣，還正在黎明階段哩！」

「這話是真的，可是在另一方面，知道了人類社會的重造與自然以及她的隱秘的泉源的重造已在我們國家裏開始了，這是多麼好呀！」米海爾·伊凡諾維支說，用他的慈祥的農民的眼睛注視着米邱林。

「烏拉第米爾·伊里奇（卽列寧）時常談起你。」

「真的嗎？」

「是的。實在可惜，他不能來訪問你的花園。對於他，這兒該是多好的靈感之源啊！」

提到列寧的名字，米邱林脫帽，似乎茫然若失了一個瞬間。

「是的，」他輕柔地，感動地說。「自然也對他的偉大低頭。她陷入於冷酷絕望之境。鳥兒凍結了翅膀而人的眼淚……」

米邱林把自己一切成就，各種新樹的標本，一切大膽的改革指給加里寧看，解釋他的數十年來工作的複雜的方法，並告訴他個別的樹的奇特的歷史。因為神往於論述他一生的工作，米邱林忘記了他作爲主人的義務，他忘記了茶，中餐，甚至晚餐，沒有注意那些厭人的無處不在的攝影師，也沒有留意那些尊敬的，膽怯的請他們去休息一會的多次的邀請。

到處看得見這一對在熱切地交談着，在小徑上，在花牀間，在河岸與幼小的樹苗間。有時候走得很快，爲高超的思想的動力所推動。有時候坐在花園的舊板凳上休息，輕輕地，虔敬地談着，好像他們手裏握着地球的活的模型，在通過放大鏡檢查它的一切缺陷似的。他們倆都是只夢想着善的夢想家。

（選自中學生二〇七，二〇八期；朱惠譯）

高爾基小傳

高爾基的生平與他在世界文壇上偉大的成就，我想或許有不少少年的讀者們，已經是聽見過說的了。

高爾基爲自己寫過一篇簡略的自傳，他說：「我的生活絲毫沒有受過我母親的影響，因爲母親以爲父親的暴卒，原因是在我身上，所以她不甚愛惜我，不久又到別處去，將我交在外祖父手裏，開始受辟薩梯爾 (Poltir) 和却沙司洛夫 (Chaslov) 的教育。七歲時進了學校，一共讀了五個月的書，無絲毫的成績，對於學校的校規和同學們，又是非常仇視，因爲我所最喜歡的是離羣的生活。在學校裏染了痘瘡，便拋棄了學校，此後也就沒有機會求學了。在那時候，母親因肺癆急症而死了，外祖父爲此懊喪得很長久。外祖父的家庭，人口很龐雜的，有兩個兒子，都已結婚，生有子女。但除外祖母外，沒有一人是愛我的。外祖母是一個很慈讓而又靈面的老年人，我將盡一生之力來



表示我對她的敬愛。「這裏所選的我的童年是從他的自傳小說中選出的，記述他幼年時候受外祖父與外祖母教養的生活。讀者們看他在這樣可怕的困苦的環境裏，又是在受這樣畸形的教養中，是如何地長大起來，這是說明一個巨人成長底縮影。當高爾基寫自己童年回憶的時候，他說：「在回憶粗野的俄羅斯生活的這些錯一般的可憎的事情時，我常常問自己：值不值得談這些事情？於是，懷着更生的信心，回答自己道——值得的；因為這是生動的，真正的事實，它直到今天也不會死掉。這是那種事實，必需連根熟悉它，以便從記憶中從人的靈魂中，從我們的艱重而可恥的全部生活中連根拔掉它。」所以高爾基不但在寫自己兒時的瑣事，他還描寫了當時社會生活的廣大畫面。要我們熟悉它，拔掉它！我們讀高爾基的自傳小說，是應該以這一觀點為出發的。

我的童年

高爾基著

當春天到來的時候，我的舅父們分開了——約哥夫依舊留在市鎮裏，米蓋爾在河旁築起他自己底家來，而外祖父在波里華伊街買了一幢高大而有趣的房子，樓下的一層是一個旅館，樓上有幾間適意的小房間，而且有一個花園通到那祇聳着無葉的柳枝的棧道。

「給你的手杖！」外祖父說，快樂地映着他底眼睛，當我伴着他在溫柔的，泥濘的路上，在視察了花園之後。「我不久將開始教你讀和寫，所以你將妙手地使用這些手杖了。」

這房子，擠滿房客，除出頂上的一層，外祖父在那裏有一間給他自己的和招待訪客們的房間，和除出氣樓，那裏是外祖母和我的家。它底窗門是面街的，所以，在黃昏或放假日，倚在窗檻上，人可以看到好多酒醉的男人們，從旅館裏爬出來，蹣跚在馬路上面，叫着又顛蹶着。有時，他們會像口袋一般被拋到馬路上來，而他們卻要打算再進旅館去，於是大門砰澎的，軋軋的響，絞鏈啞啞的響，一場戰爭開始了。望着這一切，真是有趣味的事情。

每天早晨，外祖父要上他的兒子們底工廠裏去，幫助他們安排，每天黃昏回來的時候，總是疲倦

的，頹喪的，煩燥的。

外祖母要烹調，縫紉，在廚房裏和花園裏忙碌着，整天從事於這一件或那一件事情，真像一個高大的梳盤放在一架看不見的小滑車裏轉動；她不斷聞鼻煙，打噴嚏，拂拂她那流汗的面孔，說：

「好的舊世界，祝你幸福！噲，奧里雪，我親愛的，這不是一種佳好的安靜的生活嗎？『天上的皇后，』這是你底功勞，——使一切事情都變得這般如意！」

可是我對於安靜生活的觀念是和她不同的。這房子裏的別的房客們，騷擾地跑進，跑出，跑上，跑下，從早晨一直到夜晚，以這般樣子來顯出他們底友愛——時常是匆匆忙忙，又時常弄得時間頂晚；時常在訴苦，而且時常打算叫出來：「亞康留娜·伊凡諾夫娜！」

而亞康留娜·伊凡諾夫娜，永遠是可愛的，對於大家都一樣慇懃的，她會親自動手去開鼻煙，而且在一塊紅色的小方格手帕上仔細地擦着她底鼻子和她底手指，在她回答之前：

「要趕走虱兒，我的朋友，你得時常洗洗身體，而且洗洗 *Mint-Vapor* 澡，假使虱兒是在皮膚下面，那末，你要用一匙純粹的鵝油，一匙硫磺，三滴水銀——把這三種原料用一塊碎壺片在一個瓦管裏拌七遍，然後拿這混合物當做膏藥來塗搽。可是你得記住，假使你用一個木的或骨的調羹來拌它，那末水銀會變成沒有用，假若你放進一個銅的或銀的調羹去，你用了反而會害你。」

有時，在考慮之後，她會說：

「你最好，我的好婦人，去請教亞塞夫，彼奇郁地方的藥劑師，因為我不知道應該如何忠告你纔好。」

她像一個收生婆，也像一個家庭間的爭吵與紛擾的調停人；她會醫小兒病，和誦述「聖母瑪利亞底夢」，要使婦人們「爲了造化」而心裏記住，而且關於家務事情她常常會來貢獻意見。

「黃瓜自己會告訴你，什麼時候是醃漬的晨光到了；當它掉落在地上，發出一種古怪的香味，這是採摘的時候了。麥酒呢，可以草草對付的，而且它是不喜歡太甜的，所以可用葡萄乾來配製，你可以每二加倫半麥酒裏攪一Nolofin葡萄乾，……製乳皮你可以用各種方法。有杜斯基味，有琪姆播斯基味，有高加索味。」

我整天跟着她在花園裏和天井裏，陪她上隣舍們家裏去，她會在那裏坐幾個鐘頭，喝着茶，說着各樣的故事。我彷彿變成她底一部份了，在我底一生底這一段時間裏，我所記得的最清楚的東西，無過於那個有毅力的老婦人了，她是永遠不倦於做好事情的。

有時，我的母親會短時間的從某地方出現在我們面前，偉大而嚴肅的，她以冷淡而灰白的，有如冬天的太陽似的眼睛，望着我們衆人，但不久又不見了，一點沒有留給我們可以回憶的東西。

有一次，我向外祖母說：「你是一個巫婆嗎？」

「唔！下回你又會想出怎樣的怪問題來？」她笑了。但她以一種沉思的聲調繼續說下去：「我怎能

成爲一個巫婆呢？巫術是一種很難的科學。唉，我是甚至是既不能讀又不能寫；我甚至不認識一個字母的。外祖父——對於學問，他真是一隻合格的海鷲，但聖母瑪利亞永遠不讓我做一個學生呢。」

接着她仍舊把她生活底另一面講給我聽，她繼續說下去：

「你知道，我是一個小小的孤兒，和你一樣的。我的母親正是一個可憐的農婦——一個跛子。在她只不過比一個孩子年齡稍些大點的時候，一個紳士來欺侮她了。一天晚上，因爲那將要發生的事情使她恐怖，她從窗口跳了出來，折斷肋骨，傷了肩——傷得這般厲害，連她頂需要的右手也壞了……她還是一個有名的花編工人，也弄得如此呀！唔，那回事情發生之後，她的雇主自然不再要她，辭退她——她只好盡她能力去掙扎她底生活。一個人沒有手兒怎能賺到麵包呢？所以她變成乞丐依靠別人的恩賜來過活；然而在那時候，人們還比現在富庶點而且仁厚點……巴拉卡納的木匠們，花編工人們也一樣，是出名的，而人們又大家都愛裝飾。」

「有時，我的母親和我在市鎮裏住過秋天又冬天，然而一到亞爾干基爾·迦伯列揮着他底劍，趕走冬天，以陽春來遮滿大地的時候，我們又開始飄泊，跟着我們底眼睛走去了。我們到莫洛姆，到烏利未茲，而且沿着伏爾加河上流，沿着平靜的奧喀河。在春天和夏天，去世界上游蕩着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那時整個地球在微笑，草兒好像天鵝絨一般；聖母在田野間撒遍花朵，一切東西彷彿都給人以愉快，直向人底心靈說着話一般。有時，當我們上了小山，我的母親會閉上她底藍眼睛，開始以一種雖不

很有力，但鐘聲一般清微的聲音歌唱着；聽着她底歌，我們周圍的一切，彷彿都屏氣斂息地睡着了。唉！上帝知道生活在那些日子是多美好啊！

「可是當我九歲的時候，我的母親開始感到，假若她再帶我求乞下去，她會被人辱罵的；而事實上，她也開始覺到我們所過的生活是可恥的，於是她在巴拉喀納住下來，到街上一家一家去求乞——逢到星期日或放假日，上禮拜堂的牆門間裏去估據一個位置，這時候我是留在家裏，學打花編。我是一個伶俐的學生呢，因為我急於想去幫助我的母親；但有時我彷彿一點也不進步似的，於是我就叫起來了。然而在兩年之內我終究學會這職業。請你記住吧，我人是那麼小，而我底名譽卻傳遍了市鎮。當人們需要真正佳好的花編，他們會立即來到我們的家裏：

「噲，亞康留娜，飛快地轉着你底絡絲管吧！」

「我是很幸福……這是我的偉大的日子。自然，這是我母親底工作，不是我底；因為，雖然她祇剩一隻手，那另一隻是沒有用的，而這正是她，教我怎樣去工作的。一個好教師是勝過十個工人呀！

「唔，我開始感到驕傲了。」現在我的小母親，「我說，『你可以不必再求乞，因為我能夠養活我倆了。』」

「『沒有這回事！』她回答。『你所賺的，要積蓄起來做你將來的嫁妝的。』」

「此後不久，外祖父出場了。他是一個奇怪的孩子——祇有二十二歲，已經是一個自由的水手了。」

他的母親一時垂青於我。她知道我是一個伶俐的工人，而且因為是一個乞丐的女兒，我猜測她，一定以為我是容易安排的；可是——唔，她是一個狡猾的，奸惡的婦人，但我們不要去提起那一切吧……況且，我們為什麼要去憶想那些壞人呢？上帝知道他們的；「他」知道他們所做的一切事情的；讓魔鬼愛着他們吧。」

她熱誠地笑着，談諧地縐着鼻子，同時她底眼睛在沉思地閃耀着，彷彿，比她底談話更動人地，在撫愛着我。

我記得，有一個靜寂的黃昏，在外祖父的房間裏和外祖母用茶。他有點不舒服，坐在床上，沒有穿衣服，用一塊大面巾披在肩上，在大量地流汗，迅速而沉重地呼吸着。他底青色的眼睛已經暗淡了，他底面孔是喘氣而且青白的；他底小小的尖耳朵也是十分蓮紫色的，而他底手兒是可憐地搖擺着的，當他伸出手兒去拿他底茶杯的時候。他底態度也變成了溫柔的；他是一點也不像他的本來面目了。

「為什麼你不給我一點糖呢？」他使性地問，好像一個寵壞了的孩子。

「我已經放上蜜；這對於你更適宜點吧，」外祖母慈愛地可是肯定地回答他。

吸着氣，而且在他底喉嚨間發出了一種類似鴨叫的聲音，他嚥下一大口熱茶。

「這時候我要死了，」他說，「看我是否死！」

「不要煩惱吧！我會當心你的。」

「那很好；假使我現在死去了，我會彷彿同從來沒有生活過似的。一切都要崩潰了。」

「現在，不要多說。靜靜地躺着吧。」

他閉上眼睛躺了一分鐘，用手指捲着他底疏疏的鬚髭。他底褪色的嘴唇吮合着；然而他忽然搖擺起來，彷彿誰用一個木釘刺他一下似的，於是開始高聲地說出他底思想來了：

「約虛喀和密虛喀應該從速再結婚了。新的羈絆大概會給與他們對於生命以一種新鮮的要求。你覺得怎樣？」於是他開始在記憶中搜索市鎮上的合格的新娘底名字。

但外祖母卻老守着沈默，一面她一杯又一杯的在喝茶，而我是坐在窗口，眺望那晚天在市鎮上漸漸地紅起來，而且在對面房子的窗上投下紫色的反光。外祖父禁止我上花園或天井裏去，好像對我某種惡行的懲罰。甲蟲兒環翔在花園裏的樺樹底四周，用它們底翅膀振着一種叮噹聲；一個桶匠在隔鄰的天井裏工作，而在不遠的地方有一個人在磨刀。被繁密的叢藪所掩遮住的孩子們底聲音，從花園裏和石路上飄起來。這一切，彷彿吸住我又抓住我，這時候黃昏底憂鬱泛上我底心頭來。

外祖父突然從什麼地方拿出一本簇新的書來，在他的手掌上拍拍的敲着書本，帶了活潑的聲調在叫喚我。

「噲，你這小流氓，過來吧！坐下來！你知道這些字母嗎？這是Az。跟我說Az。Buki, Viedi。這

「一個是什麼字？」

「Buki。」

「對的！這一個叫什麼？」

「Viedi。」

「錯了！這是Az。」

「看這幾個——Giagol, Dofro, Yest, 這一個是什麼？」

「Dofro。」

「對的！這一個呢？」

「Giagol。」

「好！這一個呢？」

「Az。」

「你知道的，父親，你是應該安靜他躺着纔好，」外祖母插進來說；

「啊，不要來鬧！這正是我該做的事情；這使我忘記憂慮。里克希，讀下去！」

他用和暖的，濕潤的手臂圍住我底項頸，而且用手指在我肩上作着字母的小記號。從他身上可以聞到強烈的醋味，而且其中還含有燒洋葱底氣味呢，我真覺得幾乎給窒息氣了；然而他卻發起脾氣來。在

我的耳朵裏咆哮着，叫喊着：

「Zemlya, Iodil」

這些字，我覺得很熟悉，不過和斯拉夫的文字有點不相合吧了。「Zemlya」的「Z」看起來好像一顆蟲兒似的；「Gragol」的「G」好像駝背的葛里哥雷。「Ya」好像外祖母和我並立在一塊；而外祖父彷彿對於所有字母都同樣有點關係的。

他叫我反覆地讀去，有時故意來問我這些字母叫什麼，有時避過了；但是他底熱度可真傳染給我了，因為我也開始流起汗來，而且盡量地高聲叫着——這使他感到萬分快活。因為咳嗽得很厲害，所以他抓着胸膛，而且把書本拋開在一邊，喘着氣：

「母親，你有聽見他怎樣喊叫嗎？你爲什麼要做出那樣的聲音來，你這阿斯達拉干的狂人？唉？」

「這是你，使我發出那樣的大聲來。」

此刻望望他又望望外祖母，在我真是一種愉快；外祖母底兩肘倚靠在桌子上，她底腦袋休息在她手上，她望着我們，又溫靜地笑着，一面卻說：

「假使你們不當心，你們會笑死的。」

「我是容易受刺激的，因為我身體不舒服，」外祖父以一種親切的聲調解釋着。「但於你有什麼關係呢，唉？」

「我們的可憐的納推麗亞是錯誤的，」他對外祖母說，搖搖他底汗濕透的腦袋。「當她說他是沒有記憶力的時候。謝謝上帝，他是有記憶力的！是像一匹馬兒底記憶力。認真用功下去，獅子鼻呀！」

他終於開玩笑似地把我推出床外。

「够了。你可以拿了書去，明天你會對我背完字母沒有一個錯誤了，而且我要給你五個哥貝克呢。」當我伸出手去拿書的時候，他將我拖近身旁，粗暴地說：

「你那位母親一點也不想到你底將來呢，我的孩子。」

外祖母跳起來了。

「啊，父親，你爲什麼說出這樣的話來？」

「我不應該這樣說的——但我底感情制服了我。啊，那是怎樣一個走入迷途的姑娘！」他粗暴地推開我了。

「現在走開吧！你可以出去了。但不要在街上去；不要那樣胆大吧。可以上天井或花園裏面去。」花園，對於我有特別的吸引力。當我一旦出現在那裏的土山上，立刻就有孩子們從棧道裏開始向我拋過石子來，而我是十分願意來回復這個突擊的。

「呆子來了，」他們一眼瞥見我，馬上就這般叫起來，而且匆忙地武裝好了自己。「讓我們來剝他底皮——」

因為我沒有懂得「呆子」這字的意義，所以這個綽號也並不令我生氣；但我感到我是一個人孤獨地戰鬥他們一大羣，這使我心中歡喜，尤其是一顆瞄得很準的石子，趕得敵人飛跑到樹叢中間去躲避的時候。我們從事這些戰爭是毫無惡意的，而且他們照例到了完結的時候，並沒有一個人受到創傷。

我很容易的學會了讀和寫。外祖父一天比一天厚待我，夏楚也一天比一天減少了——雖然據我的意見，我是應當比從前更受夏楚的，因為我人是變得更大，而氣力也變得更大，所以我是比從前更要時常破壞外祖父底規矩，更不服從他底命令了；但他卻最厲害也不過罵我幾聲，或者向我揮揮拳頭吧了。真的，我開始感到他從前打我一定是沒有原因的，於是我就這樣告訴了他。

他輕輕地斜推我底下頰，將我底面孔向他捧起來，他眯着眼睛，一面囁嚅地說：

「爲——什——什——麼？」

於是他半露笑容地添補說：

「你這異教徒！你怎麼能夠知道我需要多少夏楚呢？除掉我，誰還知道？啊啊！走開吧。」

可是他還沒有說完這句話，又立即抓住我底肩膀，問道：

「我疑惑，你現在是怎樣——狡滑的，或是忠實的？」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唔，我要詳細地告訴你——狡滑點吧；這是令人滿意的事！忠實只是愚蠢罷了。記

住，羊是忠實的！够了。跑開吧！」

不久，我能拚出詩篇來了。我們通常讀書時候是在晚茶之後，那時我念着一首聖詩。

「被，被；祝福，祝福；被祝福，」我念着，領導着這位指示者念過書頁去。「這人是被祝福——那不說約哥夫舅父嗎？」我問，爲了解除這厭倦。

「我要用拳頭打你耳朵；那樣，你總會明白被祝福的是誰吧，」外祖父回答着，憤怒地鼓着鼻息；但我覺得他底憤怒只是假裝的。因爲他以為生氣該是一件正當的事。

而我底猜測一點也沒有錯誤；果然不到一分鐘，他顯然已經忘記剛纔罵我的一切，因爲他在喃喃地說：

「是的，是的！大衛王表示他自己是很惡毒的——在娛樂裏，在他的歌唱裏，在押沙龍事件裏。唉！歌底製作者，言語底主人，又是諧談者。那就是你！」

我停止了誦讀，望望他底繃蹙的驚奇的面孔。他底眼睛輕輕地眯着，閃耀着一種溫暖的可是憂鬱的光輝！彷彿要望穿了我似的，但我知道，不久他那日常的暴戾的表情又要回到他的眼睛裏來了。他用他底細手指在桌子上面癩癩地搖擊着；他底染色的指甲在閃着光，而他底金黃的眉毛上上下下地動着。

「外祖父！」

「唉？」

「講一個故事給我聽。」

「讀下去，你這懶惰的鄉下人！」他不滿地說着，擦擦眼睛，彷彿剛從熟睡中醒來一般。

「你喜歡故事，但你卻不留心詩篇！」

我有點疑心，他對於聖詩，差不多全熟的，所以也是比較對於故事喜歡點吧，因為他曾經宣過誓，每夜上床之前，他一定要誦聖詩，他以一種歌咏似的調子誦着，正像教會庶務員在教堂裏默誦着祈禱書。

在我懇切的請求之下，這位一天比一天溫柔起來的老人，終於對我讓步了。

「那末，很好！你將常和聖詩在一起，而我卻不久要被上帝召去審判了。」

他斜靠在一張古舊的圈手椅底裝着套子的椅背上，倒轉腦袋，仰視天花板，於是開始靜靜地，沈思地，向我講述關於舊日，關於他的父親了。有一次，強盜們上巴拉卡納來搶劫商人賽夫，外祖父的父親跑到鐘樓上去撞警鐘；但強盜是跟在他後面的，所以他們用刀劍刺翻他，拿他從鐘樓上拋下來。

「但那時候我還不過是一個孩子，所以對於這事件，我自然記不起什麼來。我所記得的第一個人，是一個法國人；那是在我十二歲的時候，整整十二歲的時候。三班類似的犯人，都是些小小的枯萎了的人，趕到巴拉卡納來了；其中有的穿得比乞丐們更壞些，其他的是凍到快要站不住了。農民要打死他

們，但護兵阻止這樣做，於是把他們趕散了；以後他們也沒有受到其他痛苦。我們時常去看這些法國人，他們都顯得又能幹又伶俐；也很快活……有時他們還唱唱歌。紳士們時常從尼尼坐着忒洛卡出來觀察這些犯人；其中有的還辱罵這些法國人，向他們揮揮拳頭，而且甚至還會敲起他們來，同時其他的卻仁厚地用法國語對他們說，給他們錢，而且向他們表示萬分熱誠。有一個年老的紳士用兩手掩住面孔哭泣了；他說，那個惡徒波那帕忒毀壞了法國了。唉，你看！他是一個俄國人，而且是一個紳士，而他卻具有一副善良的心腸——他可憐這些異國人。」

他沈默了片刻，緊緊地閉住眼睛，用手兒梳着頭髮；然後他說下去，十分真確地回憶着他底過去。「冬在街道上投下了符咒，農民們底茅屋遭遇着霜雪的侵蝕，於是這些法國人有時時常跑到我們母親的家裏來，立在窗門下面，輕敲着玻璃，叫着，跳着要熱麵包，因為她時常做些小麵包去出賣的。母親不讓他們走進我們草舍裏來，只從窗門裏拋點麵包給他們；麵包都是火熱的，但他們卻抓了起來，塞在他們的胸懷裏，緊貼着他們底裸露的皮膚。我真想像不到他們怎樣忍受這熱呢！許多法國人都凍死了，因為他們是從一個溫和的國家裏來的，所以對於霜雪是不習慣的。其中兩個是住在我們的洗滌室裏，在廚園裏——一個官，和他的傳令兵米洛。」

「官是一個高高的瘦削的男人，皮包骨頭，時常裹着一件齊及膝踝的婦人外套走出去。他非常可愛，可是一個酒漢，所以我的母親時常暗地裏釀些啤酒，賣給他。當他喝過了酒之後，時常歌唱起來

了。當他學會了說俄國話的時候，他時常要發表他底見解；「你們的國家不是完全白的，而是黑的——而且壞的！」他說得非常不完全，但我們能够懂得他，而且他所說的總是非常真確的。伏爾加河上流的兩岸是不愉快的，但是再往南去，土地就變得比較和暖些了，到了裏海，是永遠看不到雪了。這個話是可以相信的，因為在福音書裏，沒有講到雪，也沒有講到冬天的，戲劇裏也沒有的，聖詩裏也沒有的，凡是我所記得的都沒有的……以及基督生活的地方……唔，我們一旦讀完了聖詩，我們馬上就要一塊讀福音書了。」

他又落在另一個沉默裏去了，正像他已經昏睡去一樣。他底思想是馳在遙遠的地方，他底眼睛是斜瞥着窗外，顯得又小又銳利。

「再說一點給我聽吧，」我說着，我的舉動正像一根輕輕的當頭棒，他驚跳起來，然後又開始說下去。

「唔——我們是講着那法國人。他們畢竟是和我們一樣的人，不比我們壞，也不比我們更罪孽深重。有時，他們時常向我母親高叫着；『馬丹！馬丹！』意思就是『我的太太，』『我的主婦，』於是她就拿五磅麵粉去放在他們口袋裏。她底氣力不是一個平常婦人所有的；她能够拿着我底頭髮，輕輕舉起來，一直到我到了廿歲，甚至到了我的身量已經不輕的年齡。啊，這位傳令兵米洛是愛馬的；他時常走到天井裏來，向他們裝裝手勢，要求他們給他一匹馬兒養。當初是苦惱的——有着爭論和反對的，

——但後來農民們都時常叫他「嘻，米洛！」而他是時常笑着，頓着頭，向他們跑過來了。他底頭髮是沙黃色的，幾乎紅色的，長着一個大鼻子和厚嘴唇。他知道關於馬底一切，他醫治馬底病症能够有神奇的效果；後來他變成尼尼的一個獸醫了，但他發起狂來，被一槍打死了。春天快到的時候，官開始顯出他那將死的樣子，而且在一個初春的早晨靜靜地死去了，其時他是坐在外屋的窗口——正像坐在那裏思想着，腦袋是垂倒了的。

「他底結束是那樣的。我真是非常悲傷，我甚至靜悄悄地號哭了一忽兒他是這般文靜，他時常要扯我底耳朵，而且用他底本國話這般仁和我說。我不懂，但我很喜歡聽——人類的仁愛無論那條街道裏都買不到的。他開始教我學他底本國話，但我的母親禁止我，甚至把我送到牧師那邊去，於是這位牧師替我定下一種鞭撻，而且他還親自上官那裏去告訴，在那時候，我的孩子。我們所受的待遇是非常殘暴的。你還沒有經驗過這種待遇呢……你所忍受的真不算什麼一回事，請你不要忘記！……譬如拿我自己的情形來說……我是受過這許多——」

黑暗開始沉下來。在暮光裏，外祖父彷彿變成罕有的龐大，他底眼睛閃耀得好像一隻貓兒底。他靜靜地，細心地而且沉思地談了許多題目，但講到他自己的時候，他底話語就立即變成了迅速的，而他底調子也變成了熱情的而且誇大的了，使我不高興聽；至於他那慣常的獨斷的命令，我也不愛聽的：

「記住我現在對你說的話！留心，不要忘記！」

他對我說了許多事情，我都無心記住，但那事情，他雖絲毫不向我用命令，我可不自主地保留在我的記憶裏，使我感到一種心底病弱。

他從來不講嚮壁虛造的故事的，他所講述的事件，往往都是曾經真正發生過的；而且我也注意到他是討厭詢問的，這樣，反而引起我固執地要問了：

「誰好呢，法國人和俄國人？」

「我怎麼說得出來呢？我從來不會在家裏看到過一個法國人，」他憤怒地咆哮了。「一隻波蘭的貓在它自己的洞裏是很好的，」他添補說。

「然而俄國人是好的嗎？」

「在許多方面他們是好的，但在地主統治着的時候，他們是更好了。現在我們是混亂得不成樣子；人們甚至不能夠生活了。自然，這些紳士們該受責備的，因為他們很知道去幫助他們；但那也不能一體而論，祇有幾個好人們，他們是已經被證明了。至於其他的——其中許多都蠢得和老鼠一樣；他們將拿去任何你所喜歡給予他們的東西。我們中間有許多的果殼，但核肉是不見了；祇剩了殼，核肉已經被喫完了。人呀，這是你該學習的一課！我們應該學習這一課，我們底機智現在應該已經敏銳了；但是我們還不夠。」

「俄國人比別的人民強健嗎？」

「我們中間有若干非常強健的人民；然而氣力並不是十分重要，重要的是靈敏。假使講到單純的氣力，馬兒是我們的優勝者。」

「但是法國人爲什麼要向我們宣戰呢？」

「那是皇帝的事情。我們不能夠希望理解這個的。」

但我底問題是「拿破崙是一個怎樣的人呢？」外祖父帶了一種懷古的聲調回答道：

「他是一個惡人。他要想向全世界宣戰，然後他再想使我們平等——沒有統治者們，也沒有主宰們；沒有階級底區別，受着同一的統治，承認同一的宗教，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所以，在人與人之間，所不同的祇有他們底名字了。自然，這完全是瞎說。祇有龍蝦，纔是不能夠互相區別的生物……而魚類就有階級的區別了。鱈魚是不和大鮎魚結合的，而小鱈魚是不肯做青魚的一個朋友的。我們中間有許多拿破崙；有萊辛（斯蒂朋·鐵瑪希夫，）和匹格奇（伊密利亞·伊凡諾夫）——關於他們，我下一回再告訴你。」

有時，他會沈默着許多時候不說話的，用轉動着的眼睛凝視我，彷彿他從來不曾見過我似的，這真是頂不愉快了。但他從來不向我講起我的父親和母親。在這類閒談的時候，外祖母時常會默默地走進室內來，坐在角落裏的一個位置上，沈默的而且看不見的坐了許多時候，然後突然地用她那慈愛的聲調問着：

「你還記得嗎，父親，這是多可愛，我們上莫洛去進香的那一回？到現在幾年了？」
沈思了一回之後，外祖父會謹慎地答道：

「我不能夠正確地說出年數來，但這是在患虎列拉病之前。就是我們在樹林裏捉住那些逃亡的囚犯們那一年。」

「對了，對了！他們還仍使我們感覺到恐懼呢——」

「那是對的！」

我問，逃亡的囚犯們是什麼，而且他們為什麼逃亡到樹林裏去的；而外祖父是頗討厭地解釋着。

「他們不過是從牢獄裏跑出來的人們，逃避那規定他們去做的工作。」

「你們怎樣去捕捉他們的？」

「我們怎樣去捕他們嗎？啊，有如小孩們玩捉迷藏似的——有的跑走了，其他的去尋他們，而且捕住他們。當他們被捕的時候，他們被毆打着，他們底鼻管被割開，而且在他們底前額烙上了他們是囚犯們的印記。」

「爲什麼呢？」

「唉！那是一個問題，是一個我所不能回答的問題。至於誰錯誤，還是跑走的，或是追逐的錯誤，那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你還記得嗎，父親，」外祖母說，「在大火之後，我們怎樣？——」
對於其他一切事情都記得正確無誤的外祖父，對於這話卻嚴厲地問道：

「什麼大火？」

當他們這般地重溫着過去的時候，他們完全忘記我了。他們底聲音和他們底話，是這般輕軟地又這般和諧地混合在一塊，有時真像在歌唱關於病痛和火，關於虐殺的人們和暴死，關於聰明的流氓和迷信宗教的狂人和粗暴的地主底憂鬱的歌曲。

「我們生活過來多少事情了！我們閱歷過來多少事情了！」外祖父輕輕地喃喃說。

「我們不曾有過一度如此壞的生活呢，我們有過嗎？」外祖母說。「你記得嗎，在范麗生了之後，春天是多麼美好地開始起來？」

「那是在一八四八年，正當匈牙利戰爭的時候；在施洗禮的第二天，他們趕走了她的教父，蒂

珂——」

「而且他不見了，」外祖母歎息着。

「是的；從那時以後，上帝的祝福彷彿流出了我們底家，好像水溜過了鴨背。譬如拿范爾范萊來

說——」

「啊，父親，够了！」

「你這話什麼意思——够了？」外祖父問着，憤怒地向她疾視。「我們的孩子們都變得很壞了，無論你怎樣看法。我們底青春的精力變成了什麼？我們以為我們是在孩子們身上，為自己蓄積着青春的力量，有如人在一隻籃裏仔細地裝填或種東西一樣；但是，看呀，上帝卻在我們手裏把它換成一個謎，沒有一個回答。」

他在房子裏奔跑起來，號叫着，彷彿他已經被火燒傷了自己一般，而且呻吟得好像他在患病；然後他向外祖母辱罵着孩子們，向她恐嚇地搖着他底小小的乾枯的手兒，一面叫：

「這完全是你底錯處，對他們退讓，而且幫助他們，你這老鬼婆呀！」

他底憂傷和刺激達到最高度了，變成了一陣含淚的號慟，他一面倒在神像面前的地板上面，盡力敲着他底枯萎的深陷的胸膛，一面叫着：

「主呀，難道我比別人更加罪孽深重嗎？那末爲什麼？——」

他渾身顫抖，他底充滿淚水的眼睛，閃射着怨憎與毒恨。

外祖母沒有說話，她坐在黑暗的角落裏，在身上畫了一個十字，然後謹慎地走近他身旁，說：

「啊，你爲什麼這般煩惱呢？上帝清楚他所做的事情的。你說，別人的孩子們比我們的好，但我敢對你擔保，父親，你會發現到處都發生這同樣的事情——鬧架，爭吵，煩惱。所有做父親母親的，都用他們底眼淚來洗去他們底罪惡；不祇有你一個人。」

有時，這些話語會平和了他底氣憤，他開始要預備上床了；於是外祖母和我偷偷地溜到我們的氣樓上去。

但是有一次，當她拿了安慰的話走近他身旁去的時候，他迅速地轉向她，而且用拳頭盡力在她面上打了一下。

外祖母蹣跚着，幾乎失去她底平衡了；但她把自己弄個穩定，於是拿一隻手兒放在唇上，靜靜地說：「呆子！」於是她唾出血水在他足上；但他祇長號了兩聲，向她一齊舉起他底兩手來。

「走開吧，否則我要殺死你！」

「呆子！」她重覆地說，一面離開房間了。

外祖父向她衝過去，但她匆匆地跨過門檻，對着他底面孔砰然地關上門。

「老鬼婆！」外祖父噉咕說，他底面孔已經變成青白色，一面他靠在門柱上，頑強地抓着。

我是非常疲倦的坐在臥榻上面，快要不相信我底眼睛了。這是第一次，他在我面前毆打外祖母，而我是淹沒在憎惡他底性格底這種新態度裏——這一種癖性底顯露裏，這是一種我認為不可原諒的，而且使我感到了窒息似的癖性呀。他站在那裏沒有動，倚在門柱上，面孔變成灰白而且縮縮，彷彿遮上一層灰。

突然地，他走到房子中央，跪下下，向前俯伏着，他底兩手靠在地板上面；但他立刻又直挺起來，

敲擊着他自己。

「唉，主呀——」

我急忙溜開了爐坑底暖熱的石板，小心地匍匐出房外，彷彿我是行走在冰上一般。我發現外祖母是在樓上，在房內往返地踱，不斷地漱滌着口嘴。

「你受傷嗎？」

她走到角落裏，將水吐在小盆裏，於是冷冷地回答：

「沒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我底牙齒都很好；祇是我底嘴唇被打破了。」

她瞥着窗外，說：

「他發脾氣了。這在他老年是難受的，一切事情都彷彿變成很壞了。現在你去睡去，去做你底祈禱去，而且不要再絲毫想到這事情。」

我再問了幾個別的問題，但她顯着一種十分反常的嚴酷，叫道：

「我對你說過什麼話？立即去睡吧！我從來沒有聽到過這般不服從的。」

她坐在窗口，吮吸着她底嘴唇，頻頻地睡在手帕上面，而我是解脫着衣服，望着她。我能够從那蔚藍色的方窗裏，望見星星閃耀在她後頭的天上。街道上一切都靜寂，而房子是在黑暗裏。當我上床之後，她走近我身邊來，溫柔地撫摩我底腦袋說：

「好好地睡！我要到樓下他那邊去。不要挂念我吧，可愛的人，你知道的，這是我自己的錯處。現在睡着吧！」

她親吻我，然後走開了；但是一種難堪的悲傷掃過我。我跳過我這寬闊的，溫柔的，暖熱的床，走到窗口，凝視着窗下空虛的街道，我是被愛傷所硬化了。

並不很久，我就知道了這事實，外祖父有一個上帝而外祖母另有一個的，這不同，屢次引起我底注意，使我沒有法子裝作不知道。

有時，外祖母早晨醒來，坐在床上許多時候，梳着她那古怪的頭髮。她底腦袋一動也不動，用梳子底斷齒梳着她那烏黑的，絲一般的鬚毛底每一絲，同時低語着，沒有來擾醒我：

「你真討厭！黏纏得這樣子，釀鬼來抓你！」

當她這般地梳通所有的纏髮，她迅速地編好一條厚厚的髮辮，匆匆地洗濯着，不斷地搖擺着腦袋，而且，沒有洗掉她的滿臉睡痕的大面孔上底興奮的痕跡，她就置身在神像面前，開始她底真正的晨禱了，於是她就整個的立即神清氣爽起來。

她伸直她底彎曲的背，舉起她底腦袋，凝視着那喀山的聖母瑪利亞底圓圓的面孔，於是，莊敬地在身上畫了一個十字之後，急迫而尖銳地低聲說：

「頂光榮的聖處女！今天將我放在你底保護之下吧，親愛的聖母。」

深深地鞠一個躬，她困難地伸直了她底背脊，於是熱情地繼續低語着，而且帶了深刻的情緒：

「我們底快樂底泉源！純潔的美！燦爛的蘋菓樹！」

彷彿每天早晨她都要找新的話語來讚美的；爲了這理由，我時常聚精會神地來聽她底祈禱。

「親愛的心，這般純潔的，這般美善的！我底城堡和我底避難所！金色的太陽！上帝的母親！當心我受誘惑吧；允許我不傷害一個人，不會因別人無心所做的事情而引起憤怒。」

她那烏黑的眼睛在微笑，一副返老還童一般的神氣露現在她（面上，）她底手兒緩慢而沈重地在她身上又畫了一個十字。

「耶穌基督上帝的兒子，垂憐我，一個罪人，看你聖母的面上。」

她底祈禱往往一點沒有禱告文的格式的，充滿了忠實的讚美，極簡單的。

在早晨，她並不祈禱得時間很長，爲了她得去預備茶壺，因爲外祖父不雇僕人的，而且假使到了時候茶還沒有預備好，他常常會憤怒地責備她許多時候。

有時，他比她還起身得更早，於是他就上氣樓來。看見她在祈禱着，他將藐視地綁着他底薄薄的黑嘴唇，立住幾分鐘來聽她，而且當他喝着他的茶時，他要咆哮了：

「我曾多少次數教你應該如何祈禱的，呆子。然而你，總時常要胡說那些亂話，你這異教徒！我真

想不到上帝爲什麼會饒恕你的。」

「『他』知道的，」外祖母堅信地回答，「那我們所沒有對他說的話。什麼東西他都觀察到的。」

「你這可咀咒的呆子！嘿——嘿——嘿！汝！」這是他所有的回答了。

她的上帝是整天和她在一起的；她甚至和動物們也談到「他。」這位上帝，顯然地，以心願的服從，使他自己成了對於一切東西的論題——對於人，狗，蜂子，甚至田野的青草吧；對於地上的一切東西，他是同樣地仁慈同樣地接近的。

有一次，旅館主人的妻子——一個狡滑的，美麗的，甘言巧語的東西，有着烟一般的顏色和金色的眼睛——底寵愛的貓兒，在花園裏捉了一隻噪林鳥。外祖母拿下這一隻快要死的鳥兒，責罰着貓，叫道：

「你真不怕上帝嗎，你這陰險的惡漢？」

旅館主人的妻子和門房笑她這句話，但她卻憤怒地向她們說：

「你們以爲動物們就不懂得上帝嗎？一切東西都比你們更懂得上帝，你們這些殘忍的東西！」

當她配裝那長得肥胖而憂鬱的雪拉巴的馬具的時候，她時常和它說起話來。

「你的神氣爲什麼這樣可憐呀，上帝的勞動者？爲什麼呀？你是老了，我親愛的，就是爲了這個緣故吧。」馬歎息着，搖搖它的頭兒。

然而她並不像外祖父那樣屢屢叫着上帝的名字的。她的上帝我很認識的，而且我知道，在「他」面

前我必不可以說謊的；我恥於說謊呀。想到「他」，就能够產生出這一種羞恥的無形的力量，使我永不敢在外祖母面前說謊了。要想從這位仁慈的上帝面前掩藏任何事情是一點不可能的；事實上，我甚至沒有想到要這般做過。

有一天，旅館主人的妻子和外祖父吵架，辱罵他，而且把沒有參加吵架的外祖母也罵了進去；她同樣刻薄地辱罵她，甚至把一個紅蘿蕪拋在她身上。

「你是一個傻子，我的善婦人，」外祖母十分安靜地說；但我卻刻骨地感到侮辱，決定要報復這陰險的東西。

經過許多時候，我都決不定一個最好的方法，來懲罰這位有沙黃色的頭髮的，有兩個下頰的，而眼睛可說是沒有的胖婦人。從我親自在同居的人們的爭鬥中得來的經驗，我知道他們互相報復的方法，是，割斷了他的仇敵底貓兒底尾巴，追逐他底狗兒，殺死他底雄雞和母雞，夜間爬進他的地窖裏去，把煤油倒在木桶裏的白菜和黃瓜上面，而且讓麥酒倒出了酒桶。但這一類事情我卻一點也不想去。我想做一點不殘酷些，然而更恐怖些的事情。

終於我打定一個主意。我埋伏着等待旅館主人的妻子的到來，當她一走入地窖裏，我就關上地板門，緊鎖住，在上面跳着一個輕快舞，然後再把鎖匙拋到屋頂上，跑進那外祖母正在忙着烹調的廚房裏去了。當初，她不知我爲什麼這般狂歡，但是到她知道這緣故，她就打着我——我那身上預備因此受打

的那一部分；她把我拖到天井裏，送我上屋頂去找出這鎖匙來。我勉強地把這鎖匙交給她，她會來要鎖匙，真使我感到驚異，於是我就跑到天井的一個角落裏，從那裏，我能夠看到她如何放出這俘虜來，而且她們如何親愛地同笑着，當她們橫過了天井。

「我會報復你的！」旅館主人的妻子向我搖着她底胖胖的手掌，恐嚇我；可是在她那沒有眼睛的臉上卻露出一臉仁慈的微笑。

外祖母拖住我的衣領，把我拖回廚房裏去。「你爲什麼幹出那樣的事情來？」她問。

「因爲她將一個紅蘿蕞打在你的身上。」

「那末你的意思是爲了我做這件事情的？很好！這就是我要爲了你做的事情了——我要鞭打你，把你放到火爐下面的老鼠們中間去。你倒真是一個好好的保護者呀！」看一個水泡吧，這立即要破裂的。」假使我告訴外祖父，他會剝去你底皮。上氣樓去學習你底功課去。」

這一天，她以後就沒有和我說話，可是到了晚上，在她祈禱之先，她坐在床上，用一種非常動人的聲調，講了下面這幾句永遠不會忘記的話語：

「現在，里喀，我親愛的，你不要來干涉大人們所做的事情吧。大人們是有責任的，他們要向上帝來盡責任；可是你還沒有責任呢；你要以一個孩提的心來生活着。等待上帝來佔領你底心，告訴你該做的工作，和該走的路吧。你懂得嗎？無論什麼事情，你不必去管誰該受責罰的。上帝在審判着，懲罰

着；那是爲了『他，』不是爲了我們。」

她沉默了一忽兒，其時她去拿了一撮鼻烟；於是，半閉着右眼，繼續說：

「啊，連上帝自己也往往不很知道錯處是在那裏。」

「上帝不是什麼都知道嗎？」我驚訝地問。

「假使他是什麼都知道的，那末有許多已做的事情可以不必做了。彷彿這是『他』，天父，從天上頻頻地望着地上，而且看到我們怎樣時常在哭泣，我們怎樣時常在嗚咽，於是說：『我的人民我的可憐的人民，我替你們多麼悲傷呀！』」

當她說話的時候，她竟號叫了；於是，擦乾她底濕潤的頰，走到一個角落裏去祈禱着。

從那回以後，對於我，她的上帝變成愈加接近而且愈加清楚了。

外祖父教訓我，他也說上帝是一個東西——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見的，是人民的一切事情的仁愛的幫助者；然而他並不像外祖母那樣地祈禱。早晨，還沒有去立在神像面前的時候，他要洗濯許多時候；於是，當他穿好衣服，他仔細地梳梳他那沙黃色的頭髮，刷刷他那鬚髭，朝鏡子望望他自己，看看他底襯衫是否整齊，於是把他底黑領帶摺入他的背心裏——完結後，他纔仔細地，幾乎偷偷地，走到了神像的面前。他時常站在鑲木地板的一塊特別的木板上，而他底眼睛顯出一種馬底眼睛似的表情來，他在那裏低着頭，兩臂直垂着，好似一個兵底模樣，默默地站立片刻；於是，直立着，細長得似一

個釘子，開始他底動人的祈禱：

「憑聖父的名字，耶穌基督的名字，和聖靈的名字。」

說完這些話後，我總時常覺得室內彷彿充滿着異常的靜默了；連那蒼蠅彷彿也在小心地嗡嗡的叫。

他立在那裏，腦袋倒垂着，眉毛舉着而且豎着，金色的鬍髭平平地翹着，他以一種肯定的聲調念着祈禱，彷彿他在背一課書似的，而且是以一種非常清楚又非常威皇的聲音念着的。

「當審判者到來的時候就沒有用了，一切行動都騙不了的——」

輕輕地在胸口上敲擊着，他在熱烈祈禱：

「罪人們祇有向『你』走來的啊！請『你』不要看我底罪惡吧！」

他念着「我相信」，簡直用那命令的口氣的；而他底右腿是始終在顫抖，彷彿它在無聲地指示着他的祈禱的時刻似的，而且他向神像盡力伸着他底全身，好像變成更長，更瘦，更枯乾似的——他是這般清潔，這般文雅，而他底要求又這般固執。

「神聖的醫者呀，請醫治我靈魂底永續的災難吧。聖處女，我是從我心底向你叫出來；我向你熱情地奉獻我自己。」

藍眼睛裏充滿了眼淚，他高聲哀泣着：

「歸罪我，我的上帝，我單信仰而不工作，而且不要記住那萬不能夠赦罪的事實！」

他時常不斷在身上畫着十字，搖着腦袋，彷彿他要去抵撞什麼東西似的，而且他底聲音也變成尖銳而破碎的。後來，當我偶然跑進一個猶太會堂裏去，我發覺外祖父像一個猶太人一般在那裏祈禱。

在這個時候，茶壺已在桌上噴氣了好一忽兒吧；在室內飄浮着一種熱的小麥餅底氣味。外祖母蹙着眉，徘徊着，她底眼光凝視在地板上面；太陽快活地從花園裏望着窗門，露水好似珠子一般閃耀在樹木上，早晨的空氣裏可以聞到洋茴香，葡萄叢和爛熟的蘋菓底甜蜜的氣味，但外祖父仍舊在繼續他的祈禱——顫動着而且尖聲說着。

「消滅我身上的災難底火燄吧，因為我是落在不幸和邪惡裏了。」

早晨的祈禱我完全能够默誦了，就是在夢中，我也能够說出那要接下去的是什麼話，我帶了濃厚的興趣聽他有否錯誤或脫去一個字——這是很少遇到的；但當偶然遇到的時候，那末我的心裏會引起了一種惡意的快樂底感覺。

當他做完了祈禱，外祖父時常向外祖母和我說「早安」！我們也回他敬禮，然後在桌旁坐下來。於是我時常要和他說：

「今天早晨你脫去了一個字。」

「不會的吧？」顯着一副不相信的不快活的神氣，外祖父會這般說。

「是的。你得說，『這，我的信仰，無上的統治，』但你沒有說『統治』呢。」

「啊啊！」他會叫了起來，很不安的，帶罪似地睜着眼睛。

後來，爲了指出他底錯誤吧，他會對我殘忍地報復；但是，看到他在如何地不安，暫時的我感到了勝利的快樂。

有一天，外祖母打趣地和我說：

「父親，上帝一定已經聽倦你底祈禱了。你總老是反覆着同樣的話語。」

「什麼話？」他以一種快要生氣的聲音囁囁着說。「你現在吹毛求疵幹什麼？」

「我說，凡我所聽到的，你沒有從你心裏貢獻過上帝一個小小的字。」

他突然變成青白色了，而且，憤怒地顫動着，從他椅子上跳起來，拿了一隻碟子向她頭上拋去，喊着，聲音好似一把鋸子在鋸着木片：

「拿去吧，你這老鬼婆！」

當他說到上帝的全能時，他時常比其他的一切德性更加重它底殘酷性。「人犯罪，於是流血了；又犯罪，於是他底市鎮被火所焚毀了；上帝以飢荒和災難來懲罰人們，就是此刻吧，他還時常拿着一把劍來統治地球的——對於罪人們底一種刑罰。那些執着要破壞上帝的十誡的人們，都要給以憂傷和毀滅的懲罰的。」他用手指敲着桌子來加重這句話的語勢。

我是一點也不相信上帝的殘酷的，我猜想，外祖父所以要安排這番話，目的並不在引起我對於上

帝，而是對於他自己的恐懼心；所以我坦白地問道：

「你說這番話是否要我來服從你？」

他也一樣坦白地回答我：

「唔，或許是的。你的意思是否又要反抗我嗎？」

「外祖母所說的怎樣呢？」

「你不要相信這個老呆貨吧！」他嚴厲地警告我。「她年青時候就時常是愚蠢的，目不識丁的，沒有理性的。我要告訴她，不要再這樣大膽和你講述那麼一種無關緊要的事情吧。告訴我啊——天使們的伴侶有多少？」

我回答了這要求，於是我問：

「他們是固定的伴侶嗎？」

「啊，你這呆子！」微笑着，掩住了面孔又咬緊着嘴唇。「伴侶和上帝有什麼關係呢……他們是屬於地上的生命的……法律對於他們是毫無用處的。」

「法律是什麼呢？」

「法律嗎！唔，法律真是從習慣推演出來的，」這老頭子說着，顯出了愉快的活潑；他底靈慧的銳利的眼睛在閃爍着，「人們同意地住在一塊——如此這般是我們的行動底最好的程序；我們要將它做

成一個習慣——一條規則；」末了，這規則就變成一條法律。譬如說，在孩子們開始一個遊戲之前，他們要在自己中間安排好如何玩法，應該遵守怎樣的規則。法律也和這個同樣方法產生的。」

「而伴侶和法律有什麼關係呢？」

「啊，他們是像一個傲慢的人；他們要使法律毫無用處。」

「爲什麼呢？」

「唉！那是你不知道的！」他回答，沈重地縐攏眉毛；但後來，彷彿像解釋似的，他說：

「人底一切動作無非幫助着實現上帝底計劃。人願望這件，但上帝偏要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人類底制度從來不會經久的。上帝打在他們身上，於是他們就倒在塵灰裏面了。」

因爲我有理由對於「伴侶」這個字感到興味，所以我繼續地詢問他：

「但是約哥夫舅父所唱的：

光明的天使們

爲上帝而戰爭；

惟有撒旦的奴隸們

是伴侶們。

他唱這歌是什麼意思呢？」

外祖父把手兒舉到鬚鬚邊，這般掩住他底嘴，而且緊閉着他底眼睛了，他底頸頰顫動着，我猜想，他心裏是在笑吧。

「約哥夫應該把他底兩腳細住，拋到水裏去的，」他說。「他唱那歌也是不必，你聽那歌也是不必。這不過是在卡洛蓋流行的一種愚蠢的諧語——一點別宗的，異教的胡說罷了。」於是他彷彿望着我的身外，沈思地喃喃說：「嘿——嘿——嘿，汝！」

他雖然把上帝放在人類之上，像煞一個萬分可怕的東西，然而他，像外祖母一樣，他底一切行動仍舊都祈求「他」的。

外祖母所知道的唯一的聖者們，就是尼古來，約來，福羅拉和拉夫伐，他們都充滿了人性底同情與仁愛。在鄉村裏和市鎮裏共享着人底生活，而且管束着他們底一切關係；但外祖父的聖者們差不多都是雄性的，他們打倒偶像，或者反對羅馬皇帝，而結果是受刑，焚燒，或者活活地剝去了皮。

有時，外祖父會冥思地說：

「假使上帝保佑我賣去了那幢小房子，那末即使得到一點小利，我也將對聖·尼古拉舉行一個謝神祭了。」

然而外祖母卻笑着對我說：

「那真像老呆子了！他以為，關於賣一幢房子，聖·尼古拉就會來費神嗎？我們的小神父尼古拉難

道沒有其他好點的事情可幹嗎？」

一本曾經屬於外祖父的教堂日曆，他保存了許多年了，其中有若干他親手寫的題詞。在別的題詞中間，約阿喜謨和安娜的日子的背面，用紅墨水寫着極正楷的文字：

「我的恩人們，他們引開一種災難了。」
我是記住那「災難」的。

因為熱心於維持他那非常無用的孩子們底生計，外祖父成功了一個貸錢者，時常暗地裏拿東西當做抵押品。有人告發他，於是，在一天晚上，警察來搜索這住宅了。發生了一度極大的喧擾，但結果很好，於是外祖父祈禱着，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日出的時候，而且在我用早膳之前，在我面前，在日曆上寫了上面這幾個字。

在用夜膳之前，他時常念着聖歌，祈禱書，或者伊法萊·賽林底沈重的書；但他一旦用完了夜膳，他又開始祈禱起來了，而且他底悔恨的憂鬱的話，在黃昏的靜寂裏響着：

「我能够拿什麼獻給你，或者我如何能够向你贖罪，呵，高貴的上帝呀，呵，萬王之王呀！……保佑我們遠離一切魔鬼的想像吧！啊，主呀，保護我們離開某種人吧！我底眼淚像雨一般落下來，我底罪惡的記憶……」

但外祖母卻時常說：

「啊呀，我是很疲倦了！我要上床去睡，不念祈禱了。」

外祖父時常帶我上教堂裏去——星期六去做晚禱，星期日去做特別彌撒——但是我，就是在教堂裏，也辨別得很清楚，那是在說關於那一個上帝；不管牧師或者教會庶務員在背誦什麼，我明白那是外祖父的上帝啊；然而唱詩班卻時常歌唱着外祖母的上帝。自然，我祇能淺薄地指出這種幼稚的區別來，是我所認為在兩個上帝之間的區別啊；但我卻記得，彷彿這是如何用恐怖的力量撕碎了我底心，而外祖父的上帝如何在我腦筋中引起了一種恐怖和不快的感情。他是一個無情的神，他以嚴肅的眼睛跟住我們衆人，尋覓我們身上一切醜的，惡的，和罪孽深重的事情。顯然他是不信任人的，他是主張悔罪的，而且他愛懲罰的。

在那些日子，我底關於上帝的思想和情緒，是我底靈魂底首要的教養，而且是我底生命底最美麗的日子。所有我所得到的其他的印象，是殘酷而且污濁得祇使我討厭，在我心上引起了一種憎惡而且殘暴的感覺。上帝，外祖母的上帝，那位創造一切的可愛的的朋友，是生存在我的天性裏的一切人物中間的最好而且最偉大的；所以我自然地禁不住被這個問題所擾動——「外祖父爲什麼不能看見好的上帝呢？」我是不准上街跑的，因爲太使我刺激了的緣故。我彷彿變成被我所得到的印象所陶醉了，而且後來差不多總要發很厲害的脾氣。

我沒有同伴們，鄰人的孩子們都當我仇敵看待。我反對他們叫我「這喀什米爾人的孩子，」所以看

到了他們反而愈來愈厲害，一看到我，就馬上互相叫着；「注意，那個小子過來了，那個喀什米爾人的外甥，打他呀！」於是戰爭就開始了。在我底年齡，我總算強壯的，而且我底拳頭是活潑的；我的仇敵們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時常大羣來攻襲我；所以我照例在街道上戰敗，而我回到家裏，是打破了鼻子，弄傷了嘴唇，滿面都是創痕，渾身破爛而且被塵灰掩塞得氣窒。

「什麼事？」當外祖母遇見我，她會喊起來，又驚慌又憐憫。「那你一定又打仗過了，你這小流氓？你幹這個事情算什麼意思？」

她替我洗面，用銅或鉛的敷劑敷着我底傷痕，她一面這一般做，一面說：

「啊，你這種戰鬥算什麼意思呢？你在家裏是萬分安靜的，但一到門外你就變得非我所知了。你應該感到衷心的慚愧呀。我要告訴外祖父不准你出去。」

外祖父時常來看看我底傷痕，但他卻從來不責備我；他祇窒息着而且咆哮着：

「又掛了許多勳章呢！當你在我家裏的時候，年青的戰士，你不要大膽地跑到街上去；你聽到嗎？」在街道靜寂的時候，我是永遠不會受它誘惑的，但我一旦聽到孩子們底快樂的喧嘩聲，我就立即跑出天井去，忘盡外祖父底一切禁令了。傷害和辱罵並不會摧毀我，唯有街頭的遊戲底殘酷——一種祇有我頂清楚的，討厭的又殘暴的，使人變為瘋狂的殘酷——卻可怕地苦惱我。當我見到孩子們窘逼着狗和雄雞，磨苦着貓，趕走猶太人底山羊，嘲弄着酒醉了的流浪漢和幸福的「他的口袋裏裝着死的伊各雪」，

我就不能自持了。

這是一個高高的，神色憔悴的，燻乾的人，他穿着一件沈重的羊皮，他那無肉的，執拗的面上長滿了粗毛。他曲着身子，古怪地搖擺在街上走，而且是永不說話的——他底眼光始終固定地凝視着地下。他那長着一對小小的憂傷的眼睛的鐵色的面孔。使我對他發生一種不快意的尊敬。我想，現在有一個人，他是心裏橫着一件沈重的事情；他是在尋求着什麼東西，所以去阻礙他這是不對的。

小孩們時常跟在他後面，拿石子投在他的寬闊的背上；於是他彷彿不曾注意他們似地而且彷彿甚至不會意識到拋來的石子的疼痛似地走了一忽兒之後，靜靜地站下來，旋轉他底腦袋，他那手兒以遑遑的動作把他那破爛帽兒推到後面，然後望望他們的四周，彷彿他剛從夢中醒來一般。

「他的口袋裏裝着死的伊各雪！伊各雪，你上那裏去呀？留心點，死是在你的口袋裏！」孩子們叫着。

他會把手兒插進了口袋，但又迅速地俯下身來，從地上拾起一塊石頭或一團乾泥，揮舞着他那兩隻長臂。一面他還喃喃地辱罵着，而他底辱罵老是固定的同樣幾句粗穢的話語。關於這方面，孩子們底語彙比他豐富得多了。有時，他蹣跚地跟在他們後面走，然而他底長羊皮卻阻止他不能跑，於是他就跪了下來，用烏黑的兩手休息在地面上，而他底神氣正像一株樹木底枯枝；這時候，孩子們會向他腰部和背部拋過石子去。其中最大的甚至敢跑到他的貼近，向他跳起來，撒下兩把塵土在他頭上。

但我在街上所目擊的最苦的情景，要算我們的到了末日的葛里哥雷·伊凡諾未奇的情景了，他已經變成完全盲目的，目下是在求乞了；他底神氣是這般高高的而且秀麗的，而且永不說話的。一個細小的頭髮灰白的老婦人挽住他底手臂，在窗戶下面停下來（她是從不向窗戶舉起她底眼睛來的），用一種尖銳的聲音哀號着：

「看基督面上，可憐這窮苦的瞎子吧。」

然而葛里哥雷是永不說一句話的。他底黑眼鏡正視在房子底壁牆裏，窗戶裏，或者行路人的面孔裏。而他底嘴唇是緊緊地閉着的。我時常看見他，但我從來沒有聽到那封閉着的口嘴發出過一個聲音呢；我底心上是苦痛地壓積着關於那個沉默的老人的思想。我不能够走近他——我從來不曾走近他；我一旦看到他被牽着走的時候，反而時常跑進房子裏去，向外祖母說：

「葛里哥雷在外面呢。」

「是他嗎？」她帶了一種不快活的，可憐的聲調叫喊着。「唔，跑回去給他這個吧。」

但我簡截地而且憤怒地拒絕了她，於是她親自走到門口去，立在那裏和他談許多時候。他時常笑着，拉拉他底鬍鬚，但話卻祇說了一點，而且那一點也是用單音說的。有時，外祖母將他帶進廚房裏，給他茶喝和一些東西吃，而且每逢她這般待他的時候，他總要問起我在那裏。外祖母叫喚我，但我卻跑了開去，到天井裏去躲藏了。我是不能够走近他的。我意識到，在他面前我感到一種不可容忍的羞恥，

而且我知道外祖母也感到同樣的羞恥吧。我們倆人中間祇談過一次葛里哥雷，這是在有一天，當她領他到了門口，於是號叫着垂倒她底腦袋，回來走進天井裏的時候。我走到她底身旁，握住她底手兒。

「你爲什麼避開他的？」她溫柔地問道。「他是一個好人，而且極喜歡你的，你知道吧。」

「爲什麼外祖父不留住他呢？」我問。

「外祖父？」她停住了，於是用一種極低的聲音說出這幾句先知的話來：「記住我現在所說的話吧——上帝將因此而痛苦地懲罰我們。他將懲罰我們——」

她沒有錯，因爲在十年後。當她已經長眠的時候。外祖父是漂流在市鎮的街頭，也變成了一個乞丐，而且發狂了——他是可憐地在窗下哀泣着：

「仁善的廚子，給我一點包子吧——祇要一點點包子啊。嘿——嘿，汝！」

在伊各雪和葛里哥雷·伊凡諾未奇之外，我很留意伏洛喀——她是一個壞名聲的婦人，被趕出街上。她時常在放假日出現的——是一個凶惡的，蓬頭散髮的，酒醉了的傢伙，走路時候帶有一種特別的步風，好像她底腳沒有移動或者沒有觸到地面似的——好像一朵雲似地漂流着，而且狂喊着她那醜惡的歌調。街上的人們一旦看見她，立即就藏躲了自己，跑到門路裏，或者角落裏，或者店鋪裏去了；她簡單地掃清了街道。她底面孔幾乎是藍色的，而且脹得好像一個魚胞；她底大而灰白的眼睛是可怕地而且古怪地闊張着，而且有時她還呻吟着，叫喊着：

「我的小孩子們，你們在那裏呀？」

我問外祖母她是誰。

「你用不着知道這個的，」她回答；但她仍然簡單地告訴我：

「這個婦人有一個丈夫——一個名叫伏洛諾夫的文官，他是想望着升到一個較好些的地位去；所以他把他底妻賣給他的長官了，而他的長官帶她到別的地方，她有兩年沒有回家，當轉來的時候，她的兩個兒女——一個孩子，一個姑娘——都死去，而她的丈夫是因為以公款賭錢而坐牢了。她在悲哀之中飲起酒來，而現在她在着手造成瘋亂了。沒有一個放假日她不被警察捉去的。」

是的，家庭真比街道好多了。最好的時間要算在用過正膳以後，那時外祖父上約哥夫舅父的工廠裏去，外祖母坐在窗口，告訴我好些有趣的童話，和別的故事，而且還談到關於我父親的事情。

那隻她從貓口裏救下來的噪林鳥，它底破碎的翼兒已經被剪去了，外祖母給它巧妙的做上一隻木腿，重補在它那一隻被吞食了的腿兒上面。於是教它談話。有時，她會去立在那個掛在窗架上的鳥籠面前一整個鐘頭的光景，她底神氣很像一隻大而和善的動物，她以粗魯的聲音，向那隻羽毛黑得像煤炭似的鳥兒，重複雜地說：

「啊，我的美麗的噪林鳥，討點東西吃吧。」

噪林鳥用小小的，活潑的，滑稽的眼睛望着她，而且在鳥籠的薄底上面輕擊着它底木腿，於是伸出

了頸項，有如一隻黃雀似地鳴囀着，或者仿效着杜鵑鳥底譏諷的音調。它會試着咪咪地叫，像一隻貓，而且吠叫着，像一條狗；但人類的言語這禮物它是拒絕的。

「不要說廢話吧！」外祖母十分莊嚴地說。「說『給噪林鳥一點東西吃』吧。」

這小小的黑羽毛的獼猴叫出一個聲音來了，這一定是「Babushka」（外祖母），於是這位老婦人快活地笑着，而且親手拿東西給它吃，一面她說：

「我知道你，你這流氓，你是一個虛偽者，你沒有一件事情不會做的——你對於什麼事情都够聰明的。」

她的教誨噪林鳥當真成功了：不久，它能够十分清楚要它所要的東西了；而且由外祖母的授意，它能够囁囁着說：

「早——早——早——安——安——安，我的好婦人。」

當初鳥籠時常掛在外祖父的房間裏的，但不久，就被趕出去，收藏在氣樓上面了，爲了它要學習戲效外祖父。當外祖父高聲地而且清楚地做着祈禱的時候，它時常將黃色的蠟似的鳥嘴伸出了鳥籠的柵欄吹叫着：

「Thou! Thou! Thee! Thee! Thou!」

外祖父認定這羣效來生氣，有一次，他甚至中斷了他底祈禱，頓着腳，憤怒地號叫道：

「拿掉那個魔鬼吧。否則我要殺死它！」

在這個房子裏，連續發生了許多有趣的而且快意的事情；但我卻不時被一種說不出的憂傷壓抑着。我整個的存在彷彿被這種憂傷所消毀完了；有一個長時間，我好像生活在一個地坑裏面，剝奪了我的視覺，聽覺和感覺——我是盲目的而且半死的了。

一個禮拜六的清晨，我上彼忒洛夫娜的廚園裏去捕知更雀。我在那裏消磨了許多時候，可是大膽的知更雀卻不肯撞到網裏來；惹人地美麗的，它們高興地跳在銀色的凍雪上面，而且飛上覆雪的叢樹的枝頭上去，到處撒下了藍色的雪晶。是這般美麗的一個景緻，使我忘記我沒有成功的憤怒了；事實上，我也不是一个頂厲害的獵人，因為，我對於追逐（鳥兒）的本身底樂趣，遠勝過它底結果，而且我底最大的快樂，還在觀察鳥兒底花樣，和想到它們。我十分幸福地獨坐在一個積雪的田野底邊岸上，傾聽那鳥兒啾啾地在嚴寒的日子的凍晶的靜寂裏啼着。同時，在遠方，我依稀聽到一部忒洛卡的鈴兒底疾速的聲音——有如一隻雲雀在俄國的冬天啼着憂鬱的歌曲。

坐在雪地上使我麻痺起來了。我感覺到我底耳朵已經凍僵，於是我收攏了網和籠，爬過牆垣，到外祖父的花園裏面，上屋內去了。

對着街道的門兒是開着，一個身段高大的男人，領了三匹噴着蒸氣的馬兒，配着一部大而緊關着的

雪橇，從天井裏出來，他在快活地吹噓。我底心房怔忡起來了。

「你將誰帶到這裏來？」

他旋轉身子，從他腋下望着我，於是跳上車夫的座位，纔回答：

「牧師。」

可是我仍舊不信服；而且假使是牧師，他一定是來看一個房客的。

「向右轉，」車夫叫着，於是他快樂地吹噓起來，一面他用馬韁揮着馬兒。

馬兒狂怒着經過田野，我站着尾視它們；於是關上了門。當我走進空洞的廚房裏去的時候所聽到的第一個聲音，是我的母親在隔壁室內說話的有力的聲音，她在十分明晰地說：

「現在怎樣呢？你要殺死我嗎？」

沒有卸脫我那戶外穿的衣服，我擲下了鳥籠，跑進牆門間裏，我在那裏撞着外祖父了；他抓住了我底肩，以驚異的眼光釘住我底面孔，困難地咽下他的氣，於是沙聲地說：

「你的母親回來了……去看看她……等……」他十分用力搖着我，我幾乎跌倒了，於是我對那房子底門顫蹶着。「上去……上……上……」

我敲敲那用毛氈和油布保護着的門，可是，那被寒冷麻痺了的，神經質地顫抖着的我的手兒，過了好一忽兒纔尋着門梢；當我終於輕輕地進去了的時候，我在門檻上停住腳，昏暈着而且迷惑着。

「他來了！」母親說。「主呀！他是長得多高了。啊，你還認得我嗎？……你把他穿得像什麼！……是的，他的耳朵白起來了。快點，媽媽拿點鵝油來。」

她站在房子中間，俯下身來，拿我那戶外穿的衣服，而且旋動着我，彷彿只是一個球兒似的；她底高大的身體，穿着一件溫暖的，柔軟的，美麗的衣服，宏大得好像一件男人的外套似的，用黑釦緊釦着，傾斜地從肩頭落到了裙邊上，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類似這般的東西。

她底面孔似乎比往常細小點了。而她底眼睛卻比從前顯得更大而且更深陷些；同時她底頭髮彷彿是濃金似的。她脫下了我底衣服，把衣裳拋過門檻去，討厭地皺着她底紅紅的嘴唇，始終在這麼叫着：

「你爲什麼不說話喲？你不高興看到我嗎？噯！一件多髒的襯衫——」

於是她用鵝油擦起我的耳朵來，使我很痛；可是，當她這樣磨擦着的時候，有這般一種芬芳的，愉快的氣味從她身上發出來，彷彿使痛苦比平常減少了許多。

我緊靠着她，釘住她底睛眼，非常熱情地想說話，而且從她的話語中，我聽到了外祖母底低低的，不快活的聲音了。

「他是十分固執的……他差不多是很隨便的。他是不怕懼外祖父的，甚至……啊，范麗亞！……范麗亞！」

「和善點，母親，不要訴苦吧，這樣子並不會有什麼好處的。」

母親身旁的一切東西彷彿都顯現細小，可憐而衰老。我也感覺到衰老了，衰老得和外祖父一樣。

她將我抱在膝上，以她底溫暖的沈重的手兒梳着我底頭髮，說：

「他需要有一人嚴厲地管束他了。這個時候他應該上學校去……你喜歡讀書嗎，你喜歡嗎？」

「我已經知道我所要懂得的一切了。」

「你還得多知道一點呢：啊！你長得多麼強壯了！」她用最低的聲調熱情地笑着，一面她和我玩着。

當外祖父進來的時候，她蒼白得和灰一樣了，眼睛裏充滿血，憤怒地聳起了毛髮，她放下我，高聲地問道：

「唔，父親，你安排好了麼？我去嗎？」

他站在窗口，用指甲抓去了窗玻璃上的冰凍，默默地站在那裏好一會兒。情形是緊張而痛苦；在這類緊張的時刻，這是變成我的習慣了，我底身體感到了這是非常重大的，而且有或種東西澎湃在我胸口，使我發生一種極想叫喊的慾望。

「里克希，離開這房間吧！」外祖父粗暴地說。

「爲什麼？」母親問着，又拖住我了。「你不要離開這個地方。我不准你！」母親立起身來，溜過了這房間，正像一朵玫瑰雲似的，去立在外祖父背後。

「聽我說，爸爸——」

他轉身向她，叫道：「閉口！」

「我不要你向我叫，」她冷淡地說。

外祖父從榻上立起來，警告似地伸着他底手指。

「呵，范爾范萊！」

於是外祖父坐下去，喃喃地說：

「等一會兒。我要知道是誰？——噲？這是誰？……怎麼會發生的？」

他突然地吼出這般一種聲音來。彷彿並不是屬於他的：

「你出了我的醜，范喀！」

「滾出外面去！」外祖母對我說；於是我走到廚房裏面去，覺得彷彿我是給悶死了一般的，我爬到火爐上面，在那裏勾留了許多時候，傾聽那清楚地傳過板壁來的他們底談話。他們或則突然大家談論着，互相打斷別人的話，不然就落在一陣長久的沈默裏去，彷彿睡着一般了。他們談話的題目是一個嬰孩，我的母親新近纔生的，給別人去養育去了；可我不知道，外祖父向我母親生氣的緣故，是否爲她生了一個孩子沒有得到他底同意，或是爲了她沒有把這孩子帶給他。

後來他上廚房裏來了，蓬頭散髮的樣子；他底起孔是青白色的，而且彷彿很疲倦。外祖母和他一塊進來的，用她的罩衫的短襟拭着她額頰上的眼淚。他坐在一條長凳上面，彎着身，手兒憩在長凳上，顫

慄地緊咬着他那蒼白的嘴唇；她跪下在他面前了，靜悄悄地可是十分熱誠地說：

「父親，原諒她吧！看基督面上原諒她吧！你不能這副樣子趕走她的。你以為，在紳士們中間，和商人們的家庭間，就不會發生這一類的事情嗎？你知道婦人們是什麼東西的。啊，原諒她吧！你知道，沒有一個人是完全的。」

外祖父倚在牆上，望望她底面孔；於是，帶了一聲嗚咽似的苦笑，他咆哮起來了：

「唔——還有呢？怎樣的人你纔不原諒呢？我奇怪！……假使你能如願以償，那末什麼人都要原諒了——嘿！汝！」

向她俯下了他的身子，抓住了她底肩膀，搖着她，迅速而低語地說：

「可是，上帝呀，你用不着再苦惱你自己了。你不會在我身上找出原諒來的。現在我們是——幾乎要進坟墓了——受着我們的殘年的懲罰……我們沒有休憩也沒有幸福……將來也不會有的……更難受的……請留心我底話……我們在死之前要變成了乞丐們——乞丐們呀！」

外祖母握住他底手兒，坐在他身旁，溫和地笑着，說：

「呵，你這可憐的東西！所以你是深怕變成一個乞丐的。唔，就讓我們變成了乞丐們吧！那時你只要坐在家裏。我會出去去求乞的……不要怕，他們會給我的！……我們會有許多東西；所以你可以放下了你那煩惱吧。」

他突然笑了，有如一隻山羊似的動着他底腦袋；於是摟住她底頸項，擁着，在她旁邊他是顯得又小又縮。

「呵，你這呆子！」他叫道。「你這幸福的呆子！……你是我現在所有的一切了！……因為你什麼事情都不知道，所以你什麼事情都不覺得煩惱。可是你必須回顧一下……而且回想你是如何替他們工作着……我如何爲了他們犯罪……可是，雖然如此，現在——」

此刻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底眼淚已經阻止不住，我跳下火爐，飛跑到他們面前，快活地嗚咽着，因為他們是這般怪親熱地交談着，因為我替他們難受，因為母親已經回來，因為他們拉我過去，大家哭着，而且擁抱我，撫愛我，眼淚落在我身上；但外祖父卻低聲和我說：

「你在這裏，你這小鬼！唔，你的母親已經回來，我想此後你可以時常和她在一塊了。噲，一個可憐的老鬼的外祖父能去嗎？而外祖母，她是十分縱容你的……她能去……噲？噫——汝！……」

他放下我們，立起身來，以一種憤怒的高高的聲調說着：

「他們都離開我們了——大家都離開我們身邊了……唔，叫她進來吧。你在等候什麼呀？快點！」外祖母走出了廚房，而他是去立在一個角落裏，低垂着頭。

「大慈大悲的上帝！」他開始說。「唔……你看清楚我們的情形吧！」於是用拳頭敲擊着胸膛。

當他這般做着的時候我真有點不喜歡；事實上，他和上帝說話的樣子時常使我討厭，因為他彷彿在

造物主面前誇張自己一般。

當母親穿了紅衣裳進來的時候，廚房裏點起燈來了，當她在桌旁坐下，而外祖父和外祖母坐在她兩旁的時候，她底寬闊的衣袖落在他們的肩上。她靜靜地又莊嚴地對他們敘述或件事情，他們默默地傾聽着，一點也不想打斷她底話，好像他們變成了孩子，而她是他們的母親。

因為過度的興奮而疲乏吧，我倒在地上睡得很熟。

到了黃昏，老人們穿着頂好的衣服，晚禱去了。外祖父整齊地穿了他做行長時穿的那制服，披了一件洗熊皮的外套，他底肚皮有力地聳突着，外祖母向他送去了一個快樂的眼光；當她送着眼光的時候，她對母親說：

「看看父親吧！他不是威皇……整潔得像一隻小山羊。」母親高興地笑了。

當只剩了我和她在室內時，她坐在榻上，雙足跪在身下，指點着她身旁的一個地方，說：

「來坐在這裏吧。呵，告訴我——你怎麼喜歡在此地生活呢？噲，不很喜歡吧？」

我怎麼會喜歡呢？

「我不知道。」

「外祖父要鞭撻你罷，他打你嗎？」

「現在不很打我了。」

「呵？……唔，那末把一切都告訴我吧……告訴我你所喜歡的一切吧……噲？」

因為我不喜歡講到外祖父，我就告訴她從前常常住在那個房間裏的仁和的男人。他是沒有一個人喜歡的，給外祖父趕出去了。我看出了她並不喜歡這一個故事，當她說着：

「唔，還有呢？」

我告訴她關於三個孩子的事情，和大佐怎樣把我趕出了他底天井；她緊緊地握住了我底手兒，當她聽我說着的時候。

「胡說！」她說，睜映她底眼睛，然後沈默了片刻，目光凝視在地板上。

「外祖父爲什麼向你發怒的？」我問。

「因爲我做錯了事情，據他的意思。」

「因爲沒爲把嬰孩帶到此地來？」

她猛然驚跳起來，絀着眉，咬住她底嘴唇；於是突然笑出來，緊緊地擁住了我，說：

「呵，你這小妖怪？呵，此後你不要再談那件事了，你聽到嗎？永遠不說到它吧——事實上，忘記了你曾經聽到過這回事吧。」

於是她靜靜地且莊嚴地和我談了好一忽兒；但我聽不懂她所說的話，而且不久她又立起身來，開始在室內蹣跚，用她底手指亂彈着她底下額，交替地舉起又沈下了她那濃濃的眉毛。

一支流成了槽的蠟燭燃燒在桌子上，反映在鏡子的慘白的鏡面裏；朦朧的影子匍匐在地板上；一盞洋燈燃點在角落裏的神像前；冰凍着的窗戶被月光映成了銀色。母親四顧着，彷彿她在樸素的牆上或天花板上尋覓什麼東西一般。

「你什麼時候上床的？」

「讓我再待一會兒吧。」

「何況，你今天已經睡過一會了。」她提醒自己。

「你要去嗎？」我問她。

「去那裏？」她以一種驚異的聲調叫道；舉起我底腦袋，她凝視在我面上這般長久，眼淚湧到我底眼睛了。

「什麼事？」她問。

「我底項頸痛。」

其實我底心兒也在疼痛，因為我突然發覺了她並不久留在我們家裏，又要走了。

「你長得很像你的父親，」她說，將一張蓆踢在一旁。「外祖母有告訴你關於父親的事情嗎？」

「是的。」

「她很愛馬克塞姆的——真的很愛的；而且他愛她——」

「我知道。」

母親望着蠟燭，縐起眉毛來；於是她熄滅了燭，說：「這樣好點！」

是的，熄滅了蠟燭使空氣更新鮮且更清爽些，而且黑暗的朦朧的影子也不見了；光亮而藍的光線線橫在地板上，金色的雪晶映耀在窗玻璃上。

「你在那裏住過這許多時候來？」

她舉了幾個市鎮，彷彿她想記起或種她早已忘卻的事情；她始終在房內默默地四周踱着，有如一隻鶴鷹。

「你這件衣服那裏來的？」

「我自己縫的。我所有的衣服都是自己縫的。」

我喜歡去估量她是一個與衆不同的人，不過她的話說得這般少，這使我很悲傷；事實上，我若不問她，她決不會啓開她底口兒的。

她立即又旁着我坐在榻上了；我們默默地坐在那裏，互相緊偎着，直到那些在他們身上可以聞到蠟燭和神香的氣味的老人們回轉來，他們的態度裏顯露出一種神聖的沈默和溫柔。

有如放假日似地，很有禮節地，我們用晚膳了，說話很少，而且說得那麼輕，彷彿怕驚醒了一個頂容易醒來的人。

我的母親突然熱心教起我的俄文功課來了。她買了幾本書，不幾日，我從其中的一本書——叫做「連關字」——得着念俄國字的法術了；然而我的母親強迫我認真的讀詩——弄得我們互相生氣。

詩句是：

Bolshaya doroga priamaya doroga

Prostora no malo beresh tvi ou Bogu

Tebia ne rovniali topor ee lopata

Miyaka tvi kopitou ee kviliu bogata

可是我把「Prostora」念成了「Prostovo」，把「Rovniali」念成了「Roubili」，把「Kokitou」念成了「Kokita」。

「呵，想一想吧，」母親說。「這怎會變成了『Prostovo』的，你這不幸的小人兒？……『Prosto-ra』現在你清楚了吧？」

我已清楚了，但我仍舊念着「Prostovo」，連我自己也和她同樣地驚訝得厲害。

她生氣地說我是麻木而固執。這話是刺耳的，因為我真是忠實地打算記住了這些可詛咒的詩句，而且我能够在心裏絲毫不爽地默誦，可是一旦我打算高聲說出來的時候，它們就變成錯誤的了。我討厭這些躲閃的句子，開始有意把詩句混亂了，把所有聲音相同的字都放在一塊。當我施用這個法術，因而詩

句都變成了極端的無意義的時候，我心中很快活。

可是這玩意兒也幹不多久就受責罰了。一天，在做了一個十分成功的功課之後，母親問我有否學會我的詩歌，我幾乎不自主地喋喋着：

Doroga, dvouroga, tvorog, nedoroga,

Kopvita, popvito, korvito——

等我記起來已經太遲了。母親立起身來，雙手放在桌子上，以極清楚的聲調問我：

「你在說些什麼話？」

「我不知道，」我呆笨地回答。

「呵，你很清楚的！」

「祇是有點——」

「有點什麼？」

「有點好笑。」

「滾到角落裏去。」

「爲什麼呢？」

「滾到角落裏去，」她靜靜地重複說，但她底面容可怕起來了。

「那一個角落呢？」

沒有回答我，她釘住在我面上一點也不動，於是我開始感到十分狼狽，因為我不知道她叫我幹什麼。在一個角落裏，神像下面，放着一張桌子，桌子上面放着一個花瓶，瓶內裝着一些芳香的乾枯了的青草和幾枝花；在另一個角落裏，放着一口覆蓋着的衣箱。床佔領了第三個角落，第四個是沒有的，因為房門就貼着牆壁。

「我不知道你的話的意思，」我說，不了解她的意思真使我感到絕望。

她怒氣稍歇了一點，默默地擦着前額和頰；於是問：

「外祖父沒有把你放在角落裏嗎？」

「什麼時候？」

「不管什麼時候！他有這般做過嗎？」她叫着，她底手兒第二次敲着桌子。

「不——至少我記不起來了。」

她歎息。「吓！過來！」

我走到她的面前，說：「你為什麼對我這般生氣呢？」

「因為你故意把那首詩糊塗地念。」

我盡力地解釋着。閉上我底眼睛，我能够一個字一個字都默記出來，但，當我要想說出來的時候，

它們又走了樣。

「你決定你連接不起來嗎？」

我回答，我十分決定了；可是再一想，我又不能很決定，而且我突然絲毫不爽地背出來了，連我也感到十分驚訝和惶恐。我立在母親前面，羞恥燃燒在我的心裏；我底面孔彷彿澎湃起來，我底震痛的耳朵彷彿充滿血，不快活的聲音湧在我頭腦裏。我在眼淚模糊中看見了她那氣得昏黑的面孔，她咬着嘴唇又縳着眉毛。

「這算什麼意思呢？」她問，她的聲音好像不是她的聲調了。「大約你連接好了吧？」

「我不知道。我的意思並不是這樣！」

「你是很執拗的，」她說，垂下了腦袋。「滾開吧！」

她開始執着叫我學習更多的詩歌了，但我底記憶，對於這些圓潤的流利的句子的記憶。日見其壞，同時要想改變或摧毀這些詩句的瘋狂的慾念底比例，卻日見其強且日見其惡毒了。我甚至代之以別的字了，這真連我自己也驚駭起來，因為一整句和題目沒有多大關係的字，好像和書本裏真確的字有所關連的，時常彷彿把整句的詩都刪去了，而且不管我如何忠誠地用力，我可不能把這句刪去了的詩追回我的心眼來。那王子俾西姆斯可夫底傷心的詩（我想這是他底吧），真引起了我的極大的煩惱：

在黃昏和清晨，

老人，寡婦和孤兒，

看基督面上，求人幫助。

但最後的一行。

帶了流落的神氣，在窗口求乞。

我時常能够正確地念出來的。因為不能夠對我發生絲毫影響，所以母親把我底事情詳細地告訴了外祖父，他用了一種安祥的聲調說道：

「這都是假裝的！他底記憶力實在很可觀的。他跟我認真學習着祈禱……他祇是假裝吧了。他底記憶力是很好的。……教誨他，真像雕刻一塊石頭一樣……那會使你明白這是多麼好！……你該給他一頓答撻了。」

外祖母也責備我。

「你能記住故事和歌曲！……歌曲不就是詩嗎？」

這話是對的，我也感覺到罪無可辭，但在我學習詩歌的時候，依然同時有別的字有如螻蛄似地不知從何而來爬進我的心裏，連接成了詩句。

我們門口也有乞丐們，

頂可憐的老人們和孤兒們。

他們來哀號着乞求食物，

但他們會賣去了雖然這是好的。

賣給了彼忒洛夫娜喂她底牝牛，

然後來痛飲着麥酒。

夜間，當我旁着外祖母睡在床上，我時常背誦着我從書本上獲得的和我自己創造的一切給她聽，一直直到在感到了疲乏。有時她也嗤嗤地笑，但通常她總要給我一番教訓。

「對了！你清楚你所能做的事情吧。可是，去取笑乞丐們，這是不對的，上帝祝福着他們！基督生在窮困裏，所有的聖賢們也是的。」

我喃喃說：

窮人們我恨，

外祖父也恨。

是不忍說呀，

原諒我，上帝！

外祖父毆打我，

無論何時他都能够。

「你在說些什麼？我願你的底舌頭落下算了！」外祖母憤怒地叫道。「假使外祖父聽見了你在說！」

「假使他喜歡，他儘可以來聽的。」

「你這般放肆是不對的；這祇會使你母親生氣吧了，而她，沒有你，煩惱也够多了。」外祖母莊嚴地又慈愛地說。

「她發生了什麼事？」

「不要管！你不會知道的。」

「我知道。這是因為外祖父——」

「不許說，我告訴你。」

我底命運是一個痛苦的命運，因為我在不顧死活地找尋一個親屬的靈魂，可是，因為沒有一個人了解我底熱情，所以我把放肆與反抗當作了藏身地。母親教我的功課，漸漸地變成更乏味而且更困難了。算術我很容易懂得，但我真沒有這耐心去練習演草，至於文法呢，我是一點也不明瞭的。

然而壓在我心上最沈重的是這事實，我親眼看到也感到，母親是很難在外祖父的家裏住下去了。她的表情一天比一天變得更憂鬱了；她彷彿用一個陌生人的眼光觀察着一切東西。她時常上窗口去呆坐許多時候，默默無聲地俯視着花園，而且，她底明麗的顏色彷彿也褪了色。

在上課的時間，她底深陷的眼睛彷彿望穿了我，望在牆上，或者窗上，一面她以一種疲倦的聲音向

我問着問題，而且立即就把答案忘記了；她向我生氣的回數更多了——這使我很傷心，因為我想母親們更該比任何人都仁慈的，有如故事中的她們。

有時，我問她：

「你不願意和我們住在一塊了，你願意嗎？」

「留心你自己的事情吧！」她會憤怒地叫了出來。

我開始明白外祖父是在進行某種使外祖母和母親都不快活的事情。他時常和母親一同關在她的房間裏，我們可以聽到他在那裏悲歎着，叫着，有如那不公平的牧童尼開諾拉的那支時常引起我十分不快的木笛。有一次，正當這類談話之一在繼續着的時候，母親那麼地尖聲叫起來，全屋裏的人都聽到了她：

「我不要這樣！我不要！」

於是門兒砰然地響着——外祖父在大聲咆哮。

這事情是在黃昏發生的，外祖母坐在廚房裏的桌旁，替外祖父縫着一件襯衫，而且低聲自語着。當門兒砰然一響，她留心傾聽着，說：

「呵主呀！她上房客們那裏去了。」

這時候外祖父突然跑進廚房來，衝到外祖母的前面，在她頭上擊了一下，於是，向她搖着他那打人的拳頭，噤咕地說：

「你不要再饒舌了，空談是要不得的，你這老鬼婆！」

「你是一個老呆子呀！」外祖母靜然地反駁說，一面她梳直了她那被敲過的頭髮。「你以為我不會作聲嗎？我什麼事情都要告訴她，我時常知道你底奸計的。」

他撲到她的身上，用拳頭毆擊着她底龐大的腦袋。

她一點也不保護自己，或打退他，只說着：

「勿要停！毆打着我，你這呆貨！……那很對！打中我！」

我從榻上拿起墊子和毛毯，和那圍着火爐的靴兒，向他拋過去，可是他是憤怒得這般瘋狂，一點也不留心到這些。外祖母倒在地板上了，於是他踢着她底腦袋，一直到他自己也終於蹣跚地倒下了身體，撞倒了一桶水的時候。他跳起身來，亂話着，打着噴嚏，目光野蠻地四射着，然後跑回氣樓上他自己的房間裏。

外祖母歎息了一聲，起來，坐在長凳上，開始梳着她底一團糟的亂頭髮。我跳下睡榻，而她以憤怒的聲調向我說：

「把這些枕頭和東西放回原位去。這念頭想拿枕頭來打人！……這是你底事情嗎？至於那老鬼，他發了瘋——這呆子！」

於是她用力透着氣，繃着臉，一面叫我過去，低下了頭，說：

「看呀！什麼東西傷得我這般厲害？」

我把她底沈重的頭髮放在一邊，看到了一枚壓髮針深深刺入她的頭皮裏，我拔出來了；但找着第二枚的時候，我底手指彷彿失去所有移動的本領了，於是我說：『我想，最好去叫了母親來。我嚇死了。』

她把我推在一邊。

「什麼事呢？……當真叫母親嗎！我叫你呀！……謝謝上帝，她一點不會看見和聽到這事情！至於你——好了，滾開我的面前！」

用她自己底柔軟的花編工人底手指，在她的厚厚的頭髮裏翻尋着，這時候，我鼓起了充分的勇氣，幫她拔出兩枚粗重的彎曲的壓髮針。

「有刺傷了你嗎？」

「不很厲害。明天我要燒熱了浴水，洗我底頭兒。就會好了。」

於是她開始勸誘地說：「呵，我親愛的，你不要告訴母親他毆打過我這回事吧，你肯嗎？不把這回事告訴她，他們之間的惡感也够深了。所以你不要告訴她吧，你肯嗎？」

「不會的。」

「那末，請你不要忘記！來，讓我們來把東西安排端正……我的面孔沒有傷痕吧，有嗎？所以這很好；我們可以把這事情保守秘密。」

她收拾着地板，而我，從我的心底，叫了出來：

「你正是一個聖者……他們虐待你，虐待你，而你一點也不覺得。」

「你在瞎說些什麼廢話？聖者——什麼地方你會看到過一個聖者？」

他匍匐着，獨自喃喃着，這時候我坐在火爐的旁邊，思索那報復外祖父的方法。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以這般討厭而可怕的态度毆打着外祖母。他底紅面孔和他底散亂的紅頭髮，朦朧地浮現在我眼前；我底心兒沸騰着憤怒，而且我很生氣，因為我想不出一個適當的懲罰方法。

但是這事情發生的一兩天後，因為替他送或種東西到氣樓上去，我看見他坐在一隻開着的衣箱前面的地板上，在看報紙；這時候，一張椅子上面放着他底鍾愛的月份牌——一共有十二張厚厚的灰白色的紙片，依照日子的數目分成了方格，每一個方格裏畫着每天的聖者的形像。外祖父很珍重這月份牌，祇有他對我萬分喜歡的時候，祇有在那些偶然的機會，他纔肯讓我看；當我凝視着這些擠在一塊的可愛的小小的灰白神像們的時候，我會意識到一種不可捉摸的感情。我也知道其中有幾個神像底生活的——如葛里克，烏里鐵，偉大的殉道者巴巴拉，和許多別的人；但我頂喜歡的，是「上帝之人」的亞里克西底不幸的一生，和關於他的美麗的詩章，外祖母時常熱情地把那些詩章背誦給我聽。人可以敬重這幾百個人，而以他們都是殉道者這思想來安慰自己。

但我此刻決定要撕碎這月份牌了；當外祖父拿了一張暗藍色的報紙到窗口去念的時候，我急忙抓下

了幾張，飛跑到樓下，偷了外祖母桌上的剪刀，於是倒在睡榻上，開她剪下聖者們底腦袋。

當我斬下了一行腦袋的時候，我開始感覺到，毀壞了這一本月份牌，真是太可惜了，所以我決定祇剪去了方格吧；可是，在第二行還沒有剪碎之先，外祖父出現在門口，問道：

「誰答應你拿走了我底月份牌的？」

看到方塊的紙片散在桌子上，他一張又一張的拿起來，把每一張都緊偎在他面上，然後又拋掉它，去拾起另一張來；他底牙床是歪的，他底鬚鬚起伏着，他呼吸得這般厲害，紙片都給他吹落在地板上了。

「你幹什麼？」他終於叫了出來，拖住我底腳，向他拖去。

我急忙倒栽下來，外祖母抓住我，外祖父用拳頭毆打她，而且叫道：

「我要殺死他！」

這時候，母親出來了，於是我躲到火爐的角落裏去。她則攔住了他底去路，握住了那向她面上揮來的外祖父底手兒，而且推開他，一面說：

「這種非禮的動作算什麼意思呢？定定你自己的心吧。」

外祖父倒在窗下的長凳上，號叫着：

「你們都想殺死我。你們都反對我——你們每一個人！」

「你不羞恥嗎？」我的母親說話的聲音是強有力的。「爲什麼這般作假呢？」

外祖父喊着，踢翻長凳，他的鬍鬚滑稽地聳向天花板，而他的眼睛緊緊地閉住了；在我，好像他真的在我母親面前感到了羞恥，而且他真的這般作假——這就是他何以緊閉着眼睛的理由。

「我要把這些碎片都黏好在一張棉布上，那末會比從前的樣子更好看點，」母親瞥在這些紙張和割下的腦袋，說。「看呀——它們都纏攏而破爛了；它們已經躺在那裏。」

她對他說話的樣子，正像她時常在授課時候和我所說的一樣，而我是一點也不懂的；他立即立起身子，帶了一副認真的態度整好他的襯衫和背心，嗽着痰，說：

「今天你就幹吧，馬上我再拿別的紙張來給你。」

他走到門口，但又在門檻上停住腳，以一個彎曲的手指指着我；

「他得要鞭撻才行。」

「那是不成問題的，」母親同意他，向我俯下身子。「你爲什麼做這事情的？」

「我故意做的。他最好不再毆打我的外祖母，否則我要割去他底鬍鬚。」

外祖母脫去了她的破爛的抹胸，責備似地搖着腦袋，說：

「現在閉住你底嘴巴，如你所答應我的。」於是她就在地板上吐一口痰。「否則你的舌頭會腫起來！」母親向她望望，又穿過廚房向我走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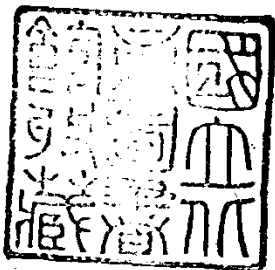
「什麼時候他毆打過她？」

「呵，范爾范萊，你去問他這件事情你該感到羞恥呀。這是你底事情嗎？」外祖母憤怒地說
母親走過去用手臂圍住她。「呵，小母親——我的親愛的小母親！」

「呵，和你的『小母親』走吧！滾吧！」

她們默默地互相望望。可以聽到外祖父在牆門間頓着腳。

（選自我的童年：蓬子譯）



本書——蘇聯少年文藝選第二輯——左列各篇係選自下列各書，謹向譯者及出版者誌謝。

十二個月

戈寶權譯

選自時代書報出版社·蘇聯文藝卅二期

阿廖夏的夢

磊然譯

選自時代書報出版社·黑母雞

綠木箱的故事

逸塵譯

選自時代書報出版社·蘇聯文藝廿期

團的兒子——凡尼亞

茅盾譯

選自萬葉書店·團的兒子

微笑

何歌譯

選自時代書報出版社·蘇聯文藝十九期

生命的花開放了

朱惠譯

選自開明書店·中學生二〇七——二〇八期

我的童年

蓬子譯

選自上海光華書局·我的童年

蘇聯文藝選叢編輯委員會謹啓



蘇聯文藝選叢

- 蘇聯名作家專集 六輯
- 蘇聯名作家合集 二輯
- 蘇聯名著概說 二輯
- 蘇聯少年文藝選 三輯
- 蘇聯報告文學選 三輯
- 蘇聯詩集 一輯
- 蘇聯傳統文學的研究 一輯
- 蘇聯作家創作經驗 一輯
- 蘇聯音樂 一輯
- 蘇聯美術 一輯
- 蘇聯戲劇 一輯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四九年六月初版

蘇聯少年文藝選

第二輯

定價一·六〇元

(外埠的加郵
運包茶費)

編纂者

蘇聯文藝選叢
編輯委員會

印刷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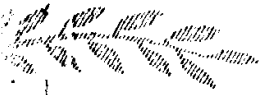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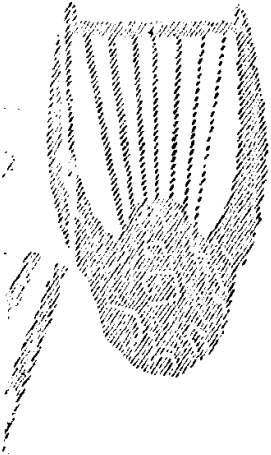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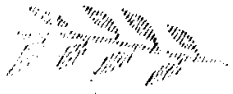
大東書局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大東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市
大東書局



基本定價 1.60

